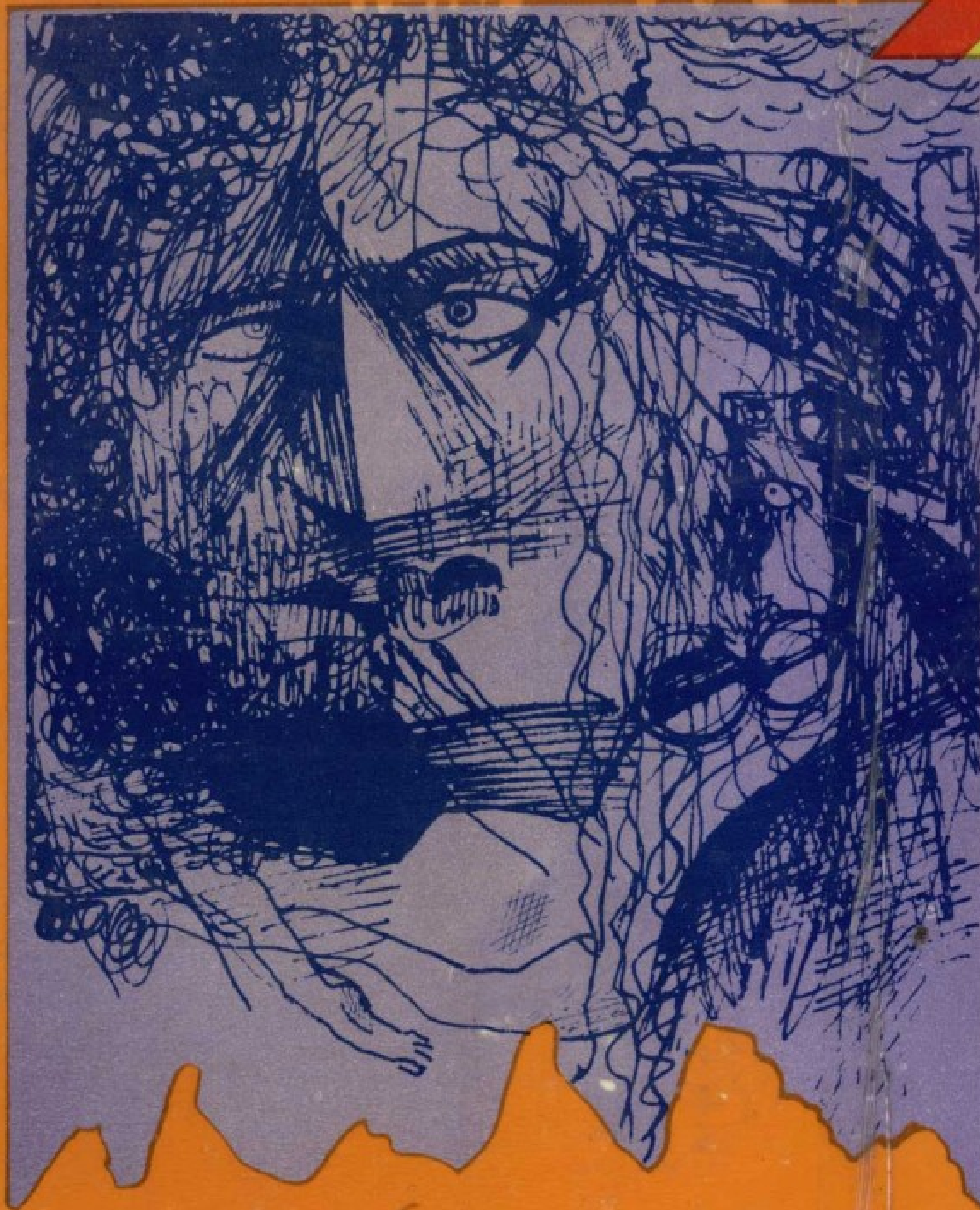


● 西班牙文学名著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1605

LA TIA TULA

图拉姨妈

【西班牙】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景冬 译

MIGUEL DE UNAMUNO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 CHINA

LA TIA TULA

图拉姨妈

【西班牙】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景冬 译

MIGUEL DE UNAMUNO



TRADUCCION REALIZADA CON EL
AUSPICIO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ISBN 7-207-02617-X/I · 428

平装定价: 3.85 元

精装定价: 6.85 元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LA TIA TULA

图拉姨妈

MIGUEL DE UNAMUNO

〔西班牙〕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景冬 译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出版

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哈尔滨

Miguel de Unamuno

LA TIA TULA

Salvat Editores, S. A.

1970

责任编辑:李宇宏

装帧设计:牛 尽

图拉姨妈

Tula Yima

〔西班牙〕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 景 冬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1 号)

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制版 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6 7/16·插页 1

字数:130,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平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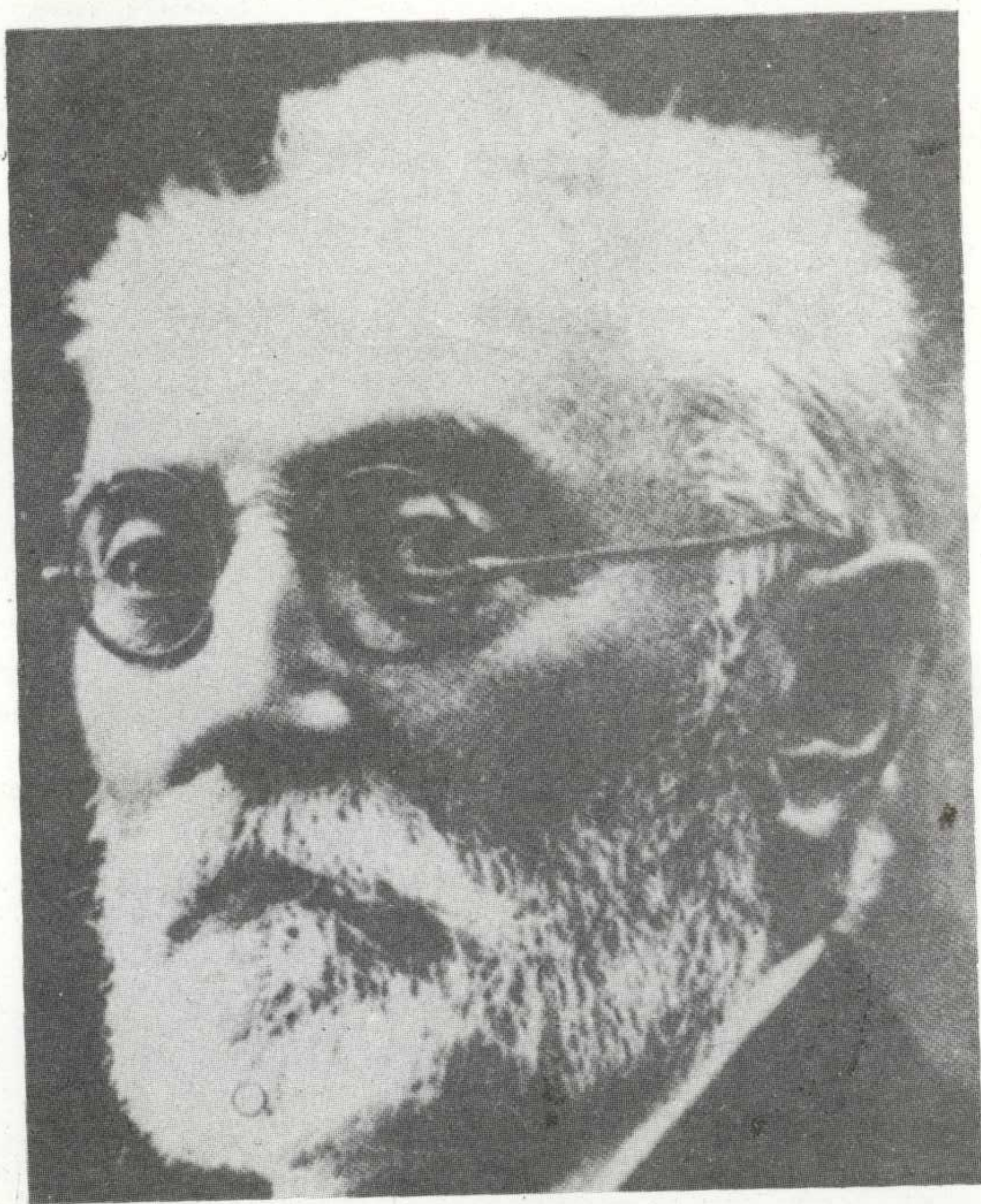
1,000(精装)

ISBN7-207-02617-X/I·428

平装定价:3.85 元

精装定价:6.85 元

(黑)新登字第 1 号



作者像

盛事和希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西班牙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著的文学成就能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创造性精神的中国人民奉献一点新的东西。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包容了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作品。一俟能够出版在世界五大洲产生着巨大反响的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那对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介绍就算是系统完整的了。那时则堪称为百花争妍，中国热爱西班牙文学的读者也将对西班牙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让世界人民了解西班牙文学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是西班牙文化部的宗旨。西班牙文化部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介绍西班牙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付出的辛劳。我们完全相信出版《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看法。

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署长

费德里克·伊巴涅斯·索莱尔

1993年4月1日于马德里

PROLOGO

Que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publique obras de autores españoles para su difusión en China es una satisfacción para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y, más allá, una esperanza fundada en que el trabajo creador español y el fruto del ingenio literario hispano puede aportar algo nuevo a un pueblo tan culto como el chi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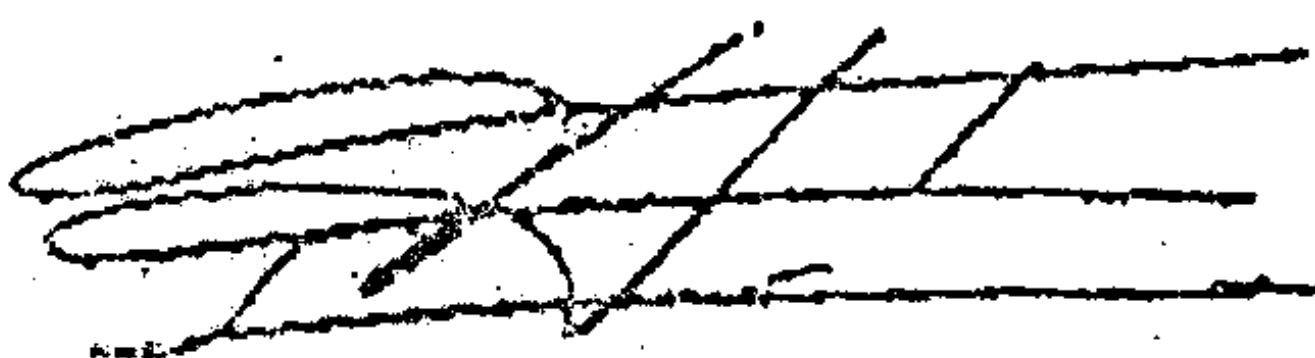
forjado por misterios de cultura y creación.

Satisface también que las novelas ya publicadas, y las que próximamente verán la luz, abarquen distintos estilos y generaciones. Una vez que puedan publicarse las creaciones de los autores contemporáneos, que tanta repercusión están obteniendo en las más diversas latitudes del planeta, el ciclo se habrá cerrado y los buenos aficionados a la literatura en China tendrán una idea global de la creación española en este campo.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cuyos objetivos de dar a conocer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en el mundo se están cumpliendo con constancia y tesón, sólo puede agradecer el esfuerzo de las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y a su director por su interés. En todo caso, sabemos que la publicación de estas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no será un esfuerzo baldío. Nuestro deseo es que el pueblo chino coincida en esta opinión.

1 de abril de 1993

Federico Ibáñez Soler



(此文为《盛事和希望》西班牙语原文)

真诚的合作,丰美的果实

一套由西班牙文化部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面世,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般中国读者,对西班牙文学不能说是陌生的。像辉耀西班牙文学史的不朽巨著《堂吉珂德》及其作者——文学大师塞万提斯,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他们深深的热爱和敬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一直把介绍西班牙文学放在重要地位,先后译介过不少重要的西班牙作家和作品。但这次中、西合作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则具有新的特点。它重点突出,表现出明

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西班牙文学,除了产生过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的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叶的“黄金时代”而外,还有其更为繁荣鼎盛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那就是十九世纪。十九世纪被誉为西班牙伟大的小说世纪,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兼有浪漫主义、地方主义。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坛,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他们完全可与同时代的英、法、俄的杰出作家们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现在这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以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辉煌的十九世纪为重点,包括其他历史时期乃至现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国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窥见整个西班牙文学灿烂景观的概貌以及卓立其间的极富魅力的各个“胜景”——名家及其名著,这大概就是这套丛书的筹划者、出版社和编译者的共同初衷与用心所在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特殊价值。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这套丛书的设计、“施工”,包括它所采取的合作出书的方式,我以为都堪称为一种创举。可以预计,它将受到喜爱西班牙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的欢迎,并将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一则美谈。

在此,我不能不对西班牙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敬意,同时也不能不对出版社聘请的几位在我国西班牙语界有影响的翻译家——出版社聘请了李德明、申宝楼、尹承东和朱景冬四位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为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审——表示衷心的敬意。在所谓“大文化热”、“文化快餐热”的今天,坚持把高品位的人类文化成果奉

献给中国读者的人们，定会得到读者的感谢并被历史所铭记。

祝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祝它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杨子敏

1993年3月22日于北京

译 序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是西班牙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也是著名的“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丰富而杰出的文学创作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不朽的篇章。

乌纳穆诺 1864 年 9 月 29 日生于毕尔巴鄂，1936 年 12 月 31 日卒于萨拉曼卡。六岁时失去父亲，三年后又目睹了在王位战争中故乡被围困的情景。1880 年至 1884 年在马德里中央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毕业后回故乡从事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1891 年任萨拉曼卡大学希腊语和文学教授。

萨拉曼卡为乌纳穆诺的天才和文学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座古老而光荣的城市使他了解了卡斯蒂利亚省的风貌，卡斯蒂利亚

又使他了解了西班牙。1901年，他被任命为萨拉曼卡大学校长，同时继续担任西班牙语教授。1914年，他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撤销其校长职务。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他撰写文章支持协约国，抨击西班牙君主制度，因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被判六年监禁。1923年，他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猛烈批评里维拉将军的独裁统治，因此再一次遭到迫害：被流放到富恩特本图拉海岛。流放期满后，他拒绝回西班牙本土，而去法国巴黎侨居，直到独裁政府倒台。1930年11月间，他像英雄一样凯旋马德里，受到热烈欢迎。

1931年，西班牙共和国成立，乌纳穆诺返回大学任教，并被任命为萨拉曼卡大学的终身校长。在纪念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之际，他被授予萨拉曼卡荣誉市民称号。

乌纳穆诺三十岁时才开始写作。起步虽晚，但他的创作丰富多彩。他写小说、诗歌、戏剧，也写随笔、评论、政论等。由于他涉猎多种文体，并且各种文体互相渗透，所以使得乌纳穆诺的研究者们常常不知所措。研究他的哲学的，却发现他是个小说家；研究他的小说的，却发现他是个戏剧家；研究他的剧作的，却又发现他是个诗人、小说家和哲学家。在传统的文体分类中，人们很难把他的作品恰当地归于何类，对他的小说的看法更是众说纷纭。乌纳穆诺的小说类型的确不同一般，无论是其风格、技巧还是其结构，都和那个时期西班牙国内外作家所写的小说不同。这是因为他有自己独特的小说概念，并忠实地把它运用于小说创作。他认为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纯粹是外在的、表面的、肤浅的和轶事性的”。他希望小说能够表现更深刻、更符合人之常情的东西，故事应该是富有戏剧性的、强有

力的,现实应当是内在的、亲切的,人物则应该是有思想、有意志、有力量的人。他笔下的人物和现实都具有一定的幻想或梦幻色彩,往往使读者难以置信,但又不能不信。乌纳穆诺及其小说早已载入文学史册,为后世所公认。“难道乌纳穆诺不是小说家吗?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战争中的和平》、《雾》、《圣曼努埃尔·布埃诺》和《图拉姨妈》都是杰出的小说,都是很好的小说,人们对它们的阅读兴趣与日俱增,它们使读者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其特殊的表现技巧和作者关于小说的概念甚至是无懈可击的。”(《西班牙与西班牙美洲文学通史》,第1266页)

《图拉姨妈》是乌纳穆诺后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小说问世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如作者自己所说:“1921年,我出版了我的小说《图拉姨妈》,由于德国、荷兰和瑞典的译本,近来它在中欧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圈子中受到欢迎,引起了反映。”小说虽然缺乏传统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但是故事的叙述框架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小说的创作意图之一,是探讨一个女人的心理。名叫图拉的女人,具有母亲般的强烈激情和对性行为的污秽的深恶痛绝。所以在小说中,她一方面热心于照看姐姐和姐夫的孩子,另一方面又竭力拒绝任何一个男人的追求和求婚,最后终于孤独地死去。此外,小说还塑造了缺乏主见、任人摆布的拉米罗,热烈追求爱情、却食爱情苦果死去的罗莎,遵守图拉的教诲、以其精神统治家庭成员的曼诺利塔等人物的形象。作品取材经济,笔墨节俭,大量采用对话形式,表现了作者质朴无华、深入浅出的创作风格。

本书还收入了乌纳穆诺1927年创作并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自传体小说《一部小说如何创作》。从篇名上

看它似乎是专门讲述如何创作小说，可实际上作者是借题发挥，通过谈小说创作来描述自己的流放生活和侨居生活，来抒发自己对祖国的情愫和对独裁统治的愤懑，来讲述人生的哲理。

朱景冬

1992年12月于北京

序

胡利安·马利亚斯^①

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小说《图拉姨妈》写于 1920 年,当时作者 56 岁。他为人既庄重又严厉,既易动情又落落寡欢,刚到成年即现出早衰的明显迹象,仿佛急于安顿自己。

这部小说问世即将 50 年了。但是对它来说,连一天也没有过去。也许是因为乌纳穆诺把作品的情节削减得太多了,把一个深刻的、震撼人心的故事浓缩得太短了,致使小说连确定的地点和时间的痕迹也不见了,尽管在背景上可以猜出一个西班牙省城的影子。也许那是一个几乎沉睡的萨拉曼卡,那里的日常生活处在停滞状态。在它的深处,像在消音器上一样,骚动着人类的一切热情。我们在这部“古朴”的小说中能够找到的东西,可能在它出版之时就已经有了并且同样被感受到了。小说所包含的并非古风,更确切地说是对历史时间——全部的历史时间——的藐视。作为一部小说,它不可能是一个永久性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故事;或者说,如果愿意的话,是一个不合宜写作和感受的故事。

^① 胡利安·马利亚斯(1914—),西班牙哲学家、随笔作家。

在我写的《米格尔·德·乌纳穆诺》(1943年第一次出版)一书中,我认真地研究了乌纳穆诺的存在主义小说,更严格地说是个人的小说。对他来说,这既是诗歌创作和认识的方法,也是他对哲学和文学的重要贡献。在那本书里,我把《图拉姨妈》称为共同生活的小说。正是这样。这也是作者本人在写完小说后在小说中找到堂吉诃德式的,特别是特雷莎式的根源时所感觉到的东西。家,似乎是《图拉姨妈》的主题,大量的现实则是它的真正人物。图拉的家,她和她姐姐——有着光彩照人的姿色,像在光辉灿烂的天空下迎风绽开的丰润的花朵——跟她们的舅舅、纯朴而沉默的神父堂普里米蒂沃住在一起的家,后来成为罗莎、她丈夫和他们将出生的儿子们的家,鳏夫和他的孩子与图拉姨妈的家,在后来的岁月里继续存在、继续燃烧着亲人共同生活——家庭——之火的家。这一切就是创建者图拉姨妈的故事的主题。对这个人物,作者一定是这样表现的:她用她那双处女的、热情的、母亲般的和贞洁的手臂,支撑着一个子女众多,尽管不是修女众多的家庭。

但是这个家庭里充满了人与人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它是用这种关系构成的;这是一件用穿来穿去、结在一起的线织成的衣物;这是众多的飞箭的彼此交叉;每支箭都有自己的方向,它们相遇、躲闪、相擦、相撞,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射向各自的目标,也许永远不能达到。从乌纳穆诺最初的明显的意图看,他写的是一部爱情小说,写的是常常形影不离的一对兄弟的爱情和死亡,正如莱奥帕尔迪^①歌唱的、乌纳穆诺喜欢重复

^① 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诗集有《死的临近》和《初恋》。

的那样：

爱情和死亡，这对兄弟，

同时决定着人的命运……

书题是迷惑不了我们的：小说写的不仅仅是图拉；少了在整个作品中出现的姐姐罗莎，小说是不能理解的；乌纳穆诺对两个值得敬佩的女性形象感到满意，没有失掉他的严肃性，笔调克制，语言纯洁，不放纵自己。罗莎毫不掩饰她那鲜明而引人注目的姿容；赫特鲁迪丝即图拉那一双顽强的黑亮的大眼睛把人们投向她们的目光牢牢地系住，同时又让他们敬而远之；图拉静止不动时身上也发颤，“愈是在众人眼前，相距咫尺，赫特鲁迪丝就愈是撩拨男人们的心。她姐姐罗莎在阳光下迎风开放她那丰满的花朵，她却像一只封闭的箱子，人们只能猜想里头藏着温存的珍宝和使人快活的秘密”。

这一对姐妹对小说故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她们两个总在一起，尽管并不为此而永不分开。她们结成了似乎难以拆散的一对，就像一个人一样。”拉米罗的爱情再一次使她们结成一对，把她们连在一起，同时又使她们不同；使她们形成一对儿，就是说把两种东西摆在一块，两者既不相同又不分离。

倘若乌纳穆诺不那么轻蔑，倘若他不用心掩饰他的柔情，为它披上严肃的外衣，倘若他不总是那么认真地对待过去被称为——现在仍被称为——色情的东西，倘若他能够抛开和满足通过五官感受到的现实，《图拉姨妈》可能会成为我们时代的一部伟大的爱情小说。而我们的时代，伟大的爱情作品是

那么贫乏。

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部这样的作品。乌纳穆诺以极为经济的取材和空前节制的笔墨，顺利地把我们引入故事之中和人物的心灵深处。我们看到了拉米罗对罗莎的爱情，看到了几乎同时在他心中产生的对赫特鲁迪丝的更强烈的爱情，看到了拉米罗对罗莎的爱情的成熟和面对罗莎那敞开的美丽心灵而变得圆满的情形，看到了罗莎那种自发的、包裹着的和近乎植物性的爱情，看到了图拉那种隐藏着的、排斥性的、竭力抑制的和发生变化的爱情。粗鲁、粗暴、粗野、似乎不懂爱情的乌纳穆诺，粗糙地、冷淡地、仿佛不情愿地介绍了人物心灵中的一些极为复杂、极为细腻的角度。

他不中断，不耽搁，似乎焦躁不安，害怕表现那种被称为罪孽——远离五官，不可接近，但是对那种力量即性欲保持高度警惕——的爱情快乐。他一下子把我们推入了故事，就像一下子把我们排入水中。他几乎不让我们思索，更不让我们得到满足，但是却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对他叙述的可怕的、戏剧性的爱情故事共鸣，引起了使我们最隐秘的内心深处以同样的方式振动的感应电流。

为了写一个关于爱情——有性的爱，而不是性爱——，关于个人的爱情的故事，在《图拉姨妈》中存在着关于表现现实、表现人物的真实性的争论。个人的现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真实性。图拉的故事就是真实性和非真实性的痛苦故事。几乎一切生动的情节所包含的冲突的戏剧性，都在《图拉姨妈》中朴实而有效地展示出来。乌纳穆诺清楚地知道，不到故事结束，什么也不会清楚，现在反作用于过去，可以“验证它”或“伪造

它”，使昨天变得曾经是真实的或不真实的。所以礼拜仪式的祈祷才有那么深刻的含义：“主啊，把我们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不幸中拯救出来吧！”其实应该说：把我们从虚假的过去、从已经经历却变得不真实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吧。

由此我们看到，为什么《图拉姨妈》这个关于个人爱情的故事不能不是关于死亡的故事。小说表现了我们所经历的生活的意义。正如《愤怒的日子》^①的最可怕的——和最值得赞美的——诗句所说：“一切跳动的东西都将出现”，一切隐藏的东西都将表现出来；一切曾经跳动着的東西都将以真实的面貌出现。

在《图拉姨妈》中，我们看到了不同层次的爱情的可能性，看到了以不同的方向射向不同的目标的箭；我们看到了在若干不同的可能的生动轨道——连接起来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中间的痛苦的迷失。我们看到了回到过去的不可能性，因为生活是不可倒转的，因为生活就是结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回溯过去的可能性，重新解释生活、再次承受生活和赋予它以最后的和决定性的意义的的可能性。

也许乌纳穆纳不能够或不愿意描写这一切，但是在五十年过去之后，也许我们能够回过头去领会它。

① 以“愤怒的日子”开头的悼亡弥撒唱词。

作者序

(长篇小说的读者可以跳过不读)

“我有一个兄弟几乎和我同岁，他是最喜欢的一个，尽管我深深地爱着每一个兄弟，他们同样也很爱我；我们兄弟二人经常在一起读关于圣徒们的生平传记。在读的东西中，一谈到痛苦和荣誉是永恒的，我们就怕得要命。我们常常花许多时间谈论此事，我们喜欢三番五次地说永恒，永恒，永恒。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经常是指我们侍奉的上帝。在孩童时期，真理的道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看到，要去那个为了上帝而被人杀死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准备去做隐士。于是在家中的一个大菜园里，我们尽我们的能力用一些石头试图建造寺庙，后来都塌了。这样，我们就没有一点办法实现我们的愿望了；而如今，看到上帝如此迅速地把错误地失去的东西赐予我，我总要祈祷一番。

.....

“我还记得，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二岁还差一点；由于我已经懂得失掉了什么，我便难过地走到圣母像前，热泪盈眶地祈求她做我的母亲。我觉得，此事做起来虽然简单，对我来说却很有价值，因为不言而喻，当我把自己托付给这位至高无

上的圣母时，我就找到了她。总之。她使我回到了她身边。”

（摘自《圣母特雷莎·德·赫苏斯的生平》

第一章。此书是特雷莎本人在忏悔牧师的吩咐下所写。）

“赐给你众多恩惠的上帝永远受到赞颂，因为他给了你女人，使你可以和她共享充分的欢乐。这事非常可贺。对我来说，一想到你有了她，我就感到无限欣慰。我永远一次又一次地吻堂娜玛丽亚夫人的双手；我们这里有一个和许多为她效劳的修女。我们很希望她来这儿和我们做伴。不过，倘若来这儿太累的话，我倒是觉得，与其看到她来这儿受罪，不如让她在那里安静地生活。”

（摘自圣母特雷莎·德·赫苏斯姨妈于1581年12月15日自阿维拉写给她侄子堂劳伦索·德·塞佩达的一封信。塞佩达其时在印度和秘鲁，并在秘鲁同堂娜玛丽亚·德·伊诺赫莎结婚。她就是信中提到的堂娜玛丽亚夫人。）

在前面提到的《生平》第二章中，圣母特雷莎·德·赫苏斯说，她曾是个“喜欢看骑士小说”的姑娘——她本人的书也是这样的书，只是她是以神圣的方式写的。在我们的十四行诗集里的一首诗里，我们这样称呼她：

吉诃德莎，

你按照神圣的方式
把我们不朽的西班牙奠定，
这是你的建树：
只有永恒的东西才存在：
上帝或虚无！

也许有人认为，使圣特雷莎区别于堂吉诃德的是，这位骑士——和叔父，他的不朽的侄女的叔父——十分可笑，他是父母们、雄蜂和蜂王们嘲弄和讥笑的对象；那么，圣特雷莎逃脱了人们的嘲笑了吗？难道人们没嘲弄她吗？难道今天许多人不认为她的天性、她那种游侠骑士般的历险、她的作品和生平是堂吉诃德式的或滑稽可笑的吗？

但是读者切莫根据上面所说而认为后面你将读到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篇关于西班牙圣女生平的评论。不，决不是的！在动笔写和进一步叙述该故事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特雷莎·德·赫苏斯，也没有想到堂吉诃德。只是在结束故事后，考虑到我们的意愿，作者才理解它的根源的。当我们发现了小说故事的根源后，这种比较就是一件新鲜事了。故事开始时，其最深刻的内容被掩盖着；当后来考察作者关于故事的意识、故事的特雷莎式的和吉诃德式的根源时，我们才看到，它们的源头是同一个。

难道这是一部骑士小说吗？让读者随意评判去吧……也许有人认为它是一部描述圣徒生平的圣徒传记小说。不管怎样，反正它是一部小说，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不是我们突然想到，而是一位具有较多的法国人特征的

朋友注意到,我们的《雾》的灵感——请原谅!——和卡尔德隆的《人生是梦》的灵感的来源是一个。但是就这第二种情况而言,在写完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说后,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吉诃德式的和特雷莎式的根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里讲述的一切不可以发生在西班牙之外。

在结束这篇序言前,我们想谈一谈另外一种意见。可能有人认为这种意见出自语言学家和语言文献学家的缜密研究。但它不过是个心理学问题。尽管如此,难道心理学比语言学和语言文献学优越一点吗?

这个意见就是,虽然我们有从 *pater*(父亲)派生的“父亲的”、“父道”和从 *mater*(母亲)派生的“母亲的”、“母性”,并且“父亲的什么”和“母亲的什么”,“父道”和“母性”,都不是一回事,这不是一回事。但奇怪的是,有从 *frater*(兄弟)派生的“兄弟般的”、“兄弟之情”,却没有从 *soror*(姐妹)派生的 *sororal* 和 *sororidad*。

有人对我说,*sororidad* 相当于“兄弟之情”,但是我们不相信是这样。就像在拉丁语里“女儿”的称呼的来源不同于“儿子”的称呼的来源一样,也应该将“父子关系”和“父女关系”加以区别。

sororidad 是令人钦佩的安提戈涅这位古希腊异教圣女、奥狄浦斯的女儿的 *sororidad*。她曾遭受痛苦的折磨,因为她爱护她大哥波吕涅克斯,还因为她表达了自己的信仰:她认为支配人的意识的永恒法则,在亡灵的永恒世界、在永生的世界起支配作用的法则,不是克瑞翁之类的人间暴君和专制者们

制定的法律。

当克瑞翁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指控他外甥女安提戈涅违背法律、违背国王的命令而安葬她那在兄弟残杀中丧命的哥哥时，彼此发生了这一场舌战：

安提戈涅：给同胞兄弟以荣誉毫不可耻。

克瑞翁：是因为与他作对而死的那一个跟他不属于同样的血统吗？

安：属于同样的血统，因为母亲和父亲……

克：那么你为什么不给给他体面的荣誉呢？

安：死者不会这么说……

克：但是你给他的荣誉同给那个冷酷的人一样。

安：死去的不是你的奴隶，而是我哥哥……

克：一个要摧毁这片土地，另一个却要保卫它……

安：但是另一个世界渴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克：卑贱者和高贵者怎么可以平等呢？

安：天晓得这些崇高的法律在阴间是否神圣……

（《安提戈涅》，第 511—521 行）

当安提戈涅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出现在忒拜城和她叔父克瑞翁的居民们面前时，难道那种永恒的法律使她发现的不正是——由于可怕的命运的安排——她是自己的父亲奥狄浦斯的亲妹妹^① 吗？

安提戈涅爱护哥哥的举动，即把哥哥暴露的尸体埋葬从

^① 据《安提戈涅》的故事，她父亲奥狄浦斯娶的是他的生母。所以他们是亲兄妹。

而使他摆脱叔父克瑞翁的狂怒，克瑞翁认为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行为。“没有比无政府主义行为更恶劣的了。”这位暴君宣称。（《安提戈涅》，第 672 行）是无政府主义吗？还是文明的行为？

被叔父克瑞翁暴君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安提戈涅是男子气概的典范，但不是人类的典范；安提戈涅，她父亲奥狄浦斯的妹妹，所以她是她哥哥波吕涅克斯的姑妈。在政治的和暴政的教养面前，在有教养的暴政面前，她也许代表宗教的温驯，温驯的宗教，家庭的宗教；在文明面前，她可能也代表温驯。尽管如此，没有事先的驯服，文明可能实现吗？在没有以驯服和驯养做为基础的地方，教养和文明可能实现吗？

我们谈论祖国和与祖国有关的世界博爱；但是，如果认为只有依靠母性和姐妹情谊祖国才能繁荣，这并非语言学的缜密研究。当雄蜂——在蜂王周围飞舞以便与之交配并吞食不是它们酿的蜜——主宰蜂房的时候，就要发生野蛮的破坏性战争和其他灾难了。

战争？据我们所说的神圣故事即《圣经》故事记载，最早的战争是亚伯被他哥哥该隐杀死。这是一种兄弟间的残杀，是兄弟之间最早的一次惨案。《创世记》说，犯杀弟罪的该隐建立了最早的一座城市，并用他儿子——一个妹妹所生——赫诺克的名字叫它。（《创世记》，IV, 17）平民生活、政治生活、教养和文明，以及上面提到的杀弟行为，应该是在那个城市即城邦开始的。而在几个世纪后，当我们西班牙的卢卡诺把凯撒和庞培间的战争称为“不只是国内战争”——他在他的诗集《法尔萨利亚》的第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时，他的意思是说，那也是

兄弟之间的战争。不只是国内战争，也是兄弟间的战争。

亚里士多德把人称为“文明的或城市的动物”，即渴望在城市里，在稳固的、地基打在地底下的房子里生活的动物。这种动物就是人，特别是男人。文明的、城市的、兄弟般的和杀害兄弟姐妹的动物。但是这种文明动物经过驯养不会变得纯正吗？家庭，真正的家庭，不能同样存在于游牧者走到哪里就扎在哪里的帐篷里吗？安提戈涅领着她那失明的、流浪的父亲顺着荒漠上的小路走，最后消失在科洛诺斯。倘若没有姐妹般的温驯，就会有兄弟间的、该隐式的不幸教养！……

但是教养的基础即驯服，仍然在姐妹中间、姑娘婶们中间手接手地传递，或者在极为纯洁的、神圣的妻子们中间传递，就像那位阿比萨即《列王记》第一卷第一章中写的那个苏拉米塔^①女子。那个姑娘被带到行将就木的老国王大卫身边，让她在国王睡觉时为他御寒暖身，服侍到他生命终结。阿比萨为他而牺牲了自己的母性，为他而保持童贞——因为大卫不认识她——，这就造成了后来大卫和淫妇伯查贝的私生子所罗门杀死他的异父兄弟即大卫和哈吉生的儿子阿多尼亚斯的事件，因为所罗门想娶大卫的最后一位王后阿比萨为妻，企图这样来继承大卫的王位。

但是我们想把整个这本恰恰不是小说也不是 nivola^② 的书献给这位阿比萨，献给她的命运和感觉。

现在，读过这篇序言——对理解后面的故事是不必要的

① 苏拉米塔，绝代美女，《圣经》中的人物。

② 这是作者自造的字，由 niebla(雾)和 novela(小说)拼成。他称自己的小说为 nivola，是想说明他的小说在日常生活的雾境中创造出了真实。

——的读者可以去了解图拉姨妈了。如果她知道圣特雷莎和堂吉诃德的话，也许她并不知道希腊女子安提戈涅，也不知道以色列女人阿比萨。

在我的长篇小说《亚伯·桑切斯》中，我试图在人类心脏的某些地窖和隐蔽处，在心灵的某些地下墓穴里挖掘。人类的大多数不愿意深入到那些地方去。他们认为那些墓穴里有死人，最好别去拜访他们。然而那些死人却管理着我们。这是该隐的遗产。而在这部小说中，我想在另一些地窖和隐蔽处挖掘。既然曾有人对我说那样做不人道，以后也少不了有人对我说这样做也不人道，尽管是在另一层意义上说的。有人认为那样做不人道，是因为涉及到了男性，涉及到了兄弟关系；将来有人认为这样做不人道，可能是因为涉及到了女性和姐妹关系。但是都不能否认男人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女人气质，女人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男人气质。或者说，雄蜂没有一点工蜂的特征，工蜂没有一点雄蜂的特征吗？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存在着雄性的工蜂和雌性的雄蜂。

到此为止吧，我不应该在小说之外再写一部小说。

公元1920年圣母婚约日于萨拉曼卡

图拉姨妈

一

拉米罗那一双渴慕的眼睛在罗莎身上转来转去，对经常跟她出门的妹妹赫特鲁迪丝却不屑一顾。至少拉米罗和罗莎相信在彼此产生爱慕之情后一定会是这样的。

姐妹俩总是在一起，尽管并不为此而永不分开。她们结成了似乎难以拆散的一对，就仿佛是一个人。起初是罗莎那光彩照人、使人动心的姿容——像在光辉灿烂的天空下迎风绽开的丰润花朵——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她们身上；后来是赫特鲁迪丝那双顽强的眼睛把人们投向她们的目光牢牢地系住，同时又让他们敬而远之。有人看见她们走过，想用稍微高一点的嗓门说一句恭维话，但看见赫特鲁迪丝那逼人的目光后，就不得不噤回去。她那双眼睛投射出的光芒是严厉的。“对这一对小姐可不能胡来。”人们好像用他们那默然的眼睛说。

愈是在众人面前，相距咫尺，赫特鲁迪丝就愈是撩拨男人们的心。她姐姐罗莎在阳光下迎风开放她那丰满的花朵，她却像一只封闭的箱子，人们只能猜想里头藏着温存的珍宝和使人快活的秘密。

但是拉米罗的眼睛就是他的整个心灵，他相信他只看见

了罗莎，当然只把目光投向她。

“他给我来信了，你知道吗？”罗莎对她妹妹说。

“是的，信我看见了。”

“什么？你看见了？你在监视我？”

“我怎么能看不见呢？不过，我从来也没有监视你，这你知道。你这样说只是说说罢了。”

“你说得对，图拉^①，请原谅。”

“好吧，再原谅你一次，你就是这样嘛。我没有监视你，不过我也从来不隐瞒什么。我看见你的信了。”

“我明白，我明白。”

“我看见信了，我一直在等它。”

“那么，你认为拉米罗怎么样？”

“我不认识他。”

“为了表示对一个男人的看法，没有必要认识他。”

“对我来说不然。”

“可以根据看到的、明显的情况……”

“不认识他，连这个也不好说什么。”

“你不是有两只眼睛吗？”

“也许我的眼睛不管用……你知道我是近视眼。”

“借口！告诉你吧，他是个美男子。”

“好像是。”

“而且挺和气。”

“就是说，跟你合适就行。”

① 赫特鲁迪丝的乳名。

“那么，你认为我会这样对他说吗？”

“我知道你早晚会这样对他说的，这就够了。”

“这不重要。必须让他耐心等待，直到把他惹火了。”

“为什么？”

“要让他知道好歹。”

“你这样做可不太合适。那么卖弄风情是丢人的。”

“那么你……”

“他没有注意我。”

“他要是注意你呢？”

“没有的事情问也没用。”

“不过，他要是真注意你，你怎样对待他呢？”

“反正我没说过他是美男子、挺和气什么的。不过我很早就开始观察他……”

“在这当中，如果有另一个女人……”

“这是很可能的。”

“既然如此，亲爱的，你就应该准备了。”

“是的，准备当姨妈。”

“什么姨妈？”

“你的儿子们的姨妈，罗莎。”

“喂，你瞎说什么呀！”罗莎声音都嘶哑了。

“得了；罗西塔^①，别这样，原谅我吧。”她劝她说，同时吻了她。

“不过，你如果回来……”

① 罗莎的昵称。

“不，我不回来！”

“那么，我对他说什么呢？”

“告诉他，你同意！”

“可是他会认为我太轻浮了……”

“那你就对他说不同意！”

“可是我……”

“是的，你认为他是个美男子，挺和气。那就对他说你同意。不管怎么说，他那么热情地对待你是难得的。拉米罗人很好，是独生子……”

“可是我不是说这个。”

“但我说的是这个，罗莎，反正一样。”

“那么，图拉，人们不会说我想找男人了吗？”

“这样说不错。”

“你又来了，图拉！”

“我要说一百次。你想找男人了，你有这种愿望是自然的。要不然，上帝为什么让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别取笑我。”

“你知道，我不是取笑你。不管我们认为好事还是坏事，反正我们一生不是结婚就是进修道院。你没有当修女的天命，上帝为俗世和家庭创造了你，干脆说，就是做母亲……你是不会去为神像穿戴的。告诉他吧，你同意。”

“那你呢？”

“我怎么？”

“那你，以后……”

“别管我。”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罗莎和拉米罗就卿卿我我地难分难舍了。

赫特鲁迪丝的心中充满了孤独。

姐妹二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跟当神父的舅舅一起生活。可是舅舅并不负责抚养她们，因为她们有一小笔遗产，使她们能够维持一种舒适的小康生活。不过，在进餐的时刻，舅舅在餐桌上常给她们一些很好的劝告，使她们按着自己美好的天性的指引去生活。那些劝告都是从书上学来的。就是堂普里米蒂沃偶尔写布道辞时所参考的那些书。

“再说，”堂普里米蒂沃十分明智地对自己说，“我何必干涉她们的爱好和内心的感情呢？最好还是少向她们谈这些事。这些事总是使她们睁大眼睛注意。是使她们睁大的吗？哼！她们的眼睛本来就睁得很大，特别是姑娘们。关于这些事，我们这些男人一无所知。神父们更是如此。我们在书上读的一切全是蠢话。而后来，图利娅^①使我觉得害怕了！……在她面前，我不敢……我不敢……这个姑娘总是提问题！当她用一双黑黑的眼睛那么严肃、那么严肃地望着我时……那双眼睛就像我姐姐的和我母亲的眼睛。上帝保佑她们安息！那双黑黑的眼睛一直钻进你的心！……是的，那双眼睛很严肃，不过眼角上露着笑意。仿佛对我说：‘不要再说蠢话了，舅舅！’这个鬼丫头！我还记得那一天，她非和她姐姐去听我那次的布道不可。我度过的那一刻啊，天哪！为了不中断我的布道，我竭力把目光躲开，免得看见她；但是没有用，她老是把目光投向我。看见

① 图拉的昵称。

她，就仿佛看见她那圣洁的母亲——我的姐姐——和我的圣洁的母亲。上帝保佑她们安息。在她们面前，我永远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讲话，所以我总是对她们说别去听我布道。我母亲去了，但她是偷偷去的，没有告诉我，而且躲在柱子后面，不让我看见，事后对我的布道也不做任何评论。我姐姐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知道她十分虔诚。‘男人们的混话！’这个鬼丫头也会这么想，我敢肯定。在她面前布道？我？给她们劝告？不，不。有一次她冲口说：‘男人们的混话！’她不是对我说的，不是。不过我明白她的意思……”

可怜的神父对他的外甥女怀着极其深切的敬意，敬意中包含着钦佩。他感到家族的智慧是由一代代女性继承的。他母亲曾经是她家的智慧之神，他姐姐则是她家的智慧之神，尽管时间短暂。至于他的另一个外甥女罗莎，只要和她妹妹一起接受他的保护和指引就行了。“不过，感谢上帝，他把她创造得多漂亮啊！”他对自己说。“这个姑娘一定能和她喜欢的男人结成不寻常的夫妻，不然就是今天的小伙子们有眼无珠。”

有一天，罗莎假装感到不舒服，离开了餐桌。桌上只剩下赫特鲁迪丝和她舅舅。她对舅舅说：

“舅舅，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得告诉你。”

“很严重……很严重……”可怜的神父心情很紧张，他仿佛看见她外甥女那双严肃的眼睛的眼角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是的，很严重。”

“好的，你就和盘托出来吧，孩子，我们两个在这儿拿个主意解决它。”

“我要说的是罗莎有了对象。”

“就这件事吗？”

“可这是她的正式对象，嗯？舅舅。”

“噢，我明白，我让他们成亲就是了。”

“当然！”

“那你呢，你觉得他怎么样？”

“你还不知道他是谁……”

“这有什么关系，我几乎一个人也还不认识呢。你说说吧，他怎么样？”

“我也不认识他。”

“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是的，我知道他叫什么，出身什么家庭……”

“好了！你到底认为他怎么样？”

“我知道他跟罗莎很般配，彼此会相爱的。”

“那他们现在不相爱吗？”

“那你相信他们能够产生爱情吗？”

“人们都这么说，孩子。这种事甚至会像闪电一样快……”

“这是比喻，舅舅。”

“一定会这样的。干脆说，他叫什么？”

“他叫拉米罗……拉罗米·夸德拉多……”

“他不就是堂娜贝南西娅寡妇的儿子吗？原来如此！没什么可说的了。”

“罗莎竭力地夸他，确信他是爱上她了……”

“他会爱她的，图利娅，一定会的……”

“我也这么想，舅舅，他会爱她的，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廉

耻,不说空话,最后会得到跟他订婚的女人的爱情的。我相信他决不是个容易翻悔的人。”

“那么她呢?”

“谁?我姐姐吗?她会跟他一样的。”

“你比圣奥古斯丁^①知道得还多,孩子。”

“这种事情不用学,舅舅。”

“那就让他们结婚吧,我祝福他们,不就完事了?”

“不然就麻烦了!只是必须让他们结婚,而且越快越好。免得他翻悔……”

“怎么,你担心他会翻悔吗?”

“我对男人总是不放心,舅舅。”

“对女人放心吗?”

“这些担心应该留给男人们。不过,他们没有勇气欺侮强有力的……女性。人们不是这么说的吗?我敢说,恒心,力量,一般都在我们这方面……”

“但愿所有的女人都像你这样,孩子。我相信是这样,不过……”

“不过什么?”

“你是个例外,图利娅!”

“我不止一次听见你说,舅舅,例外证明了规律。”

“噢,我有点胡涂了……好了,我们一定让他们结婚,免得他……或者她翻悔……”

赫特鲁迪丝的眼睛里仿佛掠过一场暴风雨的云影。如果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古代基督教会思想家,著有《忏悔录》等。

她能感觉到寂静，她就能听见“或者她”三个字像回声似的在她心灵的拱顶地下室里回荡，然后渐渐消失在远方……

二

拉米罗已经跟罗莎确定了正式的爱情关系，并且快要结婚了。可是他出了什么事呢？他怎么那么冷淡，迟迟不举行婚礼呢？

“喂，图拉，我不明白他是怎么了，他愈来愈不能让人理解了。他似乎总是心不在焉，好像在想别的事情，或想别的什么人，天晓得！当我走到他面前不情愿似地跟他谈我们的关系应该有个结果时，他假装没听见，好像在听别人说话……”

“这是因为你好像不愿意跟他谈。要高兴地跟他谈嘛。”

“是这么回事。不过，他会认为我是急于结婚。”

“随他怎样想！难道不是这样吗？”

“不过，图拉，你认为我在为结婚而着急吗？”

“你爱他吗？”

“跟这事毫不相干……”

“老实说，你爱他吗？”

“这你明白……”

“我不明白！你爱他吗？爱还是不爱！”

罗莎低下了头，脸红红的，用哭似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

“别这样逼我，图拉。你简直像忏悔牧师！”

赫特鲁迪丝抓住她姐姐的手，用另一只手抬起她的头，盯着她的眼睛说：

“我们俩是孤独的，姐姐……”

“那舅舅呢？”

“我说过了，我们俩是孤独的。我们女人总是孤独的。可怜的舅舅是个圣人，而且是书本上的那种圣人，尽管归根结底神父也是人。”

“但是他听忏悔……”

“也许因此他才知道得不多。再说，他正在被人遗忘。事情就是这样。我说了，我们俩是孤独的。现在你应该做的是说实话，对自己说实话。我再问一遍，你爱他吗？”

可怜的罗莎哭了起来。

“你爱他吗？”赫特鲁迪丝的声音严厉地响着。

罗莎觉得妹妹的那种既柔和又庄严、仿佛来自纯洁的共同生活遥远过去的提问声是她自己的声音，也许是她那位普通的母亲的声音。

“是的，我相信我爱他……非常……爱他。”她低声地叫道，接着啜泣起来。

“是的，你非常爱他，他更加爱你！”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他爱你。”

“那么，他为什么那么心不在焉？他为什么躲避婚礼？”

“这事我去跟他谈，罗莎，包在我身上好了。”

“包在你身上？”

“不错！有什么奇怪的？”

“只是……”

“不必担心，我什么也不怕。”

“他可能说我太急躁了。”

“不，他不会说这话的！他要是想说，可能说你结婚对我是有好处的。一方面为追求我的人提供方便，另一方面我自己留下来可以自己做主张。你知道，这两件事都是胡说。随便他说什么，反正我会把事情办妥的。”

罗莎倒在妹妹的怀里。妹妹对她耳语说：

“然后你一定要非常爱他，嗯？”

“你干吗对我说这个，图拉？”

“这是你的本分嘛。”

第二天，拉米罗去看他的情人时碰见了罗莎的妹妹。他的脸色顿时变了，现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那双镇静的眼睛的严肃表情，使他全身的血液都聚向了心脏。

“罗莎哪？”他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罗莎出去了，现在我得跟你谈谈。”

“你？”他问，嘴唇直哆嗦。

“不错，是我！”

“你这么严肃，姑娘！”他不自然地笑了笑。

“据说我生来就这么严肃。我舅舅说这是我从我母亲（就是他姐姐）和我外婆（就是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也好，不是也好，对我都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喜欢做人要老实，办事要合理，不坑不骗。”

“你这是什么意思，图拉？”

“你为什么避而不谈你跟我姐姐结婚的事？哼，别装蒜，告诉我为什么。”

可怜的小伙子面露羞色，低下了头，心里觉得像受到意外的打击一样痛苦。

“正像无辜的人们说的那样，是你怀着良好的动机向她求婚的。”

“图拉！”

“别叫我图拉！是你跟她确定的爱情关系，要她做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的母亲的。……”

“不过，你干吗这么性急呢？……”他又一次不自然地笑了笑。

“因为需要快一点，因为生命是短暂的。”

“生命是短暂的！等二十年后再说这种话吧！”

“那就更短了！好了，你到底想不想跟罗莎结婚？”

“这有什么可怀疑的！”他说，浑身颤抖着。

“既然你想跟她结婚，为什么老是拖着？”

“我们还很年轻……”

“这样更好！”

“我们得证明自己……”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证明自己？你以为一年后会更了解她吗？那会更糟，糟得很……”

“要是后来……”

“到这儿来向她求爱之前你没有这么想！”

“不过，图拉……”

“叫图拉没用！你到底爱她不爱她？”

“你能怀疑吗？图拉？”

“我告诉你了，叫图拉没用！你爱她吗？”

“当然我爱她！”

“你会更爱她的。她是个跟你合适的好姑娘，你们会成为幸福的一对的。”

“听你的劝告……”

“不算什么劝告。我能做个好姨妈就够了。”

拉米罗似乎跟自己进行了一阵子斗争，好像在寻找什么，最后带着豁出去的表情叫道：

“好吧，赫特鲁迪丝，我把实话全告诉你吧！”

“没有必要对我讲更多的实话，”她严肃的打断他的话。
“你说你爱罗莎，并决定跟她结婚。其他的真话等你们结婚后去对她说吧。”

“不过，还有些事……”

“不用了，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对妻子讲的……”

“不，图拉！”

“我说过了，叫图拉没用。你如果爱她，说跟她结婚；如果不爱她，你就离开这儿。”

这些话是从她那冷冰冰的嘴里说出来的。说话时她的心脏几乎都停止跳动了。说完这些话后，接着是一阵冰冷的沉默。刚才是停滞的、现在变得奔放的血液，把她的面颊烧得通红。这时，在不祥的寂静中，可以听到她的心房发出的震颤的奔驰声。

第二天，举行婚礼的日期便确定了。

三

堂普里米蒂沃批准并祝福了拉米罗和罗莎的婚礼。举行婚礼时，谁也不如赫特鲁迪丝的兴致高。她那种高兴样子使认识她的人感到惊讶，不少人觉得她太失常了。

刚结婚的新娘新郎回家了。罗莎不停地叫她妹妹到她身边来。赫特鲁迪丝回答她说，新婚夫妻最好单独在一起。

“恰恰相反，亲爱的，我从来也不像现在这样感到孤单，现在我才明白我是多么爱你。”

她拥抱她，吻她。

“是的，是的，”赫特鲁迪丝回答，脸上现出严肃的笑容。“你们的幸福需要见证人。知道别人感到你们是幸福的时，你们的幸福会与日俱增。”

从此她就经常去跟她做伴儿，有时还跟他们同桌进餐。她姐姐罗莎先是明显地对她表示亲昵，后来也这样对待她丈夫。她丈夫在姻亲面前却觉得不好意思。

“喂，”有一次赫特鲁迪丝看到那种表现便对她姐姐说，“你别这么傻乎乎的。你这样做，只能让人觉得你在夫妻关系方面搞什么名堂。”

有一天，她在姐姐家看到一只小狗。

“这是什么东西？”

“一只狗，亲爱的，没见过吗？”

“从哪儿弄来的？”

“在街上碰到的。我见它被丢在街上，快死了，觉得它可怜，就抱了来，给它东西吃，给它治病，把它留了下来。”她把它抱在怀里，抚摩它的皮毛，吻它的嘴。

“哎，罗莎，我觉得你应该把小狗送给别人。你要是把它喂死了，我认为是残酷的。”

“把它送人？为什么？喂，迪迪，”她对小狗说，同时紧紧地抱着小狗，让小狗压着她的乳房。“有人劝我把你赶走。你能去哪儿呢，小可怜儿？”

“得了，得了，别像小孩子，不要这样溺爱它。莫非你丈夫不赞成我的意见？”

“当然赞成，只要你告诉他！因为你高明……”

“别为这东西操心了，把狗放走吧。”

“怎么？你认为拉米罗会妒忌吗？”

“我从来不认为你们夫妻俩会这么不明事理。”

当拉米罗回家后得知她们关于狗的事发生的口角时，他既不敢赞成赫特鲁迪丝的意见，也不敢支持他妻子罗莎，只是说这种事情不重要。

“不对，事情重要不重要，要看情况，”赫特鲁迪丝说。“不过，在这件事上罗莎有点小孩子脾气，而且不止于此。罗莎，你还可以把那个布娃娃，就是自打别人送给你一个我一个后你就保存着的那个布娃娃带来，给它穿上衣服，让它坐在她的椅子上……”

“一点不错。那个布娃娃就在客厅里，穿着它最好的衣服坐在一张真正高贵的椅子上。你想看看它吗？”

“是这样，”拉米罗附和说。

“很好，你必须把它拿走……”

“休想！我要保存着它……”

“是的，留给你的孩子玩……”

“你想干什么，图拉！……”罗莎脸红了。

“不，是你忽然想起养狗这样的事的。”

“那你，”罗莎叫道，她想把那个打扰她的小东西丢在地上，“你不是也有一个布娃娃吗？你把它送人了还是扔了？”

“都没有！”她妹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保存着哪！”

“你藏得很隐蔽，我从来也没见过！……”

“因为赫特鲁迪丝是为她自己保存的，”拉米罗说，不知自己干吗这么说。

“天晓得我为谁。它是我孩童时代的护身符。”

善良的堂普罗米蒂沃是新婚夫妻家的稀客，他很少去那里。“别去妨碍人家，”他说。

在罗莎家和赫特鲁迪丝家，光阴一天天流逝，天天相同，毫无差异。赫特鲁迪丝决定尽可能少去罗莎家，但是罗莎三天两头来找她，隔两天不见都不行。

“哎呀，你病了吗，亲爱的？要不就是还在讨厌那只狗吧？哎，要是因为它，我就把扔掉。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挺孤单的？”

“罗莎，你孤单？你孤单？你丈夫呢？”

“哼，他呀，他得去干自己的事情……”

“是他瞎说吧……”

“什么,你认为他是故意丢下我?难道你知道他的事情?快告诉我,图拉,你愿意说什么都行。看在咱母亲的份上,告诉我吧!”

“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你们对自己的幸福和孤独都感到厌倦了。你会把小狗赶出去的,不然你就太任性了。那样将更糟。”

“别提狗的事了。”

“你太任性了!”赫特鲁迪丝坚决地说。

当终于有一天罗莎去告诉赫特鲁迪丝说她已经把那只小狗送人时,赫特鲁迪丝微笑着,像对待小女孩似的抚爱着她,严肃地对着她的耳朵问:

“是因为害怕任性,对不?”

听见罗莎悄悄地回答说“对”时,她紧紧地抱住了她。罗莎万万想不到妹妹竟会对她如此亲热。

“现在你们是真正的夫妻了,罗莎。你们不会厌恶幸福和孤独了。你丈夫总有事情要做,这是你们美中不足的地方……”

“也许你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不是吗,小妹?”

“你胡说什么呀?”

“哼,虽然我傻乎乎的,可是我一直跟你一起生活……”

“得了,别开玩笑!”

从此以后,赫特鲁迪丝开始更经常地出入她姐姐的家门了。

四

罗莎难产的时候，谁也不如赫特鲁迪丝镇定和勇敢。人们都认为她是一位对付这种关键时刻的老手。母亲或必须出生的婴儿面临死亡的危险。医生甚至说，恐怕得让婴儿死掉了。

“死掉？”赫特鲁迪丝叫起来，“决不能让他死！”

“可是，你明白吗？”医生叫道，“虽然孩子死了，母亲活着还可以再生；如果母亲死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她想反驳说：“还有别的母亲呢！”这个念头迅速地闪过她的脑海。但是她克制住了自己，坚持说：

“死掉……不，决不！再说，也应该抢救一条生命啊！”

可怜的产妇对生产这样的事还一无所知。在痛苦中挣扎累了，便把孩子生了下来。

赫特鲁迪丝赶紧把婴儿抱起来，好像生来就干这种事情似的，把婴儿洗干净，用襁褓包了起来。

“你是个接生婆，”医生对她说。

她抱起婴儿，走到孩子的父亲面前。他恐惧地呆在一个角落里，好像犯了什么错误悔恨似的，默默地等待着他妻子死去的消息。

“瞧，拉米罗，这是你的第一个儿子。你看，他多俊啊！”

但是，当他摆脱了痛苦，如释重负地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了他姻亲的眼睛。那一双眼睛闪着新的光芒，看上去比以前更黑了，也更亮了。而当他低头去吻他儿子的那张圆乎乎的小脸时，他那通红的面颊擦着了赫特鲁迪丝的脸。

“现在，”她平静地对他说，“快去谢谢你妻子，请她原谅，鼓励鼓励她。”

“请她原谅？”

“是的，请她原谅。”

“为什么？”

“我明白，她也会让你明白的。至于这孩子，”说这句话时她让孩子紧紧地贴着她那颤动的乳房，“就归我照看了。也许我没能耐，也许我能让他长成一个男子汉。”

拉米罗顿时觉得面前的房间在他周围旋转起来，同时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说：“孩子的母亲怎么样了？”

不一会儿，赫特鲁迪丝就小心翼翼地把婴儿放在了母亲身边。母亲仿佛在疲惫不堪地睡觉，面色像雪一样白。但是罗莎微微地睁开眼，看见了妹妹的一双眼睛。看到她后，一股热血流遍了她这位战胜了死神的新母亲的全身。

“图拉！”她呻吟道。

“我在这儿，罗莎，我会守在你身旁的。现在你休息吧。到时候你让孩子吃奶，别叫他哭。其他的一切，你不用操心。”

“我还以为我死了呢，图拉。即使现在，我仍然觉得梦见了死神。拉米罗多么可怜啊……”

“别说话了，医生不让你多讲话。可怜的拉米罗当时比你沮丧。现在振作起来吧，还要生第二个哪！”

产妇苦笑了笑。

“跟他父亲一样，也叫拉米罗吧，”赫特鲁迪丝然后为这个家庭提了个小建议。“下一个可能是女孩，跟我一样就叫赫特鲁迪丝吧。”

“哼，你可怜的姐姐差一点送了命，你怎么还想让她生第二个？”

“那她干什么呢？”她反驳说。“不生孩子，你们结婚干什么？你说是不是，拉米罗？”她盯着他的眼睛说。

“现在最要紧的是让她恢复健康，”丈夫说。在那种目光逼视下，他慌得六神无主。

“咳，这种病，女人很快就能康复。”

“医生说得对，外甥女，你好像生来就是接生婆。”

“所有的女人生来就会做母亲，舅舅。”

说这句话时，她脸上的表情是那么亲切、热情、庄重。拉米罗心里充满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和异样的内疚：“我妻子得到了应该得到的爱了吗？”

“拉米罗，”小姨子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说你有女人了。”

从此后，赫特鲁迪丝每天都到姐姐家来，给孩子脱衣，穿衣，照看他，直到他母亲能够做这一切。

罗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美丽的身条更丰满了。在温存地对丈夫表示亲热的同时，她责怪丈夫同她好像隔着一堵墙。

“我一直为你的生命担心，”丈夫对她说。“我老是害怕。害怕，绝望，充满内疚。”

“内疚？为什么？”

“如果你死了，我就开枪自杀！”

“怎么可能！为什么？图拉会说：‘这是男子汉干的事情吗？’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不吸取教训吗，罗莎？”

“教训？”她把丈夫拉过来，用双手勾着他的脖子，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呼出一股使他觉得发烫的热气，对着他的耳朵说：“再生一个，拉米罗，再生一个！现在我真的很爱你！哪怕你杀死我！”

此刻，赫特鲁迪丝正在哼着催眠曲，哄孩子睡觉。她羡慕孩子——多么单纯！不懂得他的父母那股炽热的感情。

她这位姨妈似乎有一种担心，担心孩子这么小就被从她身边抢走。他还不懂人事，连生他的爱情的蛛丝马迹也不了解。所以她便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一枚圣母的圆形浮雕像：圣母的怀里抱着她的孩子圣婴。

当看到她那做母亲的姐姐哄孩子或用襁褓包孩子显得不耐烦时，她常常对她说：

“把孩子给我，罗莎，把他交给我。你去为丈夫解闷吧。”

“哎，图拉……”

“别说了，你得照顾两个，我只照看他。”

“图拉，你总有理由……”

“别孩子气了。哎，你已经是个真正的妈妈和夫人了。多亏上帝我们才能这样分担工作。”

“图拉……图拉……”

“拉米罗……拉米罗……罗莎。”

罗莎快快不乐，但还是到丈夫那儿去了。

光阴就这样流逝着，另一个孩子又落地了：是个女孩。

五

女孩出生后不久，有一天人们发现善良的堂普里米蒂沃死了。赫特鲁迪丝像用襁褓细心地包裹她刚坠地的小外甥、小外甥女那样仔细给舅舅洗过身——希望他干干净净地入土——后把尸体裹了起来。她独自在房间里守着善良的老人的尸首，她哭得那么伤心，人们都不相信她会这样悲伤。“我从来不相信我会这么爱他，”她对自己说。“他是个圣人，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使我相信我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是那么纯朴！”

“他就像我们的父亲，”她对姐姐说。“我们从没有听见他高声大嗓门地说过一句话。”

“当然！”罗莎叫道。“因为他总是让我们培养我们最圣洁的意志。”

“罗莎，因为他知道只要他在我们面前，就能使我们的意志变得圣洁。他就像我们的父亲，他教育了我们。为了教育我们，只要他那如此纯朴、清白的一生清澈透明就够了。”

“说得对，”罗莎说，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像他这么纯朴的人，我没有见过第二个。”

“姐姐，我们生长的这个家是最圣洁的。”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他不对我们讲什么，几乎是悄悄地用对圣母的虔诚，还有对我们的母亲即他姐姐和对我们的外婆即他母亲的崇敬，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你记得每天晚上他叫我们祈祷的时候他诵天主经和万福马利亚祷词的声音是怎样变化的吗？他先祝愿我们的母亲永远安息，后又祝愿我们的外婆即他母亲永远安息。母亲和外婆，我们都没见过。在那次讲玫瑰经时他给我们讲了母亲，教你怎样做一个母亲。”

“是教你，图拉，是教你！”罗莎啜泣着叫道。

“教我？”

“教你，当然是教你！不然的话，谁是我的孩子们的真正的母亲呢？”

“现在别争这个了。一位沉默的圣人就在你面前。人们告诉我说，有一些可怜的修女听他讲道，虽然一句话也听不懂，有时她们还是哭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他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爱的安慰。喂，罗莎，现在该念玫瑰经了！”

姐妹俩跪在舅舅的灵床前，诵起了那本她们曾多年跟舅舅念过的玫瑰经。为了祝愿她们的母亲和躺在她们面前的死者的灵魂永远安息，她们念了两遍天主经和万福马利亚祷词。此外，她们还为此个刚刚归天的灵魂多念了一遍天主经和万福马利亚祷词。在死者两旁燃烧的平静而柔和的烛光，使他那跟蜡烛一样白的面孔闪着光。烛光仿佛在跟随着祈祷的节奏摇曳，陪伴着祈祷的两姐妹。死亡使房间里充满一种深沉的宁静。姐妹两个站起身，走过去——赫特鲁迪丝在前，罗莎在后——吻了老人蜡一般的前额，然后彼此拥抱在一起，两人的眼睛已经干了。

“现在，”赫特鲁迪丝对姐姐耳语说，“你应该尽情地爱你的丈夫，让他幸福，并且……要多生孩子！”

“现在，”罗莎回答，“你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了。”

“不，这可不行！”妹妹突然回答。

“为什么不行？你说话的口气……”

“是，是，姐姐，我太冒失了，请原谅，请原谅。你原谅我吗？”她说不然她就在死者面前重新跪下。

“算了，图拉，别这么认真，没那么严重。你太容易冲动了……”

“说得对，不过，你原谅我了，是吗，罗莎？你原谅我了吗？”

“还用问吗，不过，你得来跟我们一起住。”

“别坚持了，罗莎，别坚持了……”

“什么？你不来，忍心把你的外甥们丢下？他们差不多就是你的骨肉了……”

“可是我一天也没有把他们丢下过……”

“你来不来？”

“我考虑考虑，罗莎，让我考虑考虑……”

“好的，那我就不再坚持了。”

但是，过了几天她又坚持了。赫特鲁迪丝为自己找理由说：

“不，不，我不愿意妨碍你们……”

“妨碍我们？怎么这么说呢，图拉？”

“结婚的人都想有自己的家。”

“难道不也是你的家吗？”

“不，不。尽管你不相信，我还是妨碍了你们的自由。不是

吗，拉米罗？”

“不，不。我看不出……”拉米罗结结巴巴地说，神情慌得不知所措。每当听见小姨子突然的发问，他几乎总是这样。

“是的，罗莎。你丈夫虽然不说，但他明白，一对夫妻，特别是一对年轻夫妻，像你们这样的年富力强的夫妻，需要单独生活。至于我这个做姨妈的，到时候我会来把你们无暇顾及的一切教会你们的孩子的。”

她继续来姐姐家，有时很早就来了。看见孩子已经起床，可做父母的还在睡觉。

“我说的不错，这儿需要我，”她对自己说。

六

这对夫妻的第三个孩子又降生了，罗莎开始抱怨自己多产。“我们生的孩子太多了，”她说。她妹妹却回答说：“那你们干吗要结婚呢？”

对母亲来说，怀孕是最讨厌的，她比以前更加不能关心孩子们了，所以只好把他们留给姨妈管。姨妈很高兴照看孩子，她甚至一连好几天把他们带到她那冷清的处女之家去住。她和年迈的女佣人，就是堂普里米蒂沃的女佣人一起生活。两个孩子对那个既严肃又严厉的女人喜欢得发疯。

拉米罗在妻子怀孕后的最后几个月直发脾气，这使赫特鲁迪丝感到不安。现在，他的脾气愈来愈大了。

“这日子真叫人烦透了！”他说。

“你这么觉得？”小姨子问他，眼睛依然望着在她怀里的外甥或外甥女。

“是的，我这么觉得。我生活在永恒的惊恐中，什么都害怕。”

“哼！归根结底都没什么。大自然是高明的。”

“但是多次拿瓦罐去井边提水^①……”

“哎，孩子，干什么都有危险，什么事都会有不顺利的时候！”

听见小姨子管他叫孩子，拉米罗不禁吃了一惊，她竟然不愿意叫他的名字。他却相反，他很乐意按照家庭的习惯叫她图拉。

“图拉，你没有结婚，多好啊！”

“真是这样吗？”她抬起眼睛，盯着他。

“是的，真是这样。干不完的事情，还有危险……”

“我结婚还是没有结婚，难道你知道？”

“当然，根据年龄可以看出来！”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看不出你喜欢这个……”

“喜欢结婚吗？什么叫喜欢？”

“噢，这是因为……”

① 谚语，意思是说，总有一天会碰碎瓦罐的（出事的）。

“因为你没看见我找对象，是这样吗？”

“不，不是。”

“是的，准是这样。”

“你要是答应他们，他们肯定不会错待你……”

“可是我不能去找他们。我不是男人，做女人就必须等待人家来挑选。说实话，我喜欢挑选，但不喜欢被挑选。”

“你们这是在谈论什么？”罗莎走过来说，接着疲惫地倒在扶手椅里。

“没什么。你丈夫提起了结婚的好处和坏处。”

“不要谈这个，拉米罗！你们男人几乎一点也不懂。是我们这些女人要结婚，不是你们。”

“不过，亲爱的！”

“快，过来扶着我，我都几乎站不住了。我要去躺下。再见，图拉！孩子就留给你了。”

她男人走过去。她用双手抓着他的胳膊，吃力地站起身，然后把一只手臂搭在他的肩背上，把头歪向他的肩头，用另一只手即她的右手抓着他，就这样趴在他身上唉声叹气地慢慢走去。赫特鲁迪丝让两个外甥坐在她的两条腿上，望着姐姐困难地向前走。她趴在丈夫的身上，就像爬蔓植物挂在架子上。赫特鲁迪丝那双又大又黑、既平静又严肃、既严肃又平静的眼睛里禁不住充满了泪水，把两个小外甥使劲地搂在怀里，把她的面颊紧紧地贴着孩子们的面颊。小家伙拉米林^①看见亲爱的姨妈图拉眼里含泪，也哭起来。

① 与父同名的大儿子拉米罗的昵称。

“哎，别哭，咱们做游戏玩。”

生了第三个孩子后，罗莎的身体完全垮了。

“我有一种很坏的预感，图拉。”

“不要相信什么预兆。”

“不是预兆，因为我觉得一天不如一天，浑身没有一点血气。”

“会恢复过来的。”

“暂时我不能哺育这个孩子了。这是奶妈才能干的事，图拉，真叫我害怕！”

果然如此，短短的几天就换了三个奶妈。父亲气急败坏，声称要用鞭子抽她们。

母亲的身体虚弱不堪。

“她的病太重了！”有一天大夫说。

拉米罗像傻子似的在家里走来走去，心里充满了异样的内疚和突发性的怒火。一天下午，他对小姨子说：

“你看，罗莎连生活的勇气也没了，她总是认为她肯定要死了。当然！老这样想就会死。你怎么不鼓励鼓励她？不说服她活下去呢？”

“这是你的事情，孩子，你是她丈夫，如果你不能激起她活下去的愿望，谁还能办得到呢？问题很清楚，糟糕的不是她的身体虚弱和失血过多，糟糕的是她只想到自己要死。你瞧，她连孩子也厌烦了。她几乎不过问家中的事情。”

事实上，可怜的罗莎像生活在梦中一样，经常头晕目眩，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

一天下午，她把妹妹单独叫来，抓着她的手，用一丝烤人

的微弱气息对她说：

“唉，图拉，我要死了，无可挽回地要死去了。我把我的孩子留给你，他们是我的心头肉；也把拉米罗留给你，他就像是我的另一个孩子。请相信我，他是另一个孩子，是个任性的大孩子，不过他很好，非常好。他没有惹我生过一回气。我把他们全留给你了，图拉。”

“放心吧，罗莎，我知道我的责任。”

“责任……责任……”

“是的，我知道我的爱。只要我还活着，你的孩子是不会缺少母爱的。”

“谢谢，图拉，谢谢。这正是我的愿望。”

“你只管相信好了。”

“这就是说，我的孩子，我的心头肉，不会有继母了？”

“你说这个干什么，罗莎？”

“因为拉米罗还想结婚……这是自然的……他还很年轻……我知道他没有女人不能生活，我知道……那你……”

“你想说什么？”

“那你就做他的妻子吧，图拉。”

“我没有说过这话，罗莎。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说谎，哪怕是出于同情。我没有说要是没有了你我将跟他结婚；我只是说你的孩子们不会没有母亲……”

“不，你对我说过，他们不会有继母！”

“是的，不错，他们不会有继母！”

“要是这样，你就只能跟我的拉米罗结婚。哎，我可不是妒忌，不是。如果他一定要结婚，就跟你结吧！让他属于你吧。也

许……”

“他为什么一定要再结婚呢？”

“唉，图拉，你不了解男人！你不了解我丈夫……”

“对，我的确不了解他。”

“我可了解他！”

“谁知道……”

可怜的病人昏迷了。

过了一会儿，她呼唤她丈夫。她丈夫从房间里出来时，面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死神在罗莎和拉米罗家中的角状石上磨着他的钐刀。当年轻的母亲的生命像一串水珠儿一样一滴接一滴消逝的时候，必须去找一位新奶妈为小不点喂奶，因为他也饿得疲惫不堪了。赫特鲁迪丝让她姐姐昏睡，自己东奔西走为她的小外甥寻找慈悲的奶妈。

为了不让他饿得哭叫，她让他叼着个空奶瓶。

“那个奶妈呢？”

“她明天才能来。”

“我说，图拉，”拉米罗说。

“别管我！别管我！到你妻子的身边去，她随时都可能死去！去吧，你的位置在那里，让我和孩子留在这儿！”

“可是，图拉……”

“听见吗，别管我。去守着她，看着她死，让她在你的怀里死去。去吧！别管我！”

拉米罗走了。她抱起不住地哭闹的小外甥，走进一个房间关上门，掏出她的一个干瘦的乳房，一位姑娘的乳房。整个乳

房像发烧似地颤动着，随着心房的跳动颤动着——右边的乳房。她把这只乳房的奶头放在孩子苍白的玫瑰花似的小嘴上。他用苍白的嘴唇使劲吸着干奶头，哭叫得更厉害了。

“真是奇迹，圣母马利亚！”赫特鲁迪丝含着眼泪叫道。“真是奇迹，谁也不知道这件事，谁也不知道！”

她像发疯似的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时响起一阵脚步声。随后好像有人想推门。她把乳房塞进去，盖住它，擦干了眼泪去开门。是拉米罗。他对她说：

“她死了！”

“但愿上帝接她进天堂。现在，拉米罗，快来照看这些孩子吧。”

“照看孩子？你……你……要是没有你……”

“好了。我告诉你，现在来照看孩子！”

七

现在，拉米罗已经成了鳏夫，他毫不怀疑，他曾经多么爱他的妻子罗莎。他的安慰之一，也是他最大的安慰，就是躲在夫妻二人曾经那么相爱的卧室里重温他的婚后生活。

最初是恋爱。那种恋爱虽然为时不长，缓慢而平静，但罗莎似乎总是对他遮掩着内心的一切，好像他有时有她，有时又

没有她，或者使他觉得直到她完全地、整个地属于他后他才能了解她。那种恋爱既谨慎又严肃，是在赫特鲁迪丝的注视下进行的。她是他们的全部灵魂。拉米罗在自己的脑海里温习着。他清楚地记得，他孩子的姨妈赫特鲁迪丝的在场如何限制着他，使他感到不安，在她面前他不敢开一句未婚夫妻间应该开的玩笑，而只能小心谨慎地讲话。

后来是婚礼和头几个月的陶醉和蜜月。罗莎渐渐向他敞开了心灵。但是她的心灵是那么纯朴，那么透明，拉米罗突然明白，她没有遮掩，也没有隐藏什么。因为他妻子襟怀坦白，仿佛把心捧在手上，像供品一样奉献给他；她还把灵魂之窗向世界打开，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大自然的怀抱，就像野外的玫瑰和天上的云雀。罗莎的灵魂同时也像是她妹妹的灵魂的反映和太阳光下的流水——她妹妹的灵魂就是这种流水的封闭的源泉。

终于在一个早晨，拉米罗眼睛上的鳞片脱落了，目光纯净了，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内心。罗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她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但是她具有幽居的和温和的女人的全部最温柔的魅力；她像每日的面包，家制的普通面包，而不像那种用混浊的果汁做的稀奇食品。她那播种安宁的目光，她的微笑，她的举止，是一种镇定、平静和温驯的情绪的体现。在沉默的温顺默默地用眼睛吸收和贮存阳光然后放射出来化作安宁方面，他的可怜妻子有点像植物；在用来不断地、时时刻刻地从日常的公共生活内部汲取液汁的那种不外露的却是强大的力量和打开她那芳香的花冠时表现出来的柔和而自然的态度方面，她也像一棵植物。

他想起了多少往事啊！例如那些游戏：可怜的罗莎从他手里逃脱，他在家里到处追逐她，追上她后他便像得到战利品一样久久地、紧紧地吻她的嘴；他用双手捧着她的脸，默默地从她的眼睛里察看她的灵魂，特别是当他把耳朵贴在她的胸前，双手抱着她的腰身，谛听她的心房平静地跳动时对她说的话：“安静点，让它说！”

这时，赫特鲁迪丝来了。她面孔严肃，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流露着一种克制着的情感。她好像对他们说：“你们这两个孩子，看不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玩夫妻游戏，这可不是准备养育子女的方式，因为结婚是为成家，是要夫妻为上天生儿育女！”这是他们第一位的重要想法。因为一个月、两个月、若干个月过去了，他们发现连爱情之果的影子也没有。“赫特鲁迪丝说对了吗？”他想，“他们真的只是玩夫妻游戏，虽然全心全意地相信责任但并不喜欢合理的爱情结出的幸福之果吗？”但是那时更使他感到讨厌的是——现在他记得很清楚——别人的想法。可能有人认为他和别人相比不像个男子汉，因为他不能生孩子。任何一个愚蠢、怯懦、体弱多病的男人能够干的事情，他为什么不能干，而且干得更好呢？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希望他妻子在他们结婚恰好九个月后生产。此外，有孩子还是没孩子，还应取决于——当时他想——夫妻之间亲热的程度是强是弱，尽管有的夫妻彼此如漆似胶，但是并没有结果；有的夫妻同房时完全凭运气，孩子便一大群。但是——这一点他确实记得一清二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编造了一套理论，这就是：有一种爱情是表面的、有意识的、有头脑的，可能表现得十分热烈，但是没有生育能力；还有一种爱情是实质

性的、克制的，甚至培养爱情的双方都设法不让对方了解自己，但这是一种心灵与肉体全部结合的爱情，所以总是富有生育能力。他不是很爱罗莎，罗莎也很爱他吗？现在他记得那时他是如何试图揭示她的秘密，当时他在夜晚的黑暗和寂静中热烈地吻她，一次又一次对着她的耳朵悄悄地问她：“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罗莎？”，她浑身酥软地回答着：“爱、爱、爱。”那是一种发疯，一种愚蠢的发疯。一看见赫特鲁迪丝走进来冷静而严肃地望着周围，他不禁为自己的发疯感到羞愧。当他得知有了儿子后，他就不那么疯狂了，因为他们的爱情已结出成熟的果实。他的感受是强烈的、异乎寻常的……他胜利了！就在这时，真正的爱情由于这第一个儿子的出世而产生了。

爱情，是的。爱情？什么爱情？关于爱情，所有那些描写爱情但缺乏爱情、大谈爱情并竭力激发其读者的爱情的作家们知道什么呢？关于爱情，文学的苦役犯们又知道什么呢？爱情？不是爱情，更确切地说是亲热。爱情这种东西——拉米罗现在想——总散发着书本的气息。只有在剧本和小说里能听到“我爱你”，而在真切的生活中听到的是亲密的“我喜欢你”和更亲密的沉默。爱情？不，连亲热也不是，而是某种无名的东西，为了避免同生活本身混为一谈而避而不提。多数爱情歌颂者对爱情的了解，就像含糊其词地读简短热切的祈祷词、囫圇吞枣地念九日祭祈祷书和狼吞虎咽地诵玫瑰经的人对祈祷的了解。不，祈祷既不是在这样那样的时刻、在偏僻而隐蔽的地方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对待的东西，也不是许愿似地、一心一意地、天天想着上帝做一切事情的方式。祈祷应该是吃饭，饮水，散步，消遣，读书，写作，交谈，甚至睡觉。整个祈祷和我们

的生活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无声的“变成你的意志吧”，是接连不断的“愿你的王国降临人间”，既不是宣讲，也不是思考，而是体会。有一次拉米罗就是这样听见一位被称为祈祷大师的可敬的宗教圣人祈祷的，后来他自己也是这样把它运用于爱情的。因为他这个怀念他的妻子、眷恋他的妻子的人现在清楚地看到她离开他走了，她已经同日常生活的惯常行为融合在一起，他曾经在家庭生活的千百件微不足道的琐事中感觉到她的存在，她就像他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而只有在感到痛苦的窒息的时候即空气缺乏之时，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现在拉米罗正在感到窒息，他刚刚变成鳏夫的痛苦使他明白了他过去亲身经历的爱情的全部力量。

是的，在结婚之初，他克制着自己的欲望。如果她的肉体不灼烧他，使他激动，使他的心房猛烈地跳动，他是不会跟她肉体贴着肉体的，因为她还不是真正而完全地属于他。但是后来，当他把手放在她那赤裸的肉体上时，就仿佛把手放在自己的身上一样，他感到非常平静。同样，如果她的手被人砍伤，他也会觉得像自己的手被砍伤一样疼痛。难道他在内心深处感受不到罗莎分娩的痛苦吗？

当看到她痛苦地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感到愉快时，他明白了为什么爱情比生死更有力量，并且能够抑制生者与死者的不和；为什么爱情能够使生者死，使死者生；为什么他现在能感觉到罗莎的死，自己的生命也正在死去。后来，当他看到小嘴像刚要开放的花朵似的孩子还安静地熟睡时，他看到了化做活生生的肉体的爱情。就在他俯身在摇篮上欣赏他的儿子时，他把孩子的母亲拉到了身边。看到儿子在梦中颤动着

小嘴微笑，他便吻了罗莎那花冠般鲜嫩的嘴唇和她那宁静的源泉——眼睛。然后伸出两个手指对她说：“再生一次吧，生两个，两个！……”她说：“不、不，不能再多了，一个，只能生一个！”接着微微一笑。他说：“两个，生两个。我做梦都盼望我们生个双胞胎，一对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当她怀孕后，他经常不断这样说：“瞧你的肚子鼓鼓的，多大啊！我的话准说对了，起码是两个！”“一个，最后一个，够了！”她笑着回答。第二个孩子落地了，是个女孩，就是图利塔。当罗莎从昏迷中醒过来时，他像奖赏她一样久久地用力吻着她的嘴说：“你干得好，小可怜儿！”而作为生与死的胜利者的罗莎，只是用她那平静而温和的眼睛微微一笑。

可是她还是死了！尽管似乎难以置信，但是她确实死了。最后诀别的可怕下午到了，赫特鲁迪丝一面照看快要饿死的可怜婴儿，一面准备着无用的药品，整理床铺，鼓励病人，安慰大家。罗莎躺在曾经养育过三个小生命的床上，讲话吃力，浑身疲惫，用手抓着她丈夫——孩子的父亲的手望着他，就像航行者渐渐消失于无边的大海上时回头遥望即将隐没在天边的海角——一长条故乡的陆地。在她窒息的危险时刻，她的眼睛从永生的边缘望着她丈夫的眼睛。那种目光似乎在提出一个绝望而崇高的问题，仿佛在即将出海永不返回故土的时刻询问生命所包含的意义。那种平静而痛苦、痛苦而又平静的目光好像说：“你，你，你是我的生命；你，你，你和我一起把新的生命带到世上来；你，你，你让我生了三个孩子；你，我的男人，请告诉我：这是，这是怎么回事？”那是一个悲痛的下午。在间歇的时刻，罗莎把拉米罗那双颤抖的手攥在手里，用她那疲劳

而浮肿的眼睛盯着拉米罗的眼睛，悲伤地微笑着；然后把目光转向还在摇篮里安睡的婴儿，用眼睛，有时用微弱的声音说：“不，不要叫醒他！让他睡吧，小可怜儿！让他睡吧……让他睡个够，让他睡吧！”最危急的时刻，升天的时刻到了。她仿佛在永远黑暗的矿井口上悬挂着一样，紧紧地抓着他，她的男人的手。他脚跟不稳，觉得要被拖不去了。她真想用手指甲把喉咙抓开，惊恐地望着他，用眼睛向他乞求空气；然后她用眼睛望着他的心灵深处，松开他的手，倒在了她曾经孕育和分娩过三个孩子的床上。拉米罗不知所措，全身瘫软，仿佛淹没在没有尽头、永远醒不过来的梦中，心灵似乎已死。婴儿却仍在熟睡。赫特鲁迪丝抱着小女孩走过来，把她姐姐的眼睛合上，稍微给她收拾了一下，然后走过去为婴儿盖好，吻了她一下，把吻疲倦的罗莎那尚且有一丝生气的前额时带来的热量传递给她。

但是罗莎难道死了吗？她真的死了吗？她能抛下拉米罗死去吗？不。在夜晚，如今变得凄凉的夜晚，他独自睡在那张有生有死有爱的床上，身旁感觉到她呼吸的节奏和她的温热，尽管心中感到痛苦和空虚。他伸出手去摸床铺的另一半，有时紧紧地抓着它。更糟糕的是，当他躲在房间里开始想她时，脑海里总是出现书中的事情，书中写的爱情故事，而不是生活中所有的亲热的情景。使他感到沮丧的是，那种强有力的情感，他生命中的生命和他心灵中的精气，在他脑中只凝结成了抽象的苦思冥想。他的痛苦化成了精神，就是说，变成了他的理智。当赫特鲁迪丝进来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的肉体，虽然是轻飘飘的。

那个呼唤“爸爸”的清脆的声音使他从这一切中惊醒。她，

那个不朽的死者，就躺在那里。然后那个同样的声音又叫道：“妈妈！”赫特鲁迪丝用严肃而甜密的声音回答：“孩子！”

不。罗莎，他的罗莎，没有死，也不可能死；她躺在那里，跟从前一样充满生命力，并且向周围散发着生机。她不能死。

八

在罗莎最后一次生产和最后一次患病期间，赫特鲁迪丝搬到姐姐家来住了。有一天，她对姐夫说：

“喂，我要搬家。”

拉米罗的心脏不禁冬冬地跳起来。

“是的，”她又说，“我必须过来和你们住在一起，好照看孩子们。再说，也不能让那个怪僻的奶妈单独在这里。”

“愿上帝报答你，图拉。”

“别叫我图拉，我早对你讲过了。你只能叫我赫特鲁迪丝。”

“有什么关系呢？”

“你别管。”

“哎，赫特鲁迪丝……”

“好了，我得去看看奶妈在干什么。”

她一直不知疲倦地监视着奶妈，不准她在孩子的父亲面前给孩子喂奶，还斥责她奶孩子时乳房露得太多，欠谨慎，败风俗。

“没有必要把乳房这么露着，你的奶水多不多从孩子长的情况能够看出来。”

拉米罗心里痛苦，赫特鲁迪丝感觉到了。

“可怜的罗莎！”他不断这么说。

“现在最可怜的是孩子们，应该为他们着想……”

“不够，这还不够。我几乎不能休息，特别是夜里，我感到很孤单，整夜都睡不着。”

“晚饭后出去走走嘛，就像不久前那样。直到觉得困了再回来。要养成犯困才躺下睡的习惯。”

“可是我感到空虚。”

“有这些孩子还空虚？”

“可罗莎是不可代替的。”

“这我相信……尽管你们男人……”

“我一直不相信我竟这么爱她……”

“我们的感觉总是这样的。我对舅舅是这样，对我姐姐，你的罗莎也是这样。直到她死去我也还是不知道我是那么爱她。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尽心照看你的孩子，你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应该把对死者的爱化为对生者的爱。”

“难道不应该用对生者的爱去爱死者吗？”

“别钻牛角尖了。”

早晨，等拉米罗起床后，赫特鲁迪丝走进他的房间，把阳台的窗扇完全敞开，同时对自己说：“散散男人的气味。”然后

竭力避免单独碰见她姐夫。为了做到这一点，她总是带着一个孩子走。她坐在去世的姐姐经常坐的那把扶手软椅上，望着孩子们玩耍。

“因为我是男孩子，你不过是个女孩子。”有一天她听见拉米林用嘶哑的嗓子对小妹妹说。

“拉米林，拉米林，”她对他说，“你说的什么？你现在就这么粗暴，开始当男子汉了吗？”

有一天，拉米罗把她叫去，对她说：

“我发现了你的秘密，赫特鲁迪丝。”

“什么秘密？”

“你跟我表弟里卡多的关系。”

“噢——噢，是的，不错。他老缠着我，找我的麻烦，不让我安静，终于不欢而散。”

“你真是守口如瓶……”

“干吗要张扬呢？”

“你还有秘密。”

“是什么？”

“你跟他分手了。”

“这也不错。”

“他把你的信给我看了。”

“什么？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干。我甩了他算对了：他毕竟是个男人！”

拉米罗的确看过一封赫特鲁迪丝给里卡多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里卡多：

你想象不到，自可怜的罗莎死后我过的是什麼日子。近日来真是可怕极了。我不断地祈求圣母和圣子赐我力量，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你想不到，我对你说这些话时我是多么痛苦。但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不能结婚。我姐姐仍然在另一个世界上央求我不要丢下她的孩子，要我做他们的母亲。既然我有这些孩子需要照看，我就不应该结婚了。原谅我吧，里卡多，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请好好考虑，我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这样做我是很痛苦的，因为我知道我有一天会爱你的，特别是因为我知道你喜欢我，知道因此你会感到难过。为你带来这样的痛苦，我从心底里感到抱歉。不过，你是个好人，你会理解我的责任和我做此决定的原因的，你一定能找到另一个女人，她不会像我这样承担着神圣的义务，和我相比她能够使你得到更大的幸福。再见，里卡多，祝你幸福，愿你也能使别人幸福。请你相信，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你。

赫特鲁迪丝敬上

“现在，”拉米罗又说，“尽管这样，里卡多还是想看见你。”

“难道我藏起来了吗？”

“没有，但是……”

“告诉他，他什么时候想见我，就到我们这个家里来了。”

“我们的家，赫特鲁迪丝，我们的……”

“不错，我们的，和我们的孩子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别说这个！”她说着站起身。

第二天，里卡多来了。

“哎，看在上帝份上，图拉。”

“不要再提这个了，不能挽回了。”

“不，看在上帝份上。”他声音都破碎了。

“要做个男子汉，里卡多，要坚强起来！”

“可他们有父亲……”

“不够，他们没有母亲……就是说，我要做他们的母亲。”

“他可以再结婚嘛。”

“他再结婚？即使这样我也要把孩子带走……他们的母亲躺在灵床的时候，我已答应不为孩子们找继母。”

“要是你做他们的继母哪，图拉？”

“什么？我？”

“是你。你跟他，跟拉米罗结婚。”

“决不可能！”

“我不过是这样想。”

“我说了，这决不可能。我不能冒风险，让我的几个，就是说，我生的几个孩子，来削弱我对这些孩子的爱。要更多的孩子吗？绝对不行。要把孩子抚养好，这些孩子足够了。”

“那你不能让任何人相信，图拉，你是为了抚养孩子才搬到这儿来住的。”

“我不想说服任何人相信任何事。至于你，我对你说清楚就够了。”

他们永远分手了。

“谈得怎么样？”后来拉米罗问。

“我跟他吹了。没有别的选择。”

“那你自由了……”

“我过去自由，现在自由，直到死也是自由的。”

“赫特鲁迪丝……赫特鲁迪丝……”他用颤抖的声音恳求她。

“我跟他分手是因为，我对你讲过，因为我对你的孩子，对罗莎的孩子，负有责任……”

“也是你的孩子……你不是说过吗？”

“不错，也是我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

“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告诉你，我不能跟你结婚，更不能跟别人。”

“更不能？”他诚恳地对她说。

“是的，更不能。”

“那你怎么没去当修女？”

“我不喜欢别人指挥我。”

“你要是进了修道院，一定能当院长，最高领导。”

“我更不喜欢指挥别人。拉米林！……”

听见叫声，孩子跑来了。姨妈牵着他：“走，咱们去玩捉迷藏，可有趣啦！”

“我说，图拉……”

“我说过了，”为了对他说话，她牵着孩子的手走到他面前，对着他的耳朵说，“别叫我图拉，在孩子们面前更不能叫。他们可以这么叫，你不可以。要尊重孩子。”

“我怎么不尊重他们了？”

“在孩子们面前不可以这样暴露你的天性……”

“可他们并不懂。”

“孩子们什么都懂，比我们还明白。他们的记忆力很强。即使现在不明白，明天他们就会明白。孩子们看到或听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落在他们心灵中的一粒种子，将来会发芽、开花、结果的。好了，到此为止吧！”

九

一种痛苦不安、内心充满斗争的生活在这个家庭里开始了。她保护着孩子们，总是让他们在她面前，也总是劝拉米罗出去散心。但是他却竭力地向孩子们表示亲热，一味地对他们讲他们的母亲，他们那个可怜的母亲。他还把小女儿搂在怀里，当着姨妈的面拼命地亲她。

“不要这样，拉米罗，不要这样对待她。这样只能叫孩子感到讨厌。这是不自然的。请原谅我这样对你说。你让她叫我姨妈，不叫我妈妈，这很对，但是不要这样对待她。你要克制自己。”

“难道我不可以从孩子身上得到安慰吗？”

“可以，孩子，可以。但首先要好好教育他们。”

“要是这样呢？”

“过多的亲吻和吃过多的好东西，他们的体质会变弱的。而且，要当心，孩子们会猜想……”

“那我有什么过错……”

“难道对孩子们来说还有比这个家更好的家吗？他们有家，有真正的家，有父亲母亲。这是一个干净的、纯洁的家，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在这个家的任何地方活动，没有一扇门对他们关闭，这个家里没有任何秘密。你还知足吗？”

但是拉米罗还是想方设法接近她，甚至碰碰她。有一次，她不得不在进餐时对他说明：

“别这样看我，孩子们会看见的。”

晚上，她总是让孩子们为罗莎妈妈，他们亲爱的妈妈祈祷，好让上帝接她进天堂。一天晚上，做过祈祷后发现父亲在场，她便又说：

“孩子们，现在也为爸爸念一遍天主经和万福马利亚祷词。”

“可是爸爸还没死呀，图拉妈妈。”

“没关系，他会死的……”

“你也会这样。”

“不错。那就也为我念一遍天主经和万福马利亚祷词。”

等孩子们睡下后，她又回到姐夫面前，冷冷地对他说：

“你不可以这样。如果你还不克制自己，我就离开这个家，哪怕在天堂的罗莎不原谅我。”

“可问题是……”

“我说话算话。我不希望你哪怕只是用目光玷污这个如此

纯洁、如此有利于培育你的孩子们的心灵的家。你要记住罗莎。”

“不过，你认为我们这些男人是什么做的？”

“是肉做的，但很愚蠢。”

“那么你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事吗？”

“什么意思？”她那平静的脸突然变色。

“既然你不是他们的母亲（实际上已经是），那你有权利总让你的影子跟着我吗？你斥责我，可在这个家里你无所不在，到处是你的火热的眼睛、你的说话声和你那充满活力的肉体的魅力。这一切难道是合情合理的吗？”

赫特鲁迪丝满脸绯红，低下了头，一声不响，心房却在冬冬地跳。

“这是谁的过错呢？你说呀！”

“你说得对，拉米罗。可是，如果我离开这儿，他们会叫我的，因为他们喜欢我……”

“他们不喜欢我，”父亲痛苦地说。

“因为我不像你那样吻他们，也不惹他们讨厌。我吻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我的吻更纯洁，是专门献给他们的……”

“那么，到底是谁的过错呢？”

“好吧，一年后再说，我们等一年看看。请给我一年的时间，让我清楚地想想，你也清楚地想想自己，那时你会信服的。”

“一年……一年……”

“你觉得长吗？”

“那一年后呢？”

“到那时……我们再看……”

“再看……再看……”

“我不能做更多的许诺。”

“如果在这一年……”

“什么？如果在这一年你干什么愚蠢的事……”

“什么叫愚蠢的事？”

“爱上另一个女人，重新结婚。”

“这事……绝对不会！”

“保证下得太早了吧！”

“这事……绝对不会！”

“哼！男人都这么发誓……”

“万一发生这样的事，那该怪谁呢？”

“怪谁？”

“是的，怪谁！”

“这只能说明……”

“什么？”

“说明你过去不爱，现在也不爱罗莎；她却是那么爱你，就是做了寡妇她也爱你……”

“不，它说明的是另一个问题，不是……”

“哎，别说了。拉米林！来，拉米林！来，快跑。”

争论就这样结束了。

她继续进行着对外甥们的教育工作。

她不想让小女孩过多地学针线活什么的。“教他们干女人的活？”她说，“不，不能教她们干这个。一个女人的本分是培养男人和女人，不是给他们衣服穿。”

一天，拉米林讲了一句在街上学来的下流话，他父亲走过来训斥他。赫特鲁迪丝打断他的话，低声对他说：“不，别管他，装作没听见得了。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环境，即使为了惩罚他也不应该在这儿谈。”

有一次，她听见人们谈论一个女人，那女人当了处女去给神像穿衣服。她插了一句说：“还不如去美化孩子们的心灵！”

“图利塔是我的情人，”有一次拉米林说。

“别胡说，图利塔是你姐姐。”

“她不能做情人和姐姐吗？”

“不。”

“什么叫做姐姐？”

“做姐姐？做姐姐就是……”

“在一个家里住，”小女孩接着说。

有一天，小女孩哭着走来，伸着一个被蜂子蜇的手指头。姨妈一下子就想到用口吮能够把毒汁吸出来，因为她在书上读到过，有人也对某些被蛇咬的病人这样做过。随后，孩子们，还有他们的父亲，向马蜂宣战，对它们穷追猛打，要把飞到花园来的马蜂全都杀死。

“不，这可不行！”赫特鲁迪丝叫道，“谁也不能碰它们。”

“为什么？为了蜜吗？”拉米罗问。

“我说了，谁也不能碰它们。”

“可是它们不是母蜂，赫特鲁迪丝。”

“我知道，我很清楚。我在你的一本书里读到过，我知道什么叫蜜蜂，我读到过。我知道这是些什么蜂，蜇人的是什么蜂，酿蜜的是什么蜂；我知道哪个是蜂王，也知道哪些是雄蜂。”

“我们这些男人就是雄蜂。”

“当然！”

“瞧着吧，我要参预政治了，我将被推为省议员候选人。”

“真的吗？”赫特鲁迪丝问，掩饰不住她的兴奋心情。

“你这么高兴？”

“凡是你高兴的事我都高兴。”

“还差十一个月，赫特鲁迪丝……”

“干什么？选举吗？”

“是的，选举！”

十

在赫特鲁迪丝那关闭的心灵中，的确有一场加勒内狂风^①在爆发。为了某种更急迫、更亲密、更切身的东西，某种有如她的精神骨骼之骨髓的东西，她的脑海同她的心斗争，她的心和脑海二者联合起来同她斗争。

当拉米罗不在家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便抱起他和罗莎的儿子拉米林——她管他叫“我的儿子”——，紧紧把他搂在她那处女的怀里。她的心充满了痛苦，不安地跳动着。有时

^① 英吉利海峡一带的西北风。

她还走到曾是她姐姐、现在仍然是她姐姐的遗像前，默默地瞅着，仿佛在问她是不是真心希望她，赫特鲁迪丝，代替她在拉米罗身边的位置。“不错，你对我说过，我可以做你男人的妻子，他的另一个妻子，”她对自己说。“但是你不能这样想，不，你不能这样想……在你的情况下，至少我不这样想，也不能这样想……让他找另一个女人？不！不能找另一个！我死后也不行！我姐姐死后也不行！……不能有另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女人……不，你不能这样想。你不会愿意在他，在你男人，在孩子们的父亲和我之间存在另一个女人的影子……你不能这样想！因为当他在我身边，靠近我，挨着我时，谁不会说他在想另一个女人呢？我就只能成为一种回忆了……这比另一个女人的回忆更不幸！不，你要求于我的是阻止你的孩子们有继母，我一定这样做！要是我跟拉米罗结婚，不仅把心灵，也把我的肉体给了他，那就不能阻止了，因为到那时我就成了继母了。我要是生了我的孩子，我的骨肉，就更不用说了……”想到这亲生的骨肉，赫特鲁迪丝心灵中的骨髓不禁神圣而恐惧地跳动起来。她已经是个成熟的母亲，不过还只是精神上的母亲。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在她那庄重的卧室里，面对着圣母的偶像哭了。她边哭边自言自语：“你腹中的果实……”

她一把将拉米林搂在怀里，他便问道：

“你怎么哭了，妈妈？”她曾经教他这样叫她。

“我没哭。”

“是的，你哭了……”

“那你看见我哭了吗？”

“没有，我觉得你在哭……你还在哭……”

“因为我想起了你母亲。”

“你不是说你就是我母亲吗？”

“不错，不过我指的是另一个，罗莎妈妈。”

“啊，对！死去的那个……爸爸那个……”

“是的，爸爸那个！”

“那爸爸为什么对我们说不能叫你妈妈，只能叫你姨妈，图拉姨妈？为什么你叫我们喊你妈妈，不喊你姨妈，图拉姨妈呢？……”

“爸爸这样对你们说过？”

“是的，他对我们说，你还不是我们的妈妈，现在还只是我们的姨妈。”

“还不是？”

“是的，他对我们说，你还不是我们的妈妈，不过，将来会是的……不错，再过几个月，你就是我们的妈妈了……”

赫特鲁迪丝心想：“到那时我将成为你们的继母。”但是她没有敢把这个有罪的想法告诉孩子。

“哎，得了，别想这些事了，我的儿子……”

拉米罗回来后，她把他叫到一旁，严肃地对他说：

“别对孩子讲那些事。不要对他说我还只是他的姨妈，图拉姨妈，说什么我会成为他的妈妈。这会把他带坏，会使他睁大眼睛看到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如果你想通过他对我施加影响，如果你这样做是为了感动我……”

“你对我讲过，你要考虑一段时间……”

“不错，你要是为了这个，你就得想想你让你的儿子扮演

的角色，这种角色……”

“够了，住口吧！”

“我可以住口，但你吓不倒我。你想想罗莎，回想回想她吧！那是你的第一次爱情！……”

“图拉！”

“够了。你不要为你的孩子找继母，他们有母亲。”

十一

“这得去乡村。”赫特鲁迪丝想，随即对拉米罗说，应该让孩子们到海边一个山村去避暑，山要耸立海滨，村要坐落山头。拉米罗找了个地方，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是他可以找到棋友下三人棋，因为她同样不愿意勉强他老是和孩子们在一起。而对赫特鲁迪丝来说，这却是一种可怕的孤独。

在那里，赫特鲁迪丝和拉米罗两个大人和三个孩子：拉米林、罗西塔和埃尔维拉，每天都在山上散步，在野草莓丛中眺望大海。即使在那个谁也不认识——就是说更不会有人认识——他们的山村，赫特鲁迪丝也不敢单独跟她姐夫去散步。他们走到一个地方，看到路边有一段树干躺在那里，像粗糙的长凳似的可以坐人，二人便面对大海坐下来，让孩子们在附近，在尽可能近的地方玩耍。有一次，拉米罗想和赫特鲁迪丝坐在

地上的野草上，她却回答说：

“不，坐在地上不行！我不能坐在地上，尤其是土地上，在孩子们面前跟你坐在一起更不能……”

“可地上很干净……有草……”

“告诉你了，我不能这样坐！不能，姿势不舒服！……不舒服会更糟！”

他们坐在那段木头上，望着大海，谈着千百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是拉米罗一把话题转到按照默契彼此都禁止谈的事情上去，赫特鲁迪丝便呼唤“拉米林！”、“罗西塔！”或“埃尔维拉！”，对他们谈大海。她的话伴随着不远的海浪声传入拉米罗的耳朵，就仿佛歌词模糊的催眠曲。赫特鲁迪丝是在为拉米罗的激情催眠，使它平息。此刻她几乎从来不看她，只是望着大海。但是在海上，她望见了以神秘的方式反射着的他的目光。纯洁的大海把他们的目光和心灵连接起来。

他们有时还去森林，去欧栗林。在那里，她必须更留心地看管他，看管他和孩子们。在那里，她也碰到一根倒在地上的、可以坐的树干。

她想使他习惯过一种纯洁的农村生活，使他在野外的光亮和空气下感到困倦后去睡，让他谛听着外面的蟋蟀的叽叽声入睡，睡觉时不做梦，早晨让雄鸡的歌声和农民与水手的忙碌声唤醒。

每天早晨他们都下山到小海滩上去，在那里组成一个小小的夏令营。光着脚的孩子们洗过澡后，开心地用双脚拦住沙滩上的一条细小的水流，让它改道。而那条水流并不固定，怎么样都能够顺着沙滩流入大海。有时拉米罗也参加孩子们的

这种游戏。

但是，赫特鲁迪丝开始担心了。她发现自己的谨慎安排并没有用处。拉米罗常常不去跟他的棋友们下三人棋，却似乎比以前更加热中寻觅同小姨子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他们住的小房子酷似流浪的吉卜赛人的帐篷。乡野不但不能平息拉米罗的热情、渴望，看来好像更加激发了他的热情。赫特鲁迪丝本人开始感到不安了。在那样的乡村、树林和山沟里，生活方式更没有遮掩。此外还有那些家畜，人们不但饲养它们，而且和它们住在一起。看到她的小外甥们依然喜欢那种有害的游戏，赫特鲁迪丝感到非常痛苦。不行，乡村不利于纯洁孩子们的心灵。那里的纯洁只是举目眺望面前的大海。即使大海……海风吹来也像针扎。

“你看，多美啊！”一天黄昏日落时，他们面对大海坐着，赫特鲁迪丝赞叹道。

那是一轮白中透红的满月，像颤动的荒野上的巨型的花朵从海浪中升了起来。

“为什么诗人们那么喜欢歌唱月亮？”拉米罗说，“为什么说月光是浪漫的，是属于情人们的？”

“我不清楚，不过，我突然想到，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永远上不去的唯一的陆地——因为它是没法攀登的。太阳却不是这样，太阳是不能接近的；我们喜欢沐浴它的光辉，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不能居住的，在太阳上会被烧死。但在月亮上，我们相信能够平安地生活，那里永远是黄昏，没有暴风雨，因为我们看不见它有什么变化；不过我们感到那里是不可能到达的……它是不可触犯的……”

“而且它总是把一面朝着我们……它的面孔是那么忧伤，那么严肃——但我不是说永远如此——，因为它渐渐地被遮挡住，完全变黑了。有时它就像一把镰刀……”

“是的，”赫特鲁迪丝说这话时似乎继续在进行着自己的思考，并没有听到同伴的话，尽管并非这样，“它总是露给我们同一张面孔，因为它是永恒的、忠诚的。我们不知道另一面怎么样，另一张面孔怎么样……”

“这样它就显得更神秘了。”

“可能……很可能……我是说，有人很想到月亮上去……想去看看另一面如何……想见识和勘察一下它的另一张面孔……”

“另一面是黑暗的……”

“黑暗的？我看不会！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面是明亮的，另一面可能是黑暗的。但是，也许我不太了解这些现象，也许在新月时这一面完全是黑暗的，另一面便是明亮的，是另一边的满月……”

“为了谁？”

“什么为了谁？……”

“不错，当另一面发亮的时候……为了谁呢？”

“为了天空，就足够了。难道上帝创造了月亮只是为了夜晚为我们地球上的人照明吗？为了让我们讲这些蠢话吗？”

“不过，请听我说，图拉……”

“罗西塔！”

她不让他评论月亮的不可及和圆缺现象。

当她对他说“该回城了”的时候，他马上就同意了。在乡

村,在山和海之间的那段时间,对她的初衷是毫无意义的。“我想错了,”他也对自己这么说,“她去这儿比在家里还自信。在这儿,在山上,在树林里,她好像把嘴封上了,大海仿佛是她们的盾牌。在这里,她像月亮一样不可触犯,而透过阳光飘来的带咸味的空气却使血液燃烧……她使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她的领域,好像她有什么担心,她总是保持着警惕,据说她睡不着觉……”她却这样对自己说:“不,纯洁不属于乡村;纯洁属于禅房,属于修道院和城市;纯洁只有在那些聚集在严密管制、与世隔绝的房子里的人们中间才能发展;城市就是修道院,就是孤独人的修道院;而在这里,土地,人们几乎躺在上面的土地,却把人们连接在一起,家畜则是天堂的另一类蛇……得回城市去,回城市去!”

她的修道院,她的家,在城市里;她的禅房,在家中。在那里,她会更好地让她姐夫平静下来。她心想:“唉!要是能够把圣特雷莎^①在一封信里——赫特鲁迪丝读过许多圣特雷莎的书——关于她姐夫、堂娜胡安娜·德·阿乌马达的丈夫堂胡安·德·奥瓦列讲的这句话讲给他听的话:“在对待事情上,他太天真了……”怎样使他也变得天真些呢?

① 圣特雷莎(1515—1582),西班牙神秘主义女诗人和著名修女。

十二

赫特鲁迪丝终于不能忍受她的孤独心情，便决定去找阿尔瓦雷斯神父诉说。他是她的忏悔牧师，却不是她的精神指导者。因为这个女人总是讨厌他人指引，特别是男人。她的道德行为准则、她的自信心和宗教信仰，是通过从周围听到的和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形成的。不过，她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她那个可怜的舅舅，纯朴的神父堂普里米蒂沃把她姐妹俩抚养大，教她学习基督教义问答，根据马索的解释讲给她们听。他总是对他所崇拜的外甥女图拉的智力怀着深切的敬佩。“你倘若当修女，”他常常对她说，“一定会成为另一位圣特雷莎……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呀，孩子！……”他还对她说过：“图利娅，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一点异端邪说的味道。哼！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因为你的守护天使不可能使你产生左道邪说，但是我感到你的话好像是……天晓得！……”她笑着回答他说：“是的，舅舅，我想的这些事情是愚蠢的。既然你说我的话有异端邪说的味道，那我就再也不这样想了。”然而，是谁竖立了思想的障碍呢？

赫特鲁迪丝总感到孤单。就是说，她的孤单是她需要别人帮助，而不是别人需要她帮助，那样她就不感到孤单了。她就

像一个拖儿带女的孤女。她可以为她周围的人当手杖。但是如果她的双腿软弱，她的头脑不能使她牢牢地站在路上，她的心脏开始颤抖和衰弱，谁来搀扶她呢？谁来做她的手杖呢？因为她这个如此充满感情、充满热情、充满母性的女人，并不为没有后代而感到遗憾。“这不是值得骄傲的吗？”她对自己说。

她终于不能忍受这种孤单处境了，所以她便决定把她的痛苦告诉阿尔瓦雷斯神父。她对他讲述了拉米罗的要求和打算，甚至也讲了他对孩子说的还不能叫她妈妈的话，以及她想维护那个家庭的纯洁的理由和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男人而甘愿保守贞节以便更有利地抚育罗莎的孩子们的原因。

“不过，我认为你姐夫的想法是很合理的，”善良的神父反驳说。

“现在不是谈我姐夫的问题，神父，是谈我的事。我相信他不会也到你这儿寻求支持……”

“不会的，孩子，不会的！”

“据说可以在忏悔室里举行婚礼，你们当神父的喜欢当媒人……”

“孩子，现在我只能对你说，你姐夫虽已丧偶，但年轻力壮，他想重新结婚是很自然的。他要为他的孩子再找一个母亲，更是自然的……”

“再找一个？他有一个了！”

“是的，但是……如果这一个走掉……”

“走掉？我吗？我会像孩子们的亲生母亲那样对那些孩子尽我的责任。”

“以后人们会说闲话的。”

“让人们说去吧，神父。我已经对你讲了，我一点也不在乎……”

“你这样做不正是为了这个，为了别人说闲话吗？你要仔细想一想，考虑考虑，这当中是不是包含着针对别人的忧虑，向舆论挑战的意思……”

“如果是这样，又如何呢？”

“那就是罪孽了。不管怎么说，问题不在这儿。”

“问题在哪儿呢？”

“问题在于你是不是爱他。问题在这儿。你爱他还是不爱他？”

“像对丈夫那样……我不爱！”

“那么，你讨厌他？”

“讨厌他……不！”

“当他对你去世的姐姐说话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对你说话……”

“神父！神父！”她痛苦地叫道。

“是的，必须这样看问题……”

“神父，这不是罪孽！”

“可现在你应该听取我的忠告，我的劝告……是的，是罪孽，可能是罪孽……其中也许还包含着某些昔日的忌妒……”

“神父！”

“必须认真考虑这一点。也许你还没有原谅他。”

“神父，我已经说过了，我爱他，只是不是作为丈夫爱他。我爱他就像爱一个兄弟，比对一个兄弟还爱，就像爱我的儿子的父亲，因为他的这些孩子就是我最最心爱的儿子，我一心一

意所爱的儿子。不过，作为丈夫，我不爱他。我不能取代我姐姐在他床上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意也不应该给我的儿子们当继母……”

“继母？”

“是的，继母。我要是跟他结婚，跟我心爱的儿子的父亲结婚，就等于给这些孩子当了继母。如果我同他有了亲生的儿子，就更是这样了。这事，现在……是绝对不行的！”

“现在……”

“是的。现在我有我心爱的儿子……我的儿子……”

“不过，你要为他着想，为你姐夫着想，为他的处境着想……”

“为他着想？……”

“正是！你不同情他吗？”

“是的，我同情他。所以我才帮助他，支持他，他就像我的另一个儿子。”

“你帮助他……支持他……”

“是的，我帮助他，支持他当个好父亲……”

“当好父亲……当好父亲……可是，他是个男人……”

“我是个女人！”

“他是弱者……”

“我是强者吗？”

“你比强者还要强。”

“比强者还要强？比强女人还要强吗？”

“因为你这样的强者，我的孩子，有时会变得严厉、残酷，对他无情，非常无情。你不能像对丈夫那样爱他吗？那有什么

关系！要和一个男人结婚，是不能对人无情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常常就是为了同情，为了不让他孤独，为了拯救他，为了拯救他的灵魂……”

“可是我没有使他孤独……”

“不，不，你让他感到孤独了。我相信，无需我讲得更清楚，你会明白的……”

“是的，是的，我会明白，但是我不愿意明白，因为他并不孤独，孤独的是我！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总是我一个人……”

“不过，你已经知道，‘与其受煎熬，不如快结婚’……”

“可是我没有受煎熬……”

“你不是抱怨自己孤独吗？”

“我的孤独并不是受煎熬。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孤独，神父。不，不是那一种。我不觉得是受煎熬……”

“要是他受煎熬呢？”

“他可以通过关心和疼爱儿子得到安慰。”

“好的。不过，你要理解我的意思。”

“我很理解。”

“倘若不理解，我还可以更明白地告诉你，你姐夫可能有危险，如果危险降临他头上，你是有责任的。”

“我？”

“当然！”

“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是男人……”

“你刚才说过，你跟你姐夫结婚的担心之一是害怕跟他有孩子，不是吗？”

“不错，要是我们有了孩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就成了我姐姐留给我的孩子的继母了。”

“但是成立家庭并不只是为了生孩子。”

“为了办婚事，让结婚的人幸福，让他们为上帝抚养孩子。”

“让结婚的人幸福……你懂了？”

“差不多……”

“让他们幸福地生活，解脱罪孽。”

“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好的，我告诉你，这是一种对付性欲的办法。”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喂，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慌乱？”

“什么叫对付性欲的办法？家庭还是女人？”

“两个人……女人和男人……”

“啊，不，神父，不，不行！我不能被人用来对付任何东西！怎么能把我当工具用呢？对付那种事情的……工具！不，我认为自己比这个更重要……”

“但是问题是……”

“不，绝对不行。如果他跟我姐姐没孩子，也许我可以跟他结婚生孩子，跟他生孩子……但是你说的工具？对付那个？要我当工具？不行！”

“他在向你姐姐求婚以前，向你求过婚吗？……”

“向我？以前？他认识我们的时候吗？不必再谈下去了，神父，彼此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我发现，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你不懂我的话，我也不懂你的话。”

说完她便在忏悔室前站起来。她行动很困难，双腿跪得疼极了。不但主要关节疼痛，她觉得孤独的心情也更加强烈了。“不，他不理解我，”她对自己说，“他不理解我，毕竟他是个男人！不过，我理解自己吗？我自己理解自己吗？我到底爱拉米罗还是不爱呢？这不是傲气吗？这不是白鼬那种孤独的痛苦心情吗？它由于害怕把自己的皮毛弄脏，不肯跳下泥塘打救它的同伴。不知道，我不知道……”

十三

赫特鲁迪丝突然发现她姐夫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保守着某种秘密，行动小心、谨慎，经常外出。但是，尽管他长时间不在家里，他的举动并不能骗过她的眼睛。经过耐心、机智的观察，她终于看出拉米罗和女佣人双双经常亲密地暗递秋波。

女佣人曼努埃拉是个由孤儿院抚养大的姑娘，年方十九，体弱多病，面色苍白，温驯、顺从，寡言少语，几乎总是面带愁容，但是眼睛里却闪烁着热烈的光芒。不知为何，她在赫特鲁迪丝面前总是发抖，见了她就叫“太太”。可是拉米罗却要她叫“小姐”。

“不，就这样叫吧，叫太太，不要叫小姐……”

总的看来，女佣人好像挺怕她，在她面前显得羞怯或胆

怯。对孩子们，她也总是躲着，很少跟他们讲话。孩子们对她却既不冷也不热，甚至有时候拿她的说话方式取笑她，弄得她面红耳赤。“真奇怪，”赫特鲁迪丝想，“无论怎么她也不愿意走……这个丫头就像只母猫。”甚至她发现她可能隐瞒着什么。

一天，她终于碰见这个可怜的姑娘从拉米罗少爷——不错，对他，她是这么称呼的——的房间里出来，她满脸通红，喘着粗气。两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女佣人低下了眼睛。

又一天，拉米林来找他的姨妈，问道：

“你说，图拉姨妈，曼努埃拉也是我们的姐姐吗？”

“我对你讲过了，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兄弟姐妹。”

“是的，不过，像我们这样的……我们住在一起呀……”

“不。她虽然住在这儿，但这儿不是她的家……”

“那她的家呢？”

“她的家？不要打听这个。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看见爸爸去吻她……”

那天晚上，赫特鲁迪丝让孩子们睡下后，对拉米罗说：

“我们得谈谈。”

“还差八个月哪……”

“八个月？”

“四个月前你不是定了一年的期限吗？”

“咳，我不是要谈这个，是谈一件更严肃的事情。”

“更严肃的？”

“是的，更严肃的。是关于你的儿子，关于你教育孩子的好方式，关于那个可怜的孤儿女佣人。我认为，她太过分了。”

“如果是这样，那么是谁的过错呢？”

“你还这样提问题？难道你想把责任加到我头上吗？”

“当然！”

“那好，拉米罗：让一年的期限见鬼去吧，什么期限也没有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现在我不能住在这儿了。不管法律怎么规定，我得把孩子带走，就是让他们跟我走。”

“难道你疯了吗，赫特鲁迪丝？”

“是你疯了。”

“那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要么我在这儿，要么她在这儿；要么我走，要么把那个女佣人赶走。”

随后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我不能把她赶走，赫特鲁迪丝，不能把她赶走。叫她到哪里去呢？再回孤儿院吗？”

“可以去别的人家干活。”

“我不能把她赶走，赫特鲁迪丝，我不能把他赶走。”拉米罗哭了起来。

“唉，可怜的人啊！”她低声说，把手放在他手上。“真叫人难过。”

“现在呢？嗯？现在该怎么办呢？”

“是的，你叫我感到遗憾……我什么也不能顾了……”

“赫特鲁迪丝！图拉！”

“可你刚才说，你不能把她赶走……”

“不错，我不能把她赶走。”他再次垂下了头。

“那为什么呢？是她不能一个人走吗？”

“是的，她不能一个人走。”

“那八个月的期限呢，嗯？”

“我不好，图拉，是我不好！”

“不，是她，那个孤女，那个没家的孤儿不好。”

“对，对。”

“不过，你不用这么难过，拉米罗，问题不难解决……”

“解决？不难？”他鼓起勇气看了看她的脸。

“是的，跟她结婚。”

这句简单的话比他受到电击还难以忍受。

“让我结婚！让我跟女佣人结婚！跟一个从孤儿院出来的姑娘结婚？你竟会对我说这种话！”

“为什么不能呢！今天我是你的孩子的真正母亲。”

“要我给他们找继母？”

“不，不是这样？我将留在这儿继续做他们的母亲。你可以和她结婚，生新儿子，你做父亲，她做母亲。她有权利做母亲，有责任做母亲，她对她的儿子和儿子的父亲有权利。”

“可是，赫特鲁迪丝……”

“照我的话办，跟她结婚吧。罗莎也这样对你说，是的。”她那平静而悦耳的声音像钟声一样回响着。“你妻子罗莎通过我的口对你说，‘你跟那个孤女结婚吧。’曼努埃拉！”她呼唤女佣人。

“太太！”一个声音传来，仿佛呻吟声。那个可怜的姑娘蹲在厨房的灶前，听到了他们的全部谈话，但没有动。她又喊了她一声。她又回答一声：“太太！”但是仍然没有动。

“要是你不过来，我就去把你拉过来。”

“看在上帝份上！”拉米罗求她说。

姑娘用双手掩着流着泪水的脸走过来了。

“把手拿下来，看着我们。”

“不，太太，不！”

“是的，看着我们。这是你的男主人拉米罗，他为对你做的蠢事请你原谅。”

“我应该请求他原谅，也请求你……”

“不，他请你原谅，他要跟你结婚。”

“不，太太！”曼努埃拉叫道。拉米罗也同时叫着：“不，赫特鲁迪丝！”

“我说了，他要跟你结婚。这也是罗莎的愿望。不能丢下你不管，因为你已经……不是吗？”

“我想是的，太太。不过我……”

“你不要哭，也不要发誓。我知道不是你的错儿……”

“但还能够挽回……”

“你很清楚，曼努埃拉，”拉米罗说，“我从来也没想过抛弃你……我会给你安排事做的。”

“是的，太太，我很满意……”

“不，你不应该对你想说的事感到满意。更恰当地说，拉米罗不能对此感到满意。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对吗？”

“对，太太。”

“那么你的儿子就不应该也在孤儿院长大。他有权利有父亲，有自己的父亲，而且一定会有有的。现在你去吧……回你的房间吧。”

当只剩下拉米罗和赫特鲁迪丝时，赫特鲁迪丝说：

“我看你一分钟也不会犹豫吧……”

“可是你做这种安排简直是发疯，赫特鲁迪丝！”

“发疯？你可能认为比发疯还糟，简直是卑鄙。”

“你至少该跟阿尔瓦雷斯神父商量一下呀！”

“我不需要跟他商量，我跟罗莎商量过了。”

“但是她对你说的是不要给她的孩子们找继母……”

“她的孩子？也是你的！”

“好，是，我们的孩子……”

“我不是给他们找继母。我将仍然是他们的，我们的孩子们的母亲。但是那姑娘的儿子的……”

“没有人会妨碍你做母亲……”

“有人，就是你，倘若你不跟她结婚的话。你不跟她结婚，我就不能做母亲。”

“可是她……”

“什么？因为她不认识她母亲，你就不让她做应该做的人吗？”

“不过请你注意这个姑娘……”

“应该注意的是你……”

“你这是发疯……发疯……”

“以前你干的事才是发疯。现在你该想想，要是该做的你不做，你的丑事我可要张扬了，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的。”

“赫特鲁迪丝！”

“跟她结婚吧，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十四

自拉米罗同曼努埃拉结婚后，他的家中便充满不愉快的气氛。曼努埃拉更加像女佣人，赫特鲁迪丝也比任何时候更像女管家。她总是竭力阻止新婚夫妇接近孩子们，尽一切可能不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亲密地住在一起。但是她必须另外找一名女佣人，并把事情向孩子们讲清楚。

然而，怎样向孩子们解释原来的女佣人和他们坐在一起同桌进餐呢？而这种安排是赫特鲁迪丝要求做的。

“看在上帝份上，太太，”曼努埃拉恳求说，“这样坐，太难为情了……你看，我多难为情……非让我和先生、太太，尤其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不可……还要我用‘你’称呼先生……这怎么行哪！”

“你愿意怎样称呼他都行。你虽然害怕这些孩子，但还是得让他们知道你是这个家庭的成员。现在，你俩已经成了正式夫妻，孩子们不会再撞见你们偷偷地拥抱接吻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地在房间里相爱了。在以前，你们想躲开他们，反倒被他们看见。”

曼努埃拉怀孕后行动非常不便，她那孱弱的骨架难以承受她那怀胎的躯体。赫特鲁迪丝告诉她，她的体态不同常人，

别叫孩子们看出来。

拉米罗温顺地生活在无可奈何的绝望中，对赫特鲁迪丝的意志比任何时候都更顺从。

“是、是，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他说。“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只是……”

“后悔了？”

“对结婚不后悔！对不情愿的再婚，的确感到后悔！”

“现在不是想这件事的时候。要振作起来！”

“是，只要你愿意，图拉！”

“我给了你一年期限，你好好遵守了吗？”

“即使我像你希望的那样遵守，到头来又怎么样呢？你又没有对我许什么诺言。”

“我对你许不许诺言，都一个样。不，也许还要坏。像我们这样，对你许下某种诺言，把我们的结局推迟一下，恐怕更糟。”

“那么，如果我像你希望的那样遵守这个期限，请告诉我：你会做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图拉……不知道……”

“是的，我不知道。告诉你，我真不知道。”

“那你的感情……”

“现在你关心关心你的妻子吧，你让她怀了孕，不知道她是不是受得了。她那么弱，真可怜！她怕得要命……她仍然害怕做你的妻子和你家的主妇。”

当危险的分娩到来的时候，赫特鲁迪丝再一次像她姐姐

分娩时那样表现了奋不顾身的精神。然后她抱起孩子，一个瘦弱不堪的婴儿，用毯子包好，送到他父亲面前。

“这是你的儿子，拉米罗，这是你的儿子。”

“可怜的孩子！”拉米罗叹道，看到眼前这个活生生的、病态的小肉团，觉得心里在流泪。

“这是你儿子，又一个儿子……我们家新添的一个儿子。”

“我们家？也是你的？”

“不错，也是我的。我不让那几个孩子有继母，对这个孩子来说，我也不会像继母那样对待他。”

她这样说，是表明她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

“你是圣女，赫特鲁迪丝，”拉米罗对她说。“不过，你是个造就罪人的圣女。”

“你别这么说。我是个有罪过的女人，我在努力造就圣人。把你的儿子，把你和你妻子，造就成圣人。”

“我妻子！”

“是的，你妻子。她是你儿子的母亲，你为什么对她不冷不热的，像个包袱？”

“那你希望我怎样呢？要我爱她吗？”

“你勾引她的时候，难道不是爱她的吗？”

“爱谁？爱她？”

“我知道，我早知道你不爱她。但是她值得你爱……”

“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差得太远了，她算什么！”

“不，拉米罗，不。她好得多，比你想象的好得多。你还不了解她。”

“她不过是个女奴。”

“很可能，不过，你应该解放她……那个可怜的女人胆子小……生来就胆小……你利用了她的恐惧心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干……”

“你们男人就是如此，不知道你们干的是什麼，也不知道动脑筋。做事情总是不假思索。”

“更糟的是想了多少遍，都不照办……”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没什么，没什么……”

“你肯定认为我只会思考，对吗？”

“不，我没这个意思。”

“是的，你认为我不过是思想……”

十五

可怜的孤女、女仆曼努埃拉又怀孕了。拉米罗感到非常恼火。

“好像一个人有了那些孩子还不够……”他说。

“你叫我怎么办哪！”不幸的曼努埃拉叫道。

“不管怎么说，你是愿意这样，”赫特鲁迪丝下结论似地对拉米罗说。

后来，赫特鲁迪丝又单独斥责了拉米罗对待他妻子的那

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这一次，他妻子承受着比前一次更大的痛苦。

“我为这个可怜的姑娘担心，”堂胡安医生在经过仔细的诊断后预言说。

“你看她有危险吗？”赫特鲁迪丝问。

“这个不幸的姑娘病情很重，肺结核已到晚期，也许能够支撑到生产，因为大自然是非常英明的……”

“大自然，不！是圣母，堂胡安！”赫特鲁迪丝打断他的话说。

“好，你说的对。像往常一样，我拜倒在你的高见之下。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大自然也好，圣母也好，对我反正都一样……”

“不，圣母是慈悲……”

“好吧，那就让大自然、圣母、慈悲等等，保佑处在不幸中的母亲，让她坚持到把新的生灵生下来。那个无辜的小生命对这个不幸的未来母亲来说，是抵抗死神的盾牌。”

“那然后呢？”

“然后？可能你得一个人抚养他们，你自己当他们的奶妈，当然将会多一个。现在你有四个，将来你就负担五个了。”

“负担上帝赐给我的一切孩子。”

“可能，我不说一定，拉米罗不久就再次获得自由了。”堂胡安用他那两只小眼睛注视着赫特鲁迪丝。

“他准备第三次结婚，”赫特鲁迪丝说，装作不懂他的话。

“那真是太勇敢了！”

“你所以还是个鳏夫，没有后代的鳏夫，就是因为你没有

一点勇气。”

“哼，堂娜赫特鲁迪丝，我要是说你的话！”

“你给我闭嘴吧！”

“好，我闭嘴。”

他抓住她的手，握了一会儿，又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了她几下，叹了口气说：

“每个男人都是一个世界，赫特鲁迪丝。”

“每个女人都是一个月亮，对不对，堂胡安？”

赫特鲁迪丝心想：“这个男人在向我表示柏拉图式的爱情。”

当大家在为不幸的曼努埃拉担心，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她身上的时候，拉米罗突然倒在了床上。诊断表明，他显然是患了肺病。可怜的曼努埃拉被吓呆了。

“我来管吧，曼努埃拉，”赫特鲁迪丝对她说。“你要当心，留神怀着的孩子。不要非照顾你丈夫不可。不然，你的病情会加重的……”

“可是我应该……”

“你应该当心你的……”

“那我丈夫，不是我的吗？”

“不，现在不是。现在你的儿子是你的，他快出生了。”

拉米罗的病情愈来愈重了。

“我担心会引起心脏并发症，”堂胡安说。“他的心脏很弱。当然，是由于抑郁和痛苦！”

“那么，他会死吗，堂胡安？”赫特鲁迪丝问，心里感到很不安。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救救他吧，胡安，救救他吧，不管怎样……”

“我还不想救他吗！”

“唉，多不幸，多么不幸啊！”赫特鲁迪丝倒在椅子上，昏过去了。这是她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就这样抛下四个孩子，”等赫特鲁迪丝醒过来后医生说，“的确很可怕。什么，四个？很可能是五个。还要抛下一个不幸的寡妇！”

“这倒没什么，堂胡安。一切有我哪，有我足够了。真是不幸，真是不幸！”

医生临走时想：“很明显，这个小姨子应该早就想到让她姐夫重新得到自由。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甚至好几个世界。不过，她是个多好的女人啊！一个真正的女人！她太坚强了！太精明了！多美的眼睛！多标致的身段！像一团火一样灼人！”

一天下午，拉米罗的高烧退了些，心情比较平静，便把赫特鲁迪丝叫到面前，恳求她把房门关上，对她说：

“我要死了，图拉，难免一死了。我觉得心脏不愿意跳动了。虽然什么针都打了，我还是会死的……”

“你别这么想，拉米罗。”

但是，她也相信他要死了。

“我要死了，图拉，该把全部的真情告诉你了。是你让我跟罗沙结的婚。”

“因为你下不了决心，一拖再拖……”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的，我知道，拉米罗。”

“最初，我看到你们，看到你们姐妹俩时，我只注意到罗莎。但我是从远处看她的。等接近你们，开始和你们来往后，我却只看到了你，因为你是我从近处看到的唯一的女人。从远处看，她使你暗淡无光；而从近处看，你使她暗淡无光。”

“别这样说我姐姐，你的孩子们的母亲。”

“不，我的孩子的母亲是你，你，你。”

“现在别想别的，想你的妻子罗莎吧。”

“我很快就要和她在一起了，对吗？”

“天晓得！……应该想怎样活下去，为你的孩子着想……”

“我的孩子们有你在哪，你是他们的母亲。”

“还应该为曼努埃拉，可怜的曼努埃拉着想……”

“那个期限，图拉，那个该死的期限……”

赫特鲁迪丝的双眼里涌满了泪水。

“图拉！”拉米罗哀求着，伸出了双手。

“是的，拉米罗，是的！”赫特鲁迪丝哭叫着扑在他身上，抱住他。

两个人的嘴吻在了一起，啜泣着。

“你原谅我吗，图拉？”

“不，拉米罗，你应该原谅我。”

“我？”

“是你！有一次你谈到造就罪人的圣人。也许我对美德有一种冷漠无情的想法。但是当初你追求我姐姐的时候，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此外，我还要向你说句心里话：男人，所有的男人，包括你，拉米罗，包括你，总是叫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男人

都是野人。孩子们不然。但是男人……我总是躲着他们……”

“你说的对，图拉。”

“你现在休息吧，这么激动对你不好。”

她把他的双手掖进毯子，给他盖好，像对孩子一样在他的额上吻了一下——此刻对她来说，他就是一个孩子——，离开了房间。但是，当她独自走在路上时想道：“他要是痊愈康复了呢？死不了呢？现在我们之间的秘密终于公开了吗？那不幸的曼努埃拉怎么办？一旦如此，我就得离开这个家！到哪儿去呢？要是曼努埃拉死了，他重新独身生活呢？”

随后她去看曼努埃拉，发现她极度虚弱。

第二天，她把孩子们带到已经奄奄一息的父亲床前，把他们一个个抱到床上去吻父亲。然后，曼努埃拉由赫特鲁迪丝搀着走来，看到濒死的丈夫后顿时昏了过去。不得不把她拉走，让她躺下。过了一会儿，拉米罗抓住赫特鲁迪丝的一只手，又抓住她的另一只手，低声说：“永别了，我的图拉！”说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死了。她，图拉姨妈，悲痛地哭了，把心中的泪水洒在了她的孩子的父亲，她的不幸的拉米罗的尸体上。

十六

在家里，只有掌管一切的赫特鲁迪丝心情沉重，精神不振。因为孩子们还不懂得发生的事情。成了寡妇的曼努埃拉也几乎不知道，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用她的全部生命和勇气为保护腹中的另一条生命而斗争，同时又像一头受伤的野兽那样不住地哀叫着，但愿早些死去。赫特鲁迪丝做好了一切准备。

她把拉米罗的眼睛合上，一面自言自语：“他还在望着我吗？……”像对待她舅舅那样，她用布把他裹起来，事先还在他死时穿着的衣服上套上一件长衣。然后，由于长时间的疲劳和岁月的折磨，她感到疲惫极了，便把自己的嘴放在拉米罗那冰冷的嘴上休息了一会儿，同时回顾了他们的一生，也是她的一生。当那些孩子中有一个孩子，就是那个最小的、曼努埃拉的儿子哭声迫使她离开死者并转身去抱他、哄他和抚爱他时，曼努埃拉已经垂危。

“我要死了，太太，这一次我实在受不住了。这次生产得把我的命搭上。”

果然是这样。

她生了个女孩，但是流了血。女孩生下时浑身也是血。赫

特鲁迪丝不得不忍着那些血，特别是那种黑色的血块子使她恶心。在忍受这种恶心时，她总要进行一场痛苦的思想斗争。她姐姐罗莎在死前有一次呕吐的时候，她惊恐万状地跑开了。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完全是因为她感到恶心。

曼努埃拉两眼盯着赫特鲁迪丝的眼睛死去了。死前她仿佛看到有几个模糊的人影在孤儿院的阴影里徘徊。

“你不用为你的孩子们担心，”在她闭上眼睛前，赫特鲁迪丝曾对她说。“我一定活到他们长大成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我不会抛弃他们兄妹的。我更要关心这个刚出世的女孩。这个小可怜儿！她让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一定做她的母亲和父亲。”

“谢谢！谢谢！谢谢！上帝保佑你！你是个圣女！”

她想吻她的手，但是赫特鲁迪丝向她俯下身去，吻了她的额头，又把自己的面颊凑到她的嘴上让她吻。曼努埃拉像背诵小时候学的功课似的重复着那几句表示感谢的话。然后便像生活过那样，像一头温和的、有耐性的牲口那样，更像一件用具那样，死去了。

对于目睹过三个人死亡的赫特鲁迪丝来说，曼努埃拉这种自然而然的死亡深深地刻在了她的心灵中。她相信正是在这样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谜的含义。无论是她舅舅的死、她姐姐的死，还是拉米罗的死，都没有在她的心灵中央穿过如此深的孔。她的死，仿佛证明了那三位亲人的死，仿佛同时让她看清楚了他们三人的死。

在独自思索的时候，她心想：“那几个亲人死去了。是他们把这个害死的！……是他们把她害死的！……是我们把她害

死的！不是我害死了她是谁呢？不是我把她带到这种危难境地的吗？然而，这个可怜的女人生活过吗？她能够生活吗？难道她出生了吗？如果她曾是个弃婴，难道她的死不是一种归宿吗？她的结婚不也是这样吗？在永恒的轮回中不是我们推动她进入天堂的孤儿院的吗？在那里她不同样是个孤女吗？”但是，更使她感到痛苦的是烦扰着她的这种顽固的想法：“罗莎把她接到自己身边和拉米罗身边，在阴间认识她时将是什么心情。她的舅舅，那个抚养她们的好心的神父，完成了他在人间的使命，以他的存在保护了她们的成长；她姐姐罗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享受了人生，留下了她希望得到的儿子；拉米罗……拉米罗？是的，拉米罗也渡到了彼岸，尽管是背对着为他指引方向的星星划船到达的。他虽然忍受了痛苦，但是他的忍受是高尚的。他犯下了罪孽，但是他弥补了罪过。然而这个可怜的女人，她没有忍受痛苦，也没有犯下罪孽，而是别人对她犯了罪过。到死还是个孤女！……夏娃死时也是个孤女……”赫特鲁迪丝想着。然后又想：“不，夏娃有上帝做父亲！那母亲呢？夏娃不认识母亲……这就是所谓的原罪！……夏娃是作为人类的孤儿死的！”夏娃使她想起了她不久前刚刚读过的《创世记》的故事：上帝如何从鼻孔给人吹入生命的气息，又如何想象通过同样的办法把人的生命剥夺。随后她又想：这个不懂得人生意義的可怜孤女的生命是被上帝的一吻夺走的：上帝把他那看不见的、合起来形成蓝天的无限的嘴唇放在不幸的姑娘那由于死去而发青的嘴唇上，就这样把她的气息吸走了。

如今，赫特鲁迪丝必须抚养她的五个孩子。为了最小的女

孩，她还得同奶妈们争吵。

最大的拉米林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相貌和举止几无区别。他姨妈从他小时候起，就竭力抑制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她感到对她损害最大的拉米罗的特征和倾向。“我必须提高警惕，”赫特鲁迪丝想，“防备着有一天男性，更确切地说是雄性，在他身上醒来。我还必须教育他冷静而谨慎地进行他的选择。”糟糕的是，她的身体不怎么健康，她的工作进行得很困难，甚至感到痛苦。

她必须带着所有的孩子生活下去，教育他们崇爱他们已故的父母。

那么曼努埃拉的孩子呢？“他们也是我的孩子，”赫特鲁迪丝想，“他们是我的，就像其他孩子——我姐姐的孩子——是我的一样，而且比他们更是我的。因为这些孩子是我的罪孽带来的。我的罪孽？更确切地说，不是他的吗？不，是我的罪孽。他们是我的罪孽带来的孩子！是的，是我的罪孽带来的！可怜的姑娘！”

她特别关心的是最小的女孩。

十七

赫特鲁迪丝对堂胡安的暗示感到恼火。这个医生常常来

为孩子们看病，还趁她患病的时候找借口来看她，但他并不清楚她患的什么病。有一天，她告诉他，她准备换一个医生。

“为什么要换医生，赫特鲁迪丝？”

“因为很清楚，我发现你的举止很奇怪，我担心你在迷恋一个未老先衰的女人。我们需要一个头脑清醒的男人当医生。”

“很好。时候到了，你得允许我把话说明白。”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堂胡安。不过你要明白，这是你在这个家里最后一次讲话。”

“天晓得！……”

“快说吧。”

“我是个鳏夫，没有孩子，这你知道，赫特鲁迪丝。我喜欢孩子。”

“那你再找个女人得了。”

“我正想这样做。”

“啊！你要我给你出主意吗？”

“不仅是出主意。”

“要我给你找个新娘？”

“我是医生，这你知道。我不但没有我妻子——她本是个寡妇——的孩子，连结婚后她给我生的孩子也死了。至今我还在为那个小可怜儿掉泪！所以我知道，确实知道，百分之百地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儿子了，我不能有了。当然，我不会因此而认为我比其他任何一个男人差。你明白我的话吗，赫特鲁迪丝？”

“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堂胡安。”

“干脆说吧，我相信这些孩子，你的这些外甥，也许还有另外那两个……”

“这一些和那两个都一样是我的外甥，更确切地说，是我的儿子。”

“哦，对。我相信你的这些儿子——因为你这么叫——有一个父亲是合适的，而这个父亲生活比较宽裕，甚至还算有钱。”

“就这些吗？”

“是的，我认为他们是需要父亲的。”

“天上的圣父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堂胡安。”

“你作为母亲就是圣母的代表，不是吗？”

“这是你的看法，堂胡安，并且是在这个家里最后一次谈的。”

“这么说？……”

“你的全部故事就是觉得需要有儿子，但是又不可能有……我理解得对吗，堂胡安？”

“对极了。当然，这最后一点要取决于你我二人。”

“我并没有妨碍你结婚。告诉你，你的故事不能使我相信你是想收养儿子，因为这对你来说很好办，你也不是想结婚，而是为了找我，即使我独自一人，只有我们，没有孩子，也行。我理解得对吗，堂胡安？你懂我的话吗？”

“当然，赫特鲁迪丝，即使你独自一人，只要你愿意，我也一样跟你结婚。这没问题！因为我是很爽快的，很爽快的。是你的魅力吸引了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想办法收养儿子，哪怕到孤儿院里去领。因为我早就发现，你跟我一样，非

常喜欢孩子，需要孩子，寻找孩子，宠爱孩子。”

“但是，堂胡安，无论你还是别人，谁也没有看到我过去和现在不能教育孩子，谁也不能断言我不能生孩子。你走吧，不要再登我家的门槛。”

“为什么，赫特鲁迪丝？”

“为了你这头猪！”

他们就这样永远分手了。

但是，在这样把他轰走之后，她心里觉得那个男人既可怜又渺小，即渺小又可怜。“我那样对待他不是太无情了吗？”她想，“他激怒了我，这是事实。他的目光比他的话对我伤害还大。但是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他。那个可怜的人看来是需要有个办法，但不是他找的那种办法，而是另一种更勇敢、更彻底的办法。”但是当她得知堂胡安已经找到办法时，便想到他所寻找的是不是真的是家庭的温暖，尽管她产生了另一种使她感到更为愤怒的怀疑。“哼！”她心想，“他需要的原来是一个女管家，一个侍候他、为他铺床叠被、为他做饭……的女人。更糟，这比当工具更糟，还糟！一个女人，不是当工具便是当牛马，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都当！这些男人！……不是废物就是懒汉！还说什么基督教拯救了我们的命运，女人们的命运！”想到这里，她记起了她的好舅舅，于是画着十字说：“不，我不能再想他了！……”

但是谁能制止那种咀嚼邪念之果的想法呢？“归根结底，虽然有了个马格达莱娜^①，基督教仍然是男人们的宗教，”赫

^① 被耶稣改变好的女教徒。

特鲁迪丝想道。“圣父、圣子和圣灵，不都是男性吗！……”但是，圣母呢？圣母的宗教不过是“你是主的女仆，要用你的话装扮成我”和要他的儿子为婚礼备酒，那种使人陶醉和兴奋的酒，能使人忘记痛苦，以便让儿子对她说：“我跟你什么相干呢，女人？我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他叫她女人，而不叫母亲……赫特鲁迪丝又一次画十字，这一次她真的发抖了。因为守护她的魔鬼——她这样认为——在对她私语：“他终归是男人！”

十八

后来的几年过得平平静静。生活舒适、安逸，没有什么缺憾。无需依靠他人的生活，使这个家充满和平安静的精神光辉。拉米罗和他的两个有血有肉的妻子依然生活在这里，他们用比以前温和的态度统治着这个家。在以前，他们一呼吸就使人感到他们无所不在。三个人给赫特鲁迪丝留下了用来锻烧这个家庭的灰泥。赫特鲁迪丝继续向孩子们提起他们。“瞧，你母亲在看着你哪！”“瞧，你父亲在看着你哪！”这是她挂在嘴边的两句对孩子们的训戒。已故先辈的肖像支配着这三个人的家庭。

但是孩子们已经把他们忘记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只存

在于图拉妈妈的言语中。孩子们一向管她叫妈妈。大孩子拉米林的直接记忆逐渐消失和溶合在他从姨妈口里听到的关于父母的往事中。对他来说，父母已经变成姨妈的一种创造。

使赫特鲁迪丝更为操心的，是避免孩子们产生存在差别，有两个母亲，彼此只是半个兄弟等想法。但是，她不能够避免。最初她感到痛苦，总想对他们说：罗莎和曼努埃拉两个母亲跟她本人一样，是所有的孩子的母亲。但是她发现这种含糊的说法不可能维持很久。特别是那种对真实情况的偏爱，在她是不可能抑制的。所以，她最后还是放弃了那种想法。

由于在她身上对真象的偏爱和对纯洁的热爱融合在一起，所以她讨厌那些试图欺骗天真的孩子们的流行故事，比如说，他们是被人从巴黎带到这儿来的，是在那里买的。“竟然愿意花钱去买傻瓜！”有这么一个孩子说。他本来就有好几个兄弟，有人告诉他，他父母很快就将为他的一位小朋友买一个小弟弟来。赫特鲁迪丝心想：“有人竟喜欢说那种无用的谎话。”随后又想：“所有的谎言至少都是无益的。”

“我听说我是我父亲的一个女佣人的儿子，我妈妈是我哥哥的的妈妈的女佣人。”一天，曼努埃拉的儿子回家来这样说。姨妈在所有的孩子面前用十分严肃的口吻回答他说：

“你们都是兄弟，都是同一个父亲和同一个母亲——就是我——的儿子。”

“你不是说我们有过另一个母亲吗，妈妈？”

“你们是有过一个，不过，现在我是你们的母亲，这你们知道。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但是，她不能够避免流露她的偏心。这就是对老大即长子

拉米林和最小的女孩曼诺利塔的宠爱。拉米林出生时，他父亲由于必须在两姐妹中做出选择，更确切地说是必须执行赫特鲁迪丝的命令接受罗莎而导致的内心创伤尚未愈合。而曼诺利塔是那么苍白和脆弱，就像一棵玫瑰的幼芽，使人担心会过早地遇到寒冷或炎热而枯萎。

拉米林的声音十分平静，十分顺从，只是带着一种刮风似的古怪的咝咝声，就像赫特鲁迪丝常听见从自己的肺腑某个角落发出来的那种声音——一听到这种声音，她就在额上和胸前画十字，因为她不能把耳朵堵起来不听来自最深处的声音。拉米林那种古怪的咝咝声告诉她，他母亲生他的时候，他梦想的母亲与其说是罗莎，不如说是她，是赫特鲁迪丝。

曼诺利塔是曼努埃拉死前生下的女儿。赫特鲁迪丝想，如果她不下决心让拉米罗再婚，那一次不逼迫他赎罪和尊重他的受害者可怜的曼努埃拉，苍白而脆弱的玫瑰幼芽就不会活在世上了。

对她来说，扶养她是多么艰难啊！因为拉米罗和曼努埃拉的第一个儿子是由母亲哺育的。她总是像一头牛那么温驯。同时由于天生的本能，她从来也不愿意拒绝哺育他，尽管他体弱。但是赫特鲁迪丝不得不同她男人，同她丈夫争吵。因为拉米罗看到他妻子那么瘦弱，竭力为他的儿子找个保姆。是赫特鲁迪丝迫使他同曼努埃拉结了婚，她坚决地认为，必须由母亲本人来哺育儿子。“任何奶也不如母亲的奶，”她强调说。姐夫反驳她说：“不错，但是她身体太弱，她和孩子都会有危险。”专横的管家赫特鲁迪丝毫不留情地反驳说：“这是借口和废话！一个女人能够得到补养，总能够哺育孩子。再说，还有上天的

助佑。至于孩子，我再对你说一遍，最好的奶是母亲的奶，只要它没有毒。”然后她放低声音又说：“我相信是你使你妻子的血染上了毒。”拉米罗不得不屈服。

他们的争吵终于在这样一天结束：拉米罗发现他的新妻子昏过去了。在这种新情况下，为了让孩子离开他们，专断的赫特鲁迪丝把他拉到一边说：“哎，你太固执了！谁都会相信孩子是妨碍你的……”

“孩子怎么会妨碍我呢？……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我可明白！”

“你没解释……”

“要我解释吗？……你记得你庄园的看守人帕斯夸龙那个野蛮人的表现吗？”

“什么？就是我们所议论的他对儿子的死所抱的麻木不仁的态度吗？……”

“是的。”

“那这事跟那个有什么关系？看在上帝份上，图拉！”

“那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深深地刺激了我，我便想研究研究恶的根源……”

“这是你一贯的癖好……”

“不错。我那个不幸的舅舅说我像夏娃，坚持要了解善与恶的根源。”

“你研究过了？”

“对那个……男人……”

“你是说……？”

“我是说那个孩子妨碍那个人更舒服地受用他的女人。懂

了吗？”

“真野蛮！”

但是拉米罗不得不认输，答应让他的妻子曼努埃拉哺育孩子，并且同意赫特鲁迪丝所做的安排。

而现在赫特鲁迪丝的责任是必须抚养死者的女儿，那个小女孩。她不得不为她雇一个奶妈，花钱买乳房。这使她感到恐惧。她之所以感到恐惧，因为她害怕奶妈特别是未婚的奶妈由于血液而使乳汁带毒，害怕她们滥用她们的地位。“奶妈要是未婚，”她想，“那就糟了！必须监视着她，免得她回男朋友或别的男人那里去。如果奶妈已婚，同样不妙。如果她把自己的孩子丢下去哺育别人家的孩子，那就更糟了。”因为这是使她感到特别厌恶的事情。把自己的躯体内产生的乳汁卖掉，不热心哺育自己的孩子，甚至让他们饿死，这种行为使她的内心感到像刀割一般疼痛。因此，一开始她就和可怜的女孩子的奶妈发生冲突，并不得不雇用四天就把她们换掉。她自己没办法哺育她啊！她甚至不得不依靠人工哺乳。

但是对她来说，哺乳变成了艺术，然后又变成了诗，最后变成了比盲目的本能还深刻的天性。这是一种信仰，一种牺牲，甚至是一种圣礼。对赫特鲁迪丝来说，奶瓶这种工业用品简直成了一种宗教礼仪的象征和工具。她洗刷奶瓶，用水煮奶嘴，每次用完都要煮，像一名女祭司举行她的祭献仪式那样，以严肃而急切的热情煮奶消毒。当她把橡胶奶嘴放在可怜的女孩子的嘴里时，觉得奶嘴在跳动，母亲本人的心情也激动起来。可怜的孩子有时把小手放在赫特鲁迪丝拿着奶瓶的手上。

她和小女孩一起睡。用自己的身体温暖她，并把奶瓶贴身

保存,准备她夜里醒来要奶吃。她想到,她那有时由于处女的母体发烧而产生的肉体的热量能加工奶,赋予以母亲的生命力,甚至可以通过神秘的方式使她体验到在那张孤独的床上出现过的某种梦境。在黑暗的夜晚,只有她和孩子两个人。给孩子喂奶时,她常把没有奶水的却充满了血的乳房放在孩子的身上,让他在喂奶瓶的时候把两只小手抚摩着它。她相信,这样可以使孤儿兴奋地产生一种朦胧而甜蜜的幻想。其实,这么幻想的是她,是赫特鲁迪丝。是什么幻想呢?连她自己也不清楚。

有时小女孩吐在了那张一直非常干净的床上,赫特鲁迪丝便突然觉得像被那团污物扎痛了似的,感到很难受。这使她对纯洁的病态的热情——来自她对纯洁的神秘崇拜——受到打击,她不得不竭力克制自己。她倒是知道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污物,而且那种污物是无辜的,但是她的精神基石却因此而痛苦地动摇了。后来,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为她那种对纯洁的邪恶崇拜默默地求孩子原谅。

十九

除了对曼努埃拉的可怜的遗孤这种母亲般的照料(其中包含着一种神秘的赎罪感和信仰),不怠慢其他孩子,努力克

制着对那些跟她有血亲关系的孩子的偏爱之外，赫特鲁迪丝特别关心拉米林，一步步对他进行着教育，警惕着他身上能够使他联想起他父亲的特征的一切表现。他的长相跟他父亲像极了。“拉米罗小时候可能就是这样的，”姨妈想。她甚至到她姐夫遗留下来的纸堆中去寻找，终于找到了他少年时代的一些照片。她对着照片看了又看，想找到儿子同他的相同之处。因为她想把他改变得像他父亲那样，她既能了解他，又能在他长大成人、生活之路为他打开之时把他置于她的保护和教养之下。“但愿他不会像他父亲那样走错路，”她想，“但愿他学会谨慎地进行选择，在把自己的意愿建立在充满生机的根基上，建立在完美的、被合适的光线照得很清楚的爱情上之前，不把它束缚住。”因为她相信，在栽种一棵新芽之前应该注意的不是地，而是天；不是腐植土，而是什么样的太阳光。在中午温和的阳光下生在石头上的小树，要比在背阴处生在肥沃的腐殖土上的小树长得好。阳光是纯洁的。

她和拉米林一起学习他应该掌握的一切知识，她每天给他上课。这样她就满足了那种渴望：她要弄明白，是什么使她从小就受折磨，是什么使她舅舅有一次把她同夏娃相比。在她和拉米林一起学和教他学的东西中，没有几样能胜过她对几何学的兴趣。对她来说，真是难以置信！在别人看来，几何是一种枯燥乏味的科学；赫特鲁迪丝却在几何学的计算中找到了天晓得是什么光辉而纯洁的东西。若干年后，等拉米林的姨妈的肉体躺在没有阳光的地底下，他已经长大。他会想起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她怀着怎样的热情为他讲解：为什么只有五个规则的多面体。其中三个由三角形构成：四面体由四个三

角形构成，八面体由八个三角形构成，二十面体由二十个三角形构成；一个由正方形构成，即立方体，由六个正方形构成；一个由五角形构成，即十二面体，由十二个五角形构成。“你看，这不是很清楚吗？”她对我说。”外甥讲述说。“不明白吗？只有五个，一个不多。多妙啊！只能这样，不可能改变。”在讲解时，她把五个用白色的、非常白的卡片纸做的模型拿给我看——这是她用她那圣洁的手做的，她那双手干什么都特别巧——，好像她终于亲自发现了五个规则的多面体的规律……可怜的图拉姨妈啊！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几何模型上被滴上了油，她便重新做了一个。因为她说，上面有了油渍就不好示范了。对她来说，几何就是阳光和纯洁。”

相反的，她不教他学解剖学和生理学。“那些学科微不足道，”她说，“从中学不到任何准确和清楚的东西。”

她特别注意的事情是她外甥们青春期表现。她想引导他最初的感情变化，希望他的第一次爱情成为他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爱情。“可是，难道有第一次爱情吗？”她问自己，但不知答案何在。

她最担心的事是她外甥的孤独。孤独，虽然不明显，但是她担心。对她来说，太阳神的孤独和索莱达德圣母失去共子索尔·德尔·埃斯皮里图后的孤独，是最神圣的孤独。“希望他不要把自己关在房里，”她想，“如果可能，但愿他永远不感到孤独。孤独有时是最坏的伙伴。希望他不要多看书，特别是不要多看书，不要看雕像。”对她外甥来说，他既不怕活的，也不怕死的、画的东西。“死神为死的东西而来，”他想。

赫特鲁迪丝向拉米林的忏悔牧师做了忏悔，她是想按照

拉米林的方向引导他的忏悔牧师，好使她成为拉米林的真正指导者。所以她在忏悔中谈得更多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大儿子。“可是，夫人，你是来忏悔自己的罪孽的，不是来忏悔别人的罪孽的，”阿尔瓦雷斯神父不得不提醒她。她却回答：“这个孩子就是我的罪孽……”

有一次，她相信在拉米林身上发现了禁欲主义的，或许是神秘主义的倾向，便惊慌地去见阿尔瓦雷斯神父。

“神父，这是不允许的！”

“要是上帝召唤他走那条路……”

“不，上帝没有召唤他往那里走。我知道，我比你更清楚，当然也比他自己更清楚。那是……性感在他身上萌发了。”

“不过，夫人……”

“是的，他情绪忧伤。忧伤不是宗教信仰的标志。也不可能是悔恨！悔恨什么？……”

“这是上帝的安排，夫人……”

“上帝的安排是清楚的。这事却是模糊的。把他的邪念打消吧。他来到世上是做父亲的，我是做祖母的！”

“你终于明白了！”

“是的，明白了！”

“这使你感到多痛苦啊！把痛苦的重担甩掉吧……你不止一次对我讲，你已经把那种邪念制止了。”

“我不能够，神父，我做不到！因为他们，我的儿子们——他们是我的儿子，我的真正的儿子——，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神父，他们想不到……”

“别激动，夫人，看在上帝份上，别激动……打消那些担心

……魔鬼的那些诱惑，我不止一次地告诉你……不管怎样……你是图拉姨妈，我们都了解你，尊敬你，佩服你……是的，我们佩服你！……”

“不，神父，不！你知道，从本质讲，我是另一个……”

“但是应该隐瞒起来……”

“是的，应该隐瞒起来，是的。但是有那么几天，我很想把他们的儿子，我的儿子们召集起来……”

“不错，他们是你的，是你的儿子！”

“是的，我是母亲，就像你……是神父！”

“别那么做，夫人，别那么做……”

“不，我要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我的整个一生是一种谎言，一种错误，一种失败……”

“你这是污蔑自己，夫人。这样的女人不是你，你不是这样的女人……我们都了解你……图拉姨妈……”

“是我使他遭到不幸的，神父。我让他栽倒了两次：一次是和我姐姐，另一次是和另一个……”

“栽倒？”

“是的，栽倒！都是怪我专横！”

“不，是为了爱，真正的爱……”

“是对自己的爱，神父。”她大哭起来。

二十

她终于使外甥摆脱了那些禁欲主义的邪念，开始注意他，暗中监视他的第一次爱情。

“你要考虑好，孩子，”她对拉米林说，“不可轻率，一旦和一个姑娘订了婚，就不应该抛弃她……”

“不过，妈妈，不是订婚……首先需要考验……”

“不，不需要什么考验，什么恋爱。不用什么‘我要和某某姑娘谈’。一切都是严肃的……”

实际上，图拉姨妈已经为他选好了，她准备把拉米林愉快地带到她选中的姑娘卡里达德身边去。

“看来你看中了卡里塔^①了，”一天她对他说。

“嘻！”

“她很喜欢你，要是我没看错的话。”

“你和她我都喜欢，看来……”

“我？这是你们的事，我的儿子，是你们的事……”

但是她让他们见了面，达到了她的目的。然后她打算让他们尽快地结婚。“就让她到这儿来吧，”她说。“我们大家住在

^① 卡里达德的昵称。

一起，有大家住的地方……那我就又有一个女儿了！”

当把卡里塔带到她家里来为她外甥做妻子后，她就把她当成了心腹，要通过她探知她外甥的心事。

从一开始她就强迫她用“你”称呼她，并且管她叫母亲。她向她提出，要特别关心小女孩，即温顺、安静、胆怯的曼诺利塔。

“我说，卡里达德，”她对她说，“要特别关心这个小可怜儿，她是世界上最无辜、最孱弱的孩子，她非常好……是我的宝贝儿。”

“可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几乎不敢大声说话……也不觉得是在自己家里走……看来她好像连见人都害羞……”

“是，是，她是这样……为了鼓励她的勇气，我做得够多了。但是如果不紧挨着我，不缝在我的裙子上，这个可怜的孩子就像迷了路。当然会这样，她是用奶瓶喂大的嘛！”

“问题是，她是勤劳、听话、顺从，但是她太寡言少语了！……再说，也从没有听见她笑过！……”

“只是偶尔才笑，是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那时她是另一个样子，是另一个曼诺利塔……那时她复活了。我想鼓励她，安慰她。她对我说：‘你别讨厌我，妈妈，我就是这个样子……再说，我也并不忧伤……’”

“看来是这样……”

“是的，看来是这样。不过，我还是相信她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本人，你认为呢，我是忧伤的还是快活的？”

“您，姨妈……”

“什么您，姨妈？”

“啊，你，妈妈，你……我不知道你是忧伤的还是快活的。不过，我觉得你是快活的……”

“你觉得这样？住嘴吧！”

“至少你让我感到快活……”

“这是因为上帝把我们派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让其他人快活。”

“只是要想使别人快活，必须自己……”

“或者不……”

“什么，不？”

“最使人快活的是阳光，特别是在它沐浴着一棵树的绿色枝叶的时候。阳光既不快活也不忧伤，谁知道……也许它自己的火把它耗尽了……阳光之所以使人感到快活，是因为它是纯洁的。一切纯洁的东西都使人感到快活……那个可怜的曼诺利塔应该使你感到快活，因为她是纯洁的……”

“是的，是的！还有，她那双眼睛，活像……”

“活像绿茵丛中的两汪平静的池水……我多次从近处看过它们。不知道那双眼睛是怎么来的……不像她母亲的眼睛，她母亲的眼睛是肺结核患者的眼睛，由于发烧而模糊不清……也不像她父亲的眼睛，他的眼睛……”

“你知道那双眼睛像谁的吗？”

“像谁的？”问这个问题时赫特鲁迪丝发抖了。

“像你的！……”

“可能……可能……我从没有近看过自己的眼睛，也不可能从里头看到它们，不过是可能的……是可能的……至少我没有教她看……”

二十一

可怜的赫特鲁迪丝觉得自己的躯体在从内部熔化，她这是怎么了呢？肯定是她完成了她在人世的使命。她让她的大外甥拉米罗，她的另一个拉米罗，登上了她的救生船，免于遭受最猛烈的暴风雨的袭击，同时把其他的儿子置于了他的保护之下。她留下一个火热的家和照看它的火的人。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垮了，常常感到头晕，多次昏迷不醒，从早到晚看到眼前的一切像在雾中，仿佛一切都变成了烟雾。她还经常做梦，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梦。她梦见拉米罗为了她而离开了罗莎。她终于想到，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如此了。但是她还不曾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阿尔瓦雷斯神父认为不幸的赫特鲁迪丝过早地衰老了，她那强大的智力衰竭了，是由于智力本身的负荷过重所致，他必须让她免受她那些旧日的邪念的烦扰。

有一天，卡里达德走过来对着她的耳朵说：“妈！……”赫特鲁迪丝看到她的面孔羞得通红，便叫道：“怎么？有了！”“是，有了，”姑娘小声说。“你敢肯定？”“敢肯定，不然的话我就不告诉你了！”在兴奋之际，赫特鲁迪丝觉得自己的心脏像插进了一把冰冷的剑。在世界上，她无需再做什么，只等孙子，她的亲

人们的孙子，她的拉米罗和她的罗莎的孙子，她的孙子出世了，然后去向他们报告这个好消息。她差不多只为卡里达德操心就行了。对她来说，是卡里达德使这个家变得充实了。她甚至连曼诺利塔，她的宝贝儿，也渐渐不关心了。小女孩感觉到了，她感到那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在慢慢把她抛弃在黑暗中。

“你过来，”赫特鲁迪丝对卡里达德说。二人偶然单独相遇，这是探问的好机会。“到这儿来，坐在这儿，坐在我身边……怎么样呀，你感觉到他了吗，我的女儿，你感觉到他了吗？”

“有时候……”

“他没叫吗？不急着出来见阳光吗？因为那里头，是黑暗的……尽管里头很温暖，很安静……他没有折腾吗？要是来晚了，他就看不见我了……我也看不到他了……就是说，不能晚来！我要是匆匆……”

“我说，母亲，您别这么说……”

“是‘你别这么说’，孩子！可是我觉得我不行了……什么也干不成了……我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模模糊糊……好像在梦中……倘若我不知道你头发的颜色，现在我一定说不清它是黄的还是黑的……”

她轻轻地抚摩着她那亮闪闪的黄头发。她仿佛用手指看到了似的，又说：“是黄的，像阳光一样黄……”

“要是男孩，这你知道，就叫他拉米罗，要是女孩，就叫罗莎……”

“不，母亲，应该叫赫特鲁迪丝……图拉，图拉妈妈。”

“图拉……好吧！……要是双胞胎就更好了，不过得是一

男一女……”

“看在上帝份上，母亲！”

“什么？你认为你对付不了吗？觉得太困难了吗？”

“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母亲。不过……”

“是的，那样是最完美的，一对双胞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拥抱着，对世事还一无所知，还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就拥抱着，在温暖的母腹里拥抱着……天堂想必就是这样的……”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图拉妈妈！”

“你不知道，我这一生一直在梦中……”

就在此刻，当她这样梦想着，似乎想把这最后一个梦保存在胸中，并像旅行用品一样准备随身把它带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去的时候，不幸的曼诺利塔患了重病。“啊，这全怪我！”赫特鲁迪丝对自己说。“由于我老在梦想卡里塔生双胞胎的事，便疏忽了那个可怜的小鸟儿！……肯定是在需要我在身边的时候她着了凉……”她顿时觉得身上有了力量，有了奇迹般的力量。头脑也清醒了。她准备去照看病倒的女孩。

“喂，母亲，”卡里达德对她说，“让我去照料她吧。我们去照看她……罗西塔、埃尔维拉和我，我们来照料她。”

“不，你照看不好她，你不应该照看她。你应该关心你身上的，你怀着的。可不能为了关心这个而夭折了那个……至于罗西塔和埃尔维拉，是的，她们是姐妹，会像姐妹一样爱她，但是她们还不懂。再说，可怜的孩子虽然怎样都行，可是身边要是没有我……我就是给她一杯水也比你们为她做的一切更有益处。只有我知道怎样给她安放枕头她才不头痛，不会做噩梦

.....”

“是的，的确这样.....”

“当然，是我抚养她的嘛！.....应该由我照看她。”

她复活了。她那些最英勇的岁月的全部灿烂光辉和坚强有力的精神又回到她的身上。她的手腕不再哆嗦，她的双腿也不再颤抖。当她拿着有时得给她喝的汤剂杯子，不幸的女孩把发烫的双手放在她那有力而光滑的手上时，仿佛有一件对女孩来说几乎已忘却的甜蜜往事的光芒闪过她们联结着的两双手。后来图拉姨妈坐在孩子的床边，守着她。女孩只是默默地望着她。

“我会死吗，妈妈？”女孩问。

“死？不！可怜的小云雀，不会的！你可不能死.....”

“只要你不死.....”

“我以后.....以后.....”

“以后.....不.....为什么？”

“姑娘们应该活着.....”

“为了什么？.....”

“为了.....为了活着.....为了结婚.....为了教育子女.....”

“可是你没有结婚，妈妈.....”

“不错，我是没结婚。不过，我就跟结婚一样.....你必须活着，好照看你弟弟.....”

“对，照看我弟弟.....照看我的兄弟们。”

“是的，照看所有的兄弟们.....”

“不过，妈妈，有人说我不中用了。”

“这是谁说的，孩子？”

“不，不是谁说的……不是谁说的……是有人这么想……”

“你怎么知道有人这么想？”

“因为……因为我知道！还因为……这是真的……因为我什么也干不了。你死后，我在这儿什么也干不了……你要是死了，我就会被冻死……”

“好了，别说了，把被子盖好，别说了……我去给你准备药去……”

她走开了，免得泪水流出来。她跪在索莱达德圣母像前，祈求道：“圣母，我去死，让她活着吧！我去死，让她活着吧！她感觉到我要去了，我那些死去的亲人在召唤我了，她想跟我一起走，她想和我躺在一起，在地底下盖着泥土，那里没有阳光，我不知道我该怎样给她温暖……我去死，让她活着吧，圣母，让她活着吧！不要让那黑暗的泥土幕布那么早就落在她那双总是明亮的眼睛上。据说，那双眼睛是我的眼睛，那双没有斑点的眼睛是我给她的……是的，是我给她的……别让她死……别让她死……救救她吧，圣母，哪怕我看不到那个还未出生的孩子就得死去！……”

她的祈求应验了。

不幸的小女孩渐渐复原，小脸上重新出现了玫瑰色。她又望着洒在家中小花园里的绿树上的阳光了。但是图拉姨妈在曼诺利塔恢复健康期间患了支气管炎，病倒了。而在这时，曼诺利塔觉得心中涌流着一股健康的泉水，她必须好好照料给了她生命的图拉妈妈。

曼诺利塔的热情使全家感到惊讶。

“告诉曼诺利塔，”赫特鲁迪丝对卡里达德说，“别那么忙碌，她还太虚弱……当然，你也是这样。你应该关心你的孩子们，这你知道……这里有罗西塔和埃尔维拉就够了……再说，怎么做也没用了……因为我已经完成了……”

“可是，母亲……”

“没什么，真的。告诉那个上帝的小鸽子不要那么忙碌……”

“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真不能相信……”

“她本来想死，相信会死的……我也为她担心！因为我觉得可怜的孩子太弱了！……当然，她不认识她父亲。她出生的时候，她父亲已经患了致命的疾病……至于她的可怜的母亲，我相信她一直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不过，这个小姑娘终于活下来了！”

“是的，看到你病危后她复活了！”

“当然，她是我的女儿嘛！”

“还有女儿吗？”

“是的，还有！现在我想向你宣布，我已经站在永生的门口。是的，还有。就是她和你！”

“她和我？”

“是的，她和你！因为你们没有我的血统。她和你。她有拉米罗的血，没有我的血，不过她是我养大的，她是我的女儿！你哪，是我让你跟我的儿子结的婚。”

“我知道……”

“是的，正像我让她父亲跟她母亲，就是我姐姐结婚一样，

后来我又让他跟曼诺利塔的母亲结了婚……”

“知道……我知道……”

“我明白你知道，但是你并不全知道……”

“对，我不全知道……”

“我也一样……起码我不想知道那么多。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不想知道许多事情……因为有一些事情知道后会玷污……这是原罪，圣母出世时是没有原罪污点的……”

“可是我听说你什么都知道……”

“不，我并非什么都知道。我不了解恶科学……它是一种科学……”

“好了，母亲，你说话太多了，这对你不好……”

“思索对我更不好，但我不说话就得思索……思索……”

二十二

图拉姨妈再也支撑不住她的病体了。心脏在她的胸膛里猛烈跳动，像一只鸟儿在一个破笼子里乱飞，渴望一下子飞到云层上去，使她感到像被剥皮一样疼痛难忍。她不可能见到孙子了。她感到遗憾吗？“到天上，将跟他们在一起，”她梦想着。“我能知道情况怎么样，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是一男一女……而且会比在这儿知道得更清楚，因为在那上面能够更容

易、更清楚地看到下面的东西。”

最后一次发烧使她虚弱地倒在了床上。她几乎分辨不清她的外甥们，只能根据他们的步态辨认，特别是对卡里达德和曼诺利塔。卡里达德走路的样子就像个提水果篮子的孩子，她甚至觉得闻到了水果成熟的香味。曼诺利塔的步子很轻，像一只小鸟儿经过——不知它是在地面上跑还是飞。“当她进来时，”姨妈对自己说，“我感觉到了耷拉着不飞的翅膀的簌簌声。”

她想首先和曼诺利塔单独告别，便利用了她来送药的机会。她从毯子下抽出一只胳膊，伸过来就像是为她祝福，把手放在她的头上——孩子低着头，明亮的眼睛模糊了——，对她说：

“怎么，胆怯的小鸽子，还想死吗？……说实话！”

“如果能用死换来……”

“我不死，对吗？不，你不应该想到死……你有你的弟弟，你的兄弟们……你曾经临近死亡，但是我觉得事实证明你不必再那么想了……不是吗？像忏悔那样老实回答我吧，我好去告诉我们死去的亲人们……”

“是的，我已经不想那种蠢事了。”

“蠢事？不，不是蠢事。唉！现在你说是蠢事。去把你那个布娃娃拿来，你还保存着它，对吗？是的，你一定还保存着……去把那个布娃娃拿来，知道吗？我也想跟布娃娃告别，让布娃娃也跟我告别……你还记得吗？”

“是的，母亲，我记得。”

“记得什么？”

“记得布娃娃掉在菜园里那个水井里了。埃尔维拉叫我傻瓜，因为我不停地哭。她对我说，哭没有用……”

“这事……是这事……还有呢？还记得什么？”

“是的，还记得你给我们讲的故事……”

“说说看，是什么故事？”

“关于那个小姑娘的故事。她的布娃娃掉在一口没水的井里，不能下去拿。她哭起来，哭呀哭呀，哭得泪水灌满了井，布娃娃就漂上来了……”

“当时埃尔维拉说什么啦？她说的什么？我不记得了……”

“不，不，你记得，母亲……”

“好的。那她说的什么呀？”

“她说小姑娘流了那么多泪，她该把自己哭干了，哭死了。”

“那我说的什么呢？”

“看在上帝份上，母亲……”

“好吧，不说算了。不过，你别这么哭，小鸽子，别哭了……你流的泪再多也灌不满我要跌下去的井，让我漂上来……”

“要是能够的话……”

“啊，对！要是能够的话，我爬上来拉着你，让你跟我一起走……不过，得等那个时刻到来。你要照管你的兄弟们。我把他们交给你了，明白吗？交给你了。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死了。”

“我要尽一切可能……”

“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死了……我会在天上帮助你的。”

“我将为你祈祷，母亲……”

“向圣母祈祷，孩子，向圣母祈祷……”

“母亲，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为你祈祷……”

“好的，别哭了……”

“我没有哭，你看，我哭了吗？”

“看到伤心的事情时哭是对的。不过，你没有见过伤心的事，你不能看见那种事……”

“要是看见，我就闭上眼……”

“不，不，这样做，事情会更叫人伤心。要为你父亲、你母亲和我祈祷……别忘了你母亲……”

“我没有忘……”

“你不认识她……”

“不，我认识她！”

“我是说另一个母亲，你的生母。”

“是的，亏了你，我认识了她：那个母亲！”

“真可怜！她不认识她母亲……”

“她母亲是你的，我很清楚！”

“好的。不过，你别哭了……”

“我没哭！”她用左手手背擦干眼泪，用右手哆哆嗦嗦地端着药水杯子。

“好了，现在去拿布娃娃吧，我想看看它。啊！在那儿，在你知道的那个小箱子角上……钥匙就在那儿……是的，就是那一把，就是那一把！那个地方的东西，除了我谁也没动过，偶尔你动过。就在那些照片旁边，知道吗？还有一个布娃娃……是我的……我小时候的……是我第一个心爱的东西……第一个？……好！把它也拿来吧……不过，这些事，一点也别让他

们知道,免得说我们犯傻,因为我们本来就傻乎乎的……把两个布娃娃都给我拿来,我要向它们告别,然后我们再严肃地向其他人告别……你瞧,我心里又冒出一个馊主意。”说着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她说的馊主意就是,魔鬼的窃窃私语在痛苦的内心深处怀着离别的痛苦对她说:“要所有的布娃娃!”

二十三

然后,她把所有的家人都叫来了,其中包括卡里达德。

“我的孩子们,这是最后一次发烧,是炼狱之火的开始……”

“唉,你说的什么,妈妈……”

“是的,是炼狱之火,因为地狱里没有火……地狱是用冰做的,完全是用冰造的。我的肉体在燃烧……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走前见不到……不能认识那个一定会出生的男孩了……或者一定会出生的女孩……或者一定会出生的男孩和女孩……”

“得了,妈妈……”

“哼，你、你，卡里^①，你住嘴，现在 we 不怕丢人……因为我要对所有召唤我的人讲述这里的一切……好了，都别这么哭了……那三个亲人……在那里……”

“快别说这种事了……”

“哼！你们想听我讲引人发笑的事吗？我和曼诺利塔是家里的两个傻瓜，我们已经说了一些蠢话。现在必须像书里写的那样做这件事……”

“好了，你别说话太多了！医生说叫你多讲话。”

“拉米罗，是你说的吗？堂堂的男子汉！你说什么？医生？医生知道什么？你们别听他的……再说，说一个小时的话总比闭着嘴多活两天值得。现在是应该说话的时候。此外，这样我也感到愉快，不去想别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阿尔瓦雷斯神父对你讲过，现在你该想想你自己的事情……”

“哼！埃尔维拉，你也多嘴吗？你提到阿尔瓦雷斯神父，是吗？……那个胡说什么‘办法’的人！阿尔瓦雷斯神父知道什么？他不过是另一个医生！另一个男人！再说，我也没有别的事可想……我没有自己的事情……我想的事情是你们的事情……他们的事情……正在召唤我的亲人们的事情……我没有活着也没有死……我从来也没有活过也没有死过……什么？你说什么，恩里金？你说我说胡话……”

“不，我没这么说……”

“是的，你说了，我听得很清楚……你是对着罗西塔的耳

^① 卡里达德的呢称。

朵说的……你不知道，连曼诺利塔的不飞的翅膀从空中擦过我都能感觉到。我就是说胡话……又怎样呢？”

“你应该休息……”

“休息……休息……我有的是时间休息！”

“不过，你别把毯子全掀开呀……”

“因为我在发烧……卡里达德，你知道，图拉，跟我同名的图拉，和他，另一个拉米罗……是的，她和他，他们两个现在可能正在温暖地……拥抱着……”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濒临死亡的图拉听见断断续续的、克制的啜泣声后，又说：

“好了，应该振作起来！你们要想想，好好地想想应该做的事情，要很好地想想……绝不能对自己做过的什么事情感到后悔，更不能对没有做的后悔……如果你们看到你们喜爱的人跌入泥潭，哪怕掉进一个污水坑、下水道，你们也要跳下去救他，即使冒着被淹死的危险也要跳下去救他……不能让他死在里头……不然就一块死在下水道里……要抢救他，是的，要抢救他……那不是死在烂泥里和臭垃圾里吗？没关系……你们不可能飞进下水道里去救同伴，因为我们没有翅膀，没有，我们没有翅膀……即使有也是母鸡翅膀，不能飞……甚至会被落水人溅起的泥水弄脏……不，我们没有翅膀，最多是母鸡翅膀……我们不是天使……来世会变成天使的……哪里没有淤泥和血呢！炼狱里有淤泥，炽热的淤泥，既灼人又洗人……是洗人的淤泥，是的……在炼狱里，不愿意用淤泥洗身的人要受到淤泥的灼烧……是的，用淤泥烧……用灼热的粪便烧……用垃圾洗……这是我最后对你们说的话，你们不要怕

腐烂物……你们要为我祈祷，求圣母宽恕我。”

她昏迷了。醒过来后思想混乱了。随后陷入了平静的垂死状态。这时，一个秋日的黄昏消逝了。透过血红的云层投射下来的落日余辉，也溶化在倒映着垂柳——柳林遮蔽着河岸，枝叶也是血红的——的河水里。

二十四

图拉姨妈死了吗？不，她没有死，而是以更深沉、更富有活力的新生命，以永远使人感到亲切的永恒的生命，开始生活在那个家庭中，并且以她的精神影响着它。现在对她的儿子们，对她的外甥们来说，她只不过是个姨妈，既不是母亲、妈妈，也不是图拉姨妈，仅仅是个姨妈。这个神圣的、真正的宗教神圣的名字，就像她谥为家庭圣徒一般具有家庭的神圣性。她最亲密的女儿、她的精神的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她的传统的维护者曼诺利塔本人也只是管她称姨妈。

她维系着家庭的团结和一致。如果说在她死的时候被掩盖着家庭不和及兄弟姐妹之间的进攻与防守同盟开始公开暴露并逐渐明朗化的话，那是因为这些不和来自她所创造的家庭生活本身。是她的精神造成的这些不和，也是她的精神促成了在这些不和之下和之上的家庭的基本团结和最高团结。图

拉姨妈是这个家庭的基础和屋顶。

家庭的成员形成了两伙。一伙以罗莎的大女儿罗西塔为首，联合她的嫂子卡里达德，而不联合她哥哥拉米罗；另一伙以罗莎的二女儿埃尔维拉为首，联合她的异母兄弟即孤女曼努埃拉的儿子恩里克。拉米罗和曼诺利塔在两伙之外。拉米罗生活着，更确切地说是过一天算一天，所关心的只是他儿子、其他人为他安排的未来和他的公共事务。曼诺利塔操心的是维护对姨妈的崇拜和家庭的传统。

曼诺利塔准备充当四个可能的未来家庭之间的可能的纽带。自从姨妈死后，她显示了自己的作用。她保留了姨妈的一切知识、一切精神和尖刻的只言片语，有时重复从姨妈口中听到的话，其见解、表达方式甚至表情都和姨妈一脉相承。“第二个姨妈！”她的兄弟姐妹们叫道，他们这样说不总是心怀好意。她保存着姨妈的档案和首饰；她掌握着那个活生生惜别人世的女人保存秘密的小柜子；她把姨妈幼年的布娃娃和她自己小时候的布娃娃放在一起保存着。她还保存着一些信件和堂普里米蒂沃的祈祷书及每日祈祷书。在家庭中，只有她知道记忆中的先辈们的言行，跟她毫无血缘关系的堂普里米蒂沃的言行，第一个拉米罗的母亲言行和罗莎的言行。关于她自己的母亲即孤女曼努埃拉，她知道的不是她的言行，而是她的沉默和激情。她是这个家庭的历史，这个家庭的精神的永恒性依靠她继续下去。通过遗传，她成了这个被姨妈的精神统治的家庭的灵魂。

遗传？在一座蜂房里，蜜蜂的精神、它们的传统、酿蜜和筑造蜂巢的技艺、蜜蜂的本性，是通过遗传而不是通过它们的肉

体和体液流传的。雄蜂和蜂王的交配永远存在，但它们从来也不工作，既不会筑巢也不会酿蜜和照料幼蜂。既然都不会，它们也就不可能通过肉体 and 体液把这些机能传给后代。蜜蜂筑巢、酿蜜和制蜡的艺术传统是旁系的，属于旁系的蜜蜂，就是那些既不产卵也不孵卵的蜜蜂。关于这一切，曼诺利塔全知道，是姨妈教给她的。姨妈从年轻时起就很注意蜜蜂的活动，并进行了研究和思考，甚至还梦见过蜜蜂的活动。她说过一些含义深邃甚至隐秘的话，曼诺利塔学来了一句。看到她的兄弟们的男子性格本能地表露的时候，她就对他们说：“住口，雄蜂！”对她来说，如同过去对姨妈来说一样，雄蜂的含义既长远又深刻。她的兄弟们是猜测得到的。

埃尔维拉(拉米罗的二女儿，为了生她，她母亲罗莎产后不久死去)和恩里克(拉米罗和孤女曼努埃拉婚前生的儿子)之间的联盟十分牢固。这一对异母姐弟比其他五个异母兄弟姐妹中的任何一对都更相爱，他们常常在一起切切私语和密谈。这种密谋式的联盟使曼诺利塔感到不安。她感到不安的不是她的同胞兄弟对异母姐姐的特别喜爱，不是的，她只是觉得她的任何一个兄弟也不应该喜欢她并借此开心。对那种超越姐弟关系的感情，她感到厌恶。

“我但愿你们当中，”她对他们说，“有一个能够爱上谁。恩里克，你找个未婚妻吧。不然的话，埃尔维拉，你去找个男人吧……”

“干什么？”埃尔维拉问。

“免得你们这样相处，在家里拉着手，切切私语，甜言蜜语，亲亲热热，彼此奉承……”

“也许那时会更加……”

“怎么会呢？”

“她会跑来对我讲她的未婚夫的秘密，对吗，埃尔维拉？当然，我也会对她讲我未婚妻的秘密……”

“对，对……”埃尔维拉叫起来，还差点拍手。

“你们会彼此嘲笑各自的对象，不是吗？……多好啊！”

“那么，关于这件事，姨妈会怎么说呢？”埃尔维拉望着曼诺利塔的眼睛问。

“她会说，不应该拿神圣的事情当儿戏，你们还都是少年……”

“那你别跟着姨妈重复福音书的话，说什么为了进天国必须做儿童……”

“不错，是儿童，但不是说少年！”

“那儿童跟少年，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他们玩的方式不同。”

“少年怎样玩呢？”

“少年的玩耍方式像成年人。儿童不像成年人那样，也不像男人和女人，而像天使那样。我记得，我听见姨妈说她听说有一些语言中，说儿童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而是中性的……”

“不错，”恩里克接着她说，“德语就是这样，说小姐是中性的……”

“不过，这位小姐，”曼诺利塔说，说话时她本想面带笑容，但没有做到，“大概不是中性的吧……”

“当然我不是中性的，还用说吗！……”

“很好，那就别这么小孩气！”

“小孩气，不对。是孩子气，不是吗？”

“正是！”

“好的，那我们怎样知道是孩子气呢？”

“够了，我不想再对你们讲什么了。何必呢？有些事，想讲清楚，反倒让人感到更糊涂……”

“好了，好了，小姨妈，”埃尔维拉叫道，同时抱住她吻了她一下。“别生气了……”

“你真的不生气了吗，小姨妈？……”

“真的。你喊我小姨妈，我就更不生气了……”

“我不是有意的。”

“我明白。不过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无意会变成有意……”

恩里克对他的亲姐姐做了个鬼脸，抓起异母姐姐的小臂，把她拉走了。

曼诺利塔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想：“他们是孩子吗？不错，是孩子！不过，我对他们讲的那些话是对的吗？我做得对吗，姨妈？”她在心里祈求着姨妈。“无意会变成有意……我不是用斥责的方式提醒了他们的意图了吗？啊，不不！他们不能这样胡来！因为他们正在胡闹！……但愿有个男人来爱她，有个女人来爱他！”

二十五

这个家庭中另一伙的成员不是罗西塔和拉米罗，而是拉米罗的妻子卡里达德和她的嫂子罗西塔。但是，实际上是罗西塔去找卡里达德并对她诉说冤屈、不满和疑心。因为一般来说，她找她总是为了发牢骚。她认为自己，至少她表面上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别人不理解她。所以她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希望有人来寻问她到底什么事不顺心。但是谁也不关心她，她便自己生闷气。和其他兄弟姐妹相比，曼诺利塔更不关心她。曼诺利塔心想：“如果她真的有什么事而受到更多的宠爱，加上我们对她的特别关心，她会得寸进尺的！”

她去找她嫂子卡里达德，主要是告她哥哥的状，很得意地指责她哥哥拉米罗自私自利。卡里达德耐心地听她诉说，却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什么好。

“曼诺利塔，”曼诺利塔的嫂子卡里达德对她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待罗莎，她老是来找我告拉米罗的状，说他傲慢，说他自私自利，说他放荡不羁……”

“你顺水推舟，就说对！”

“你说什么？让我给她打气？”

“不，是挫她的锐气。”

“我不懂你的意思。再说，那也不是事实。拉米罗不是那种人！”

“我知道，我很清楚。我知道，拉米罗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也有他的缺点……”

“真正的女人也一样。”

“当然不错！不过，他的缺点是男人的缺点……”

“干脆说，是雄蜂的缺点！”

“如果你愿意这么说。拉米罗的缺点是男人的缺点，或者说，是雄蜂的缺点，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你很固执……”

“那我的缺点呢？”

“你的缺点，卡里达德？你的缺点当然是蜂王的缺点罗！”

“好极了！连姨妈也没……”

“不过，拉米罗的缺点并不像罗莎讲的那样，他不傲慢，不自私自利，也不放荡不羁。”

“既然如此，你干吗要我顺水推舟呢？”

“因为这样做就等于为她火上浇油。我很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了解她。”

一天早晨，卡里达德、曼诺利塔和罗莎三个人遇在了一起。罗莎发起了进攻：

“昨天夜里你丈夫晚回来几个小时，哼！”

在跟她嫂子讲话时，她从来也不管拉米罗叫哥哥，而总是称之为“你丈夫”。

卡里达德：“这有什么不对呢？”

曼诺利塔：“罗莎，那几个小时你醒着……”

罗莎：“他回来时把我吵醒了。”

曼诺利塔：“是这样吗，嗯？”

卡里达德：“可是我根本没有醒……”

罗莎：“你睡得好香！”

曼诺利塔：“卡里达德睡觉的情况是可信的，她说得对。”

罗莎：“她说得对……她说得对……我不懂。”

曼诺利塔：“可是我懂。但是你似乎觉得那样做很开心。这是一种十分危险、十分丑恶的游戏……”

卡里达德：“看在上帝份上，曼诺利塔！”

罗莎：“让她去，让她去对姨妈说！……”

曼诺利塔：“听你现在讲话的口气，俨然你就是姨妈……”

罗莎：“我？我是姨妈？”

曼诺利塔：“不错，罗莎，你就是。你干吗总想挑动你嫂子犯疑呢？”

卡里达德：“不，罗莎不是要挑动我犯疑，曼诺利塔……”

曼诺利塔：“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卡里达德。”

卡里达德：“不，曼诺利塔，她不是为了这个。再说，她也知道我不是容易犯疑的人，以后也不会，我不能变成那样的人……”

罗莎：“别理她，别理她，卡里达德。别理这只小蜜蜂，她蜇人……她蜇人……”

曼诺利塔：“蜇疼你了，对吗？亲爱的，那你就搔搔吧……”

罗莎：“现在叫我亲爱的，嗯？”

曼诺利塔：“我一向这么叫，姐姐。”

罗莎：“请告诉我，小妹妹，小蜜蜂，你从没有想钻进一个

这样的蜂巢、这样的蜂房吗？……”

曼诺利塔：“在世界上也能够酿蜜和制蜡。”

罗莎：“还能蜇人……”

曼诺利塔：“还能蜇人，对极了！”

罗莎：得了吧，你和图拉姨妈一样，是想当姨妈……”

曼诺利塔：“我不知道我要当什么，但是如果以姨妈为榜样，就不会走邪路。难道你认为她是她让你偏离了她的路的吗？你把她的教育忘记了吗？难道是她企图使家里的人不和吗？难道她从没有揭露过她的兄弟姐妹的行为吗？”

卡里达德：“看在上帝份上，曼诺利塔。为了记住图拉姨妈，请你住口吧……你，罗莎，也别这么哭了……好了，抬起头来吧……别用双手掩着脸了……别哭了，亲爱的，别哭了……”

曼诺利塔把手放在这位异母姐姐的肩上，用一种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不朽的家庭的永恒的世界的声音对她说：

“原谅我吧，姐姐，我太过分了！……不过，你的行为损害了家庭的生命。姨妈要是在世，她也会像我这样做的……原谅我吧！”

罗莎倒在她的怀里，把头藏在妹妹的乳房之间，啜泣着对她说：

“我应该求你原谅，妹妹，原谅我吧！……不，不是妹妹，是母亲……是我母亲……姨妈！姨妈！”

“我们应该请姨妈，请图拉姨妈原谅，让姨妈把我们团结起来，带领我们大家前进！”曼诺利塔最后说。

一部小说如何创作

我就这样面对这些白纸——像黑色的未来那么白：可怕的白！——，设法拦住流逝的时光，将短暂的今天固定，使我永恒或永生，虽然永恒和永生不是一回事和同一件事。我就这样面对这些白纸，我的未来，设法让我的生命流出，以图继续生存，赋予我生命，摆脱每一瞬间的死亡。同时我也设法忘记我的放逐，我的永恒的放逐。关于这种放逐，我想称之为逐出天国。

放逐！流放！什么亲身经验甚至宗教经验，我还缺乏哪！当时就是在那里，在那个富恩特本图拉岛——我所永恒地、从内心深处喜爱的岛，在上帝的那个庇护所，后来又在这里，在充满和洋溢着人类的、世界的历史的巴黎，我写了我的十四行诗。根据这些诗的产生和意图，有人把它们同维克多·雨果在盖纳西岛写的反对小拿破仑的《惩罚集》^① 相比。但是对我来说它们还不够，其中并没有包括我在那里流放时的全部情况。为了使我在转瞬即逝的现在，在这个令人恐惧的历史的现在——因为历史是可能让人恐惧的东西——变得永恒，我觉得

^① 《惩罚集》，雨果于 1853 年出版的政治讽刺诗集。

那些诗是很微不足道的。

我接见的人不多。早晨的大部分时间，我独自在靠近美国广场的这个笼子里度过。午饭后，我前往位于拉斯佩尔大街街角的蒙巴拿斯圆屋，我们在那里有一个西班牙人的小型聚会，其中大部是年轻学生，我们评论来自西班牙、我们的西班牙和别人的西班牙的稀奇消息，每天总是从头开始重复已经谈过的事情，就像本地人说的那样，我们在建造西班牙楼阁。关于这座圆形的建筑，本地后来有些人称为托洛茨基圆屋，这大概是因为这位苏联布尔什维克领袖流亡巴黎时常光顾那地方。

在等待中生活，每天想象着第二天可能发生的事情，多可怕啊！可能发生的事情却不发生！我躺在我的旅馆——旅客之家——的单人床上，注视着房间，而不是天空，梦想着或破坏着西班牙的和我的未来，这样度过一个个小时。我不敢动手干任何工作，因为不知道我能否平安地把它结束。由于我不知道这种流放是不是还将持续三天，三星期，三个月或三年——我还要说三个世纪——，所以我不能干任何持续时间的东西。然而，什么也不比此时此刻和为此时此刻所做的事情持续的时间长。需要我重复我喜欢的说法“瞬间的永恒性”吗？我对反命题和格言派的固有的——和西班牙人特有的——爱好，驱使我提及“永恒的瞬间性”。把时间的轮子钉牢吧！

（差不多在两年半多以前，我在巴黎写了这几行字。今天我在这儿，在面对我的西班牙的昂达亚重温它们。已经两年半多了！当来这里看我的悲伤的西班牙人向我问起独裁统治的时候说：“这还会持续多久？”我回答说：“你们想让它持续多久就多久。”

如果他们说：“看来，它还将持续很久！”我便说：“多久？五年，二十年？假如二十年的话，我现在六十三岁，再过二十年，我就八十三岁了。我想活到九十岁。专制政权不管持续多久，我会活得更久！”与此同时，凭着我对巴斯克地区西班牙的视野，我能看到在我的故乡的那些山区的日出和日落。此刻太阳正从特雷斯·科罗纳斯山的阿亚岩石稍靠左方的地方升起。我从这里，从我的房间里，正观赏那座山阴暗的山麓上的冬木贼^①和乌拉米尔德亚瀑布。我多么渴望让远方那条激流的凉气布满我的视野啊！一旦我能够回西班牙，我这只自由的涉禽，一定投入它那快活的水中去。）

现在是六月初，我看到了位于瓜达卢佩城堡上方的海斯基维尔山嘴的日落。不幸的将军、犹豫不决的堂达马索·贝伦格尔^②曾被监禁在那座城堡里。在海斯基维尔山脚下，富恩特拉维亚城——西班牙大门口的油画——以披挂着常春藤的废墟、卡洛斯一世国王的城堡每天诱惑着我。卡洛斯一世是卡斯蒂利亚疯女^③和博戈尼亚美男子^④的儿子，西班牙第一个哈布斯堡。就是由于他，我们开始了至今依然经受着的悲剧，即反宗教改革运动。不幸的堂胡安亲王、前未来的堂胡安三世！建立一个真正纯洁的西班牙王朝的可能性就丧失在他手里！

富恩特拉维亚的钟声！听到这钟声时，我的肺腑直震颤。于是我就像在富恩特本图拉和巴黎开始写十四行诗那样，在

① 冬木贼，一种木贼科植物，晒干后可用来清洗铅字模子。

② 贝伦格尔（1873—1953），西班牙将军，君主政体首脑。

③ 卡斯蒂利亚疯女，即疯女胡安娜（1479—1555），因丈夫之死而失去理智。

④ 博戈尼亚美男子，即奥斯特里亚·菲利浦大公（1478—1506），卡斯蒂利亚国王。

昂达亚沉溺于写作，特别是歌谣。其中一首歌唱富恩特拉维亚钟。富恩特拉维亚这口钟的谣曲这样唱道：

唯一慈悲的上帝，
你若不让我回西班牙，
你若不让我躺在那儿，
任凭你的意志支配吧！

梦中的富恩特拉维亚，
我听见你的钟在鸣响，
在地上、山上和海上，
就像在天上一样。

海斯基维尔的哭声，
——从它那里卷过飓风——
是我深沉的西班牙心声，
我感到你在我胸中跳动。

比达索瓦河的明镜，
你将消失在海中，
你带走了我多少梦啊！
它们将到上帝身边安生。

富恩特拉维亚之钟，
永不消失的语言，
你为我带来唯一慈悲的

上帝的拯救声。

上帝啊，让我成为你的钟，
你真实的钟，
让本世纪的战乱
给我人间永恒的安宁！

还是回到我们的故事上来吧。

就是在这些情况和这种精神状态下，几个月前在读了巴尔扎克的可怕的《鲨鱼皮》（我知道它的情节，怀着巨大的不安如饥似渴地读了它）后，我便在巴黎和流亡中开始写一部将是自传的长篇小说。不过，一切永恒的、在永恒中存在的、使作者及其对抗者存在的小说难道不都是自传吗？

在1925年7月中旬的这几天（昨天是7月14日），我读了那另一位流亡者即何塞·马志尼^①写给朱迪特·西多丽的不朽的情书。是一位意大利流亡者即阿尔塞斯德斯·德·昂勃里斯借给我的；他不清楚他借书对我有何用途。在其中1834年10月的一封信中，针对朱迪特要他写一部小说一事，他对她说：“我不可能写。你很清楚，我不能离开你，只身一人，不能表露我的爱情……自从我把我的爱情安顿在你身边的那个时刻起，小说就消失了。”我也在作品里写过孔恰，即我的儿女的母亲。她是我的西班牙、我的梦幻和我的未来的生动象征。因为我只有在我的儿女们身上才能得到永生。我也清楚

^①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作家，爱国者。

地把她写进了一首新近写的十四行诗里，当然也写进了所有的十四行诗里。诗中也写了我自己。不止于此，我要强调说，严格地讲，难道一切活着诞生的小说不都是自传吗？难道不是因此它们才永存不朽的吗？但愿我关于“活着诞生”的说法不会引起异议。因为：一，诞生和死亡时均是活着的；二，诞生和死亡时都是死的；三，诞生时是活的，死亡时是死的；四，诞生时是死的，死亡时是活的。

是的，一切小说，一切虚构作品，一切诗，当它们活着的时候，是自传性的。作者创造的一切虚构的生灵，一切诗化的人物，都是作者本身的一部分。如果作者在他的诗中写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他认识的人，那是在把此人变成他的人、他本身的一部分之后。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写自传的人。塔西托^①所描写的暴君就是他自己。从他对他们的喜爱和敬佩来看——他敬佩甚至喜欢他所憎恶和反对的东西……喏，萨米恩托^②多喜欢暴君罗萨斯^③！——，他已经把他们化为自身，变成了他自己。福楼拜所谓的客观性和非特指性，纯属谎言。福楼拜笔下的一切富有诗意的人物都是福楼拜，并且比其他任何一个爱玛·包法利都更是。甚至郝麦先生^④也是福楼拜。如果福楼拜嘲笑郝麦先生，那是他出于怜悯即出于对自己的爱而对他本人的嘲笑。可怜的布瓦尔！可怜的佩居榭^⑤！

所有的创造物都是它们的创造者。上帝从来也没有比他

① 科内利奥·塔西托(55?—120?),意大利历史学家。

② 萨米恩托(1811—1888),阿根廷作家,代表作《文明与野蛮》。

③ 罗萨斯(1793—1877),阿根廷政治家,将军,独裁者。

④ 郝麦先生,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

⑤ 布瓦尔、佩居榭,福楼拜的作品《布瓦尔和佩居榭》中的主人公。

转生为基督时，愿意转生为他即他的儿子时，更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父亲了。

我说过，我们作为作家和诗人，我们在我们创造的一切富有诗意的人物身上表现自己，创造自己，甚至在编织故事，用诗表达、创造我们认为有血有肉地存在的人物时也是这样。难道我笔下的波旁和哈布斯堡·洛雷纳王朝的阿尔丰索十三、普里莫·德·里维拉、马丁内斯·阿尼多和罗曼诺内斯伯爵，不同样是我的创造吗？不是和我的奥古斯托·佩雷斯、帕奇科·萨巴尔维德、阿历山德罗·戈麦斯及我的小说中的其他一切人物一样，也是实实在在的我的一部分吗？所有我们这些主要靠读物和在读物中生活的人，不可能把历史人物同诗的或小说的人物区分开来。对我们来说，堂吉诃德同塞万提斯一样真实和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塞万提斯同堂吉诃德一样真实和现实。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书，都是读物；我们可以说有关于历史的书，关于自然的书，关于宇宙的书。我们是圣经人物。我们可以说，最初先有书或历史。因为历史开始于书，而不是言语。在历史、言语之前，没有意识，没有镜子，什么也没有。史前时期是无意识的，什么也没有。

（《创世记》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子创造了人。也就是说，上帝为自己创造了镜子，以便用它来照自己、认识自己和创造自己。）

今天，对我来说，马志尼就像是堂吉诃德，丝毫不差。现在前者不比后者存在得短，所以过去前者也不比后者存在得短。

在历史中生活，经历着历史！经历历史的一种方式讲述它，在书中创造它。这样的历史学家，从他讲述、创造和虚构一

桩人们认为已经客观地证实的事件的方式来说，他是诗人，他在其意识之外即在虚灭中又引出了一些别的事件。常言说得好，赢得一场战斗就是让自己人和别人、朋友和敌人相信，他打胜了。有一个关于现实的神话，这现实就是物质，就是现实本身的最根本的现实。一个人的本质和一个民族的本质，就是他的历史。所谓历史，就是被称为历史的哲学的东西，就是每个人或每个民族对其经受的事情、在其身上发生的事情的思考。事实，有血有肉的思想，由已经发生的事件形成。但是由于我此刻的意图是说明如何创作一部小说而不是推究哲理或讲历史，所以我不能够再分散注意力，留待另一个机会去解释事件和事实、发生的与正经历的事情和正在做的与停留的事情之间的区别吧。

人们谈到列宁时说，1917年8月，在夺取政权前不久，他把一本写得很糟的、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小册子没写完就搁下了，因为他认为体验革命比写革命更有益和适时。然而，写革命不也是从革命中汲取经验吗？难道卡尔·马克思不是和列宁一样地（如果不是更多地）从事过俄国革命吗？难道卢梭不是和米拉波^①、丹东^②及其同党一样地从事过法国革命吗？这些情况已经讲过千百遍了，但是还必须重复千百遍，好让他们继续活着，因为据神学家们说，世界的保持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创造。

（“当列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时，”拉德克说，“他不考虑抽象的历史级别，不考虑土地的收入或剩余价值，也不考虑专制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革命者，著名演说家。

② 丹东(1759—1794)，法国革命者，著名演说家。

制度或自由党派；他考虑的是活生生的人，是西多尔·特威尔村民，是普基洛夫工厂的工人或街头的警察，尽力体现做出的决议如何落实到西多尔村民或奥努佛里工人身上。”这不过是说明列宁是一位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而不是一位社会学家或思想家；是一位国务活动家，而不是纯粹的政治家。）

生活在历史中，经历历史，在历史中、在我的西班牙成长，创造我的历史、我的西班牙，同时也创造我的世界和我的永恒，这曾经是、也将永远是我流放的悲剧。历史是传说，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已为大家所知——，这种传说，这种历史，正把我吞噬。当它结束的时候，我也和它同归于尽了。这个悲剧比《鲨鱼皮》中那个悲惨的巴伦丁的悲剧更可怕。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在历史中为了历史和依靠历史而生活的人们的悲剧，也是所有的居民即所有的人——亚里士多德说的政治动物或城市动物——的悲剧，也是我们所写的一切人、我们读到的一切人和读本文的一切人的悲剧。普遍性、全部个性和一切个性——全部不等于一切——在这里发生了爆炸。但本故事的非特指性不然。它不是“自我一主义”而是“我们一主义”的榜样。

我的传说！我的小说！也就是说，我的，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我们这样称呼他——的传说、小说。我们共同创造了其他人和我、我的朋友和我的敌人、我的友好的我和我的敌对的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照一会儿镜子的原因，因为我一照镜子，我的眼睛就跟着我的眼睛，跟着它们的映像走了。我一旦看到我的目光，我就感到我自己空荡了，失去了我的历史、我的传说、我的小说，回到了无意识，回到了过去，回到了

虚无。仿佛未来也不存在了！但是未来是我们的一切。

我的小说！我的传说！创造我的传说、我的小说的乌纳穆诺，我的友好的我、我的敌对的我和其他人、我的朋友和我的敌人我们共同创造的乌纳穆诺，这个乌纳穆诺给我生命和死亡，创造我和破坏我，养活我和闷死我。他是我的痛苦所在。我会像我自己认为的或别人认为的那样吗？这就是这些行字如何变成一种对陌生的、不可认识的我的披露的；陌生和不可认识是对我自己而言的。这就是我创作我将葬身其中的传说的情况。不过，我还是谈我的小说吧。

因为早在几个月前我就设想创作一部小说。想在小说中写入我流放期间最深切的经验，在小说里创造自己，使自己以流放者和放逐者的面目达到永恒。现在我想，创作那部小说的最佳方式是讲一讲必须如何创作它。这是小说的小说，创造的创造。或者说，它是上帝的上帝。

首先必须虚构一个中心人物。此人当然是我自己。先要给这个人物取个名字，就叫他乌·胡戈·德·拉·拉萨吧。乌，是我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胡戈，是我外祖父的第一个姓和位于比斯卡亚的他的故土加尔达卡诺乡间老别墅的名字；拉拉萨是我祖母的巴斯克语名字，就像拉拉、拉雷亚、拉拉萨瓦尔、拉拉门迪、拉拉布鲁、拉拉加、拉雷塔等等一样。我写成拉·拉萨，是想玩玩文字游戏——格言派的乐趣——，尽管拉拉萨的意思是牧草。我不清楚胡戈是什么意思，但不是西班牙语“胡戈”^①的语义。

^① 胡戈，西班牙语的意思是果汁、浆液等。

乌·胡戈·德·拉·拉萨厌倦到极点了——暴君的厌倦又是怎样的呢！——，因为他只生活在他自己身上，生活在历史下的可怜的我身上，生活在没有成为小说的悲伤的人身上。所以他喜欢小说。他喜欢小说并且为了在另一个人身上生活，为了成为另一个人，为了在另一个人身上永生而去寻找小说。至少他相信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他寻找小说是为了发现自己，为了在自己身上生存，为了成为他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逃脱他那个甚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陌生的、不可认识的“我”。

乌·胡戈·德·拉·拉萨沿着塞纳河边，顺着一个个码头，徜徉在旧书摊之间。他看到一本小说，在购买前他几乎还没有开始看就被小说征服了。小说使他离开了自己，把他引进了小说——一本自传体的浪漫主义的忏悔小说——中的人物，使他同那个人物融为一体。总之，小说给了他一个故事。本世纪现实的粗野世界在他眼前消失了。当他一瞬间把眼睛离开小说的篇页，用它们注视塞纳河水之时，它们觉得河水不流动了，成了一面不动的镜子上的水。然后，他让他那恐惧的眼睛离开水面，回到书中、小说中来，让它们呆在篇页中，生活在篇页中。于是他看到了一段，永恒的一段，在那一段他读到了这句预言：“当读者读完这个痛苦的故事时，他将和我一块死去。”

这时，胡戈·德·拉·拉萨觉得书上的文字在他眼前涂掉了，仿佛消失在了塞纳河水中，仿佛他自己也消失了；他觉得后脑发热，全身发冷，两腿颤抖起来，几年前曾经折磨他的心绞痛的幽灵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书在他双手里抖动起来，他

不得不倚在码头的箱子上。最后，他把书放回了原处，顺着河边走去，回家了。他已经感觉到死亡天使的翅膀在他的额前扇起的一阵风。他回到家，位于小巷里的家，倒在床上昏迷了。他经受着最深切的痛苦，相信就要死了。

“不，我不能再碰那本书，不再读它，决不将它买来看完，”他对自己说。“那将是我的死亡。我知道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把那句话写在书中，是作者的一种可怕的怪癖，那句话差一点要我的命。他比我厉害。当我为了回来而穿过阿尔玛桥——心灵之桥！^①——时，我真想纵身跳进塞纳河，跳到那面镜子上去。我不得不抓住栏干。我想起了另外一些类似的、如今已经变老的诱惑，想起了那个自出世就想自杀的人的幻想。我想他可能活了快八十岁了。他一直想自杀，每天都想自杀的事。这就是生活吗？不，我不再读那本书……也不再读其他任何一本书；不再到卖书的塞纳河边去散步。”

但是不幸的胡戈·德·拉·拉萨没有书，没有那本书便不能生活；他的生活，他的内心的生存，他的现实，他的真正的现实，已经彻底地、不可改变地同小说中那个人物连接在一起。如果他继续读它，继续体验它，当小说中的人物死时，死神也会降临到他头上。但是如果他不再读它，不再体验它，他还能活下去吗？所以后来他又去塞纳河边散步，又一次从那个书摊前走过，怀着无限的爱和无限的恐惧朝那本不祥的书看了一眼，然后注视塞纳河水……他胜利了！还是被战胜了呢？他没有翻阅那本书便走过去，同时对自己说：“那个故事后来怎

① “阿尔玛”的含义为心灵。

样了？怎么结束的呢？”但是他确信，总有一天他会忍不住的，一定会拿起那本书继续读，哪怕读完后他必须死去。

我的胡戈·德·拉·拉萨的小说，关于胡戈·德·拉·拉萨的我的小说的情节就是这样的。与此同时，我，也是写小说的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却几乎没有写作，由于害怕被我自己的行为吞噬而无所作为。我不时地写政治信件反对堂阿尔丰索十三，但是这些涉及西班牙历史的信件却把我吞噬了。在西班牙，我的朋友和敌人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没有这样的气质，更没有革命家的气质，我应该放弃政治，致力于写作诗歌和小说。好像从事政治同写诗不是一回事！好像写诗不是从事政治的另一种方式！

但是最可怕的是，我没有写什么东西，我陷入了无所作为的等待的痛苦境地，想象着如果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会做什么，说什么，写什么，梦想着未来，我已经讲过，这就和破坏未来一样。我阅读那些偶然落到我手中的书，既无计划也无条理，只是为了满足这种可怕的读书嗜好，瓦莱里·拉尔博^①说的未受惩罚的嗜好。“未受惩罚的”。得了吧！多么愉快的惩罚啊！阅读的嗜好带来慢慢死亡的惩罚。

我的大部分计划——其中包括写这篇我正在写的关于如何创作一部小说的文章——都搁置了。我已在巴黎这儿出版了我的十四行诗，在西班牙出版了我的《特雷莎》。《特雷莎》是在1923年9月13日的卑鄙政变爆发前，在我的流放历史、我

^① 瓦莱里·拉尔博(1881—1957)，法国作家。

流放的历史开始前写的。所以我必须在另一种意义上生活，凭靠写作来谋生！即使如此……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杰出日报《评论》还是要求我与之进行报酬丰厚的合作；我没有剩余的钱，尤其住在远离我的亲人的地方。不过，我并没有动笔写。现在，我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周刊《面孔与面具》的合作也依然中断着。在西班牙，我过去不愿意、现在也不愿意为任何报纸和杂志写文章。

（我想讲一件事。这就是：在某团有一个年轻士兵，他机灵、精明、老练，喜欢嘲讽，干过自由职业，属于我们所说的分摊来的兵员。他的连长怕他，厌恶他，竭力避免在他面前讲话。但是，有一次他被拉去在他和其他士兵面前发表关于规章条例的爱国主义演说。不幸的连长总不能使自己的眼睛离开那个精明的小伙子的眼睛和嘴巴，注意着他的表情。即使这样，他也不能避免他的演说中的陈词滥调。最后，连长恐慌不安，不能自己，不禁对那个士兵说：“怎么，你在冷笑？”小伙子赶忙回答：“不，连长，我没有冷笑。”这时另一个人说：“是的，他在内心里笑哪！”

虽然在这儿，在边界地区，我也能了解政治上的彻底腐败和这个训练罪恶的刽子手的学院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不愿意为写此事而再使我的热血燃烧。我还是接着讲我们的故事吧。）

让我们回到胡戈·德·拉·拉萨的小说、他所读的小说上来。应该继续讲的是，有一天，不幸的胡戈·德·拉·拉萨再也受不住，他被故事战胜了，也就是说，他被生命，或者更确

切地说，他被死亡战胜了。经过塞纳河码头上的那个书摊时，他买了那本书，把书装进口袋，顺着河边向家里跑去。他带着那本书就像一件抢来的东西一样，惟恐再被别人抢了去。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憋得难受，又看见过去那个几乎死亡的心绞痛幽灵出现在眼前。他不得不停下来。这时，他四处看了看，又看了看行人，特别是塞纳河的水，流动的镜子，这才打开书，读了几行。但是他马上又把书合上了。因为他又感到了几年前他称为大脑呼吸困难的症状。也许这就是麦肯齐发现的X病。他甚至相信感觉到了整个左臂和手指间有一种不祥的奇痒。有时他还自言自语：“走到那棵树下我就会倒下死去。”过了那棵树后，一个细小的声音从内心深处对他说：“你可能真的已经死了……”他就这样回到了家。

他回到家，吃了饭——尽可能拖长吃饭的时间，但还是不慢——，上楼进了卧室，脱掉衣服，躺在床上，好像为了睡觉，也像为了等死。他的心房冬冬地跳动。他在床上先念了一遍天主经，然后又念万福马利亚，停留在这两句上：“让你的意志在地上也像在天上一样实现吧！”“圣母马利亚，现在，在我们死去的时刻，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祈求吧！”他重复了三遍，画了个十字，在打开书之前等着心情平静下来。他觉得时间在吞噬他，那本虚构小说的未来在吞噬他。他与之融合的那个虚构人物的未来在吞噬他。他觉得他在自己身上消失了。

稍微平静了些后，他打开了书，继续读。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这时他才真正可以说他死了。他梦见了那另一个人，更确切地说，那另一个人是梦见他的一个梦，是一个无限孤独的人。他终于醒来，感到内心像刀割一样疼痛难忍。书中的人物

刚才又对他说：“我应该再一次提醒我的读者，他将和我一道死去。”这一次产生的结果是可怕的。可悲的读者由于精神上的痛苦而在床上失去了知觉；他不再梦见另一个人，也不再梦见他自己。他苏醒过来后，扔掉了书，熄灭了灯，重新画了个十字，努力入睡，不再做梦。但是他办不到！他不得不一次次起来喝水，他突然想到要喝塞纳河，那面镜子的水。“难道我疯了吗？”他一遍一遍问自己。“没有，因为当一个人问自己是否疯了的时候，其实他没有疯。可是……”他爬起来，点上了壁炉，烧掉了书，马上又上床睡了。终于睡着了。

我曾考虑写入我的小说——如果写了的话，如果必须表现这位烧书的主人公的话——的这一段，使我想到了我刚刚在伟大的梦幻家马志尼于1835年5月1日从格伦兴^①写给他的朱迪特的信中读到的内容：“如果我深入我的内心，我会在那里看到灰烬和一个熄灭的炉灶。火山已经完成了它的喷发，剩下的只是在它的表面震颤的热量和熔岩。当一切已经冷却，诸事已经完成后，将什么也不剩了。只有一种似乎对某种可能存在却已不存在的东西的难以确定的记忆，对应该用来谋幸福却消失在巨大愿望的死水中的办法的记忆。这些愿望在内心深处受到排斥却又不能流露出来，损害了怀着希望、忧虑和徒劳祈求的心灵……之后是一片空寂。”马志尼是一位流放者，一位永恒的流放者，就像他以前的伟大流放者——和伟大的轻蔑者；摩西和圣保罗也是流放者和轻蔑者——但丁和他以后的维克多·雨果。摩西、圣保罗、但丁、马志尼、维克多

^① 格伦兴，瑞士城市。

· 雨果等许多人，都是在远离祖国的流放中或在荒漠里对祖国的寻找中，懂得了什么是永恒的流放。但丁是从远离他的佛罗伦萨的流放中，看到了意大利如何被奴役，如何成为痛苦的家园的：

被奴役的意大利，痛苦的家园

至于让我的小说读者、我的胡戈·德·拉·拉萨说“难道我疯了吗？”这句话的想法，我应该承认，我的健康的理智中能够有的最大的信心是在这样的时刻产生的：当我观察别人在做什么、说什么、聆听别人在说什么、不说什么时，“我是不是疯了”这种短暂的怀疑就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

据说，疯，就是丧失了理智。丧失的是理智而不是真理，因为有一些疯子说的是真理，其他疯子却认为讲真理既不理智也没有理智，所以保持沉默。因此，人们才说他们疯了。那么，理智是什么呢？理智是我们大家全部或至少大多数赞成的东西。真理是另一种东西。理智是社会性的；一般地说，真理是纯属个人的，本人的，和别人无关的。理智使我们联合，真理则使我们分离。

（但是现在我忽然觉得，也许是真理使我们联合，理智使我们分离。所有这些关于理智、真理和发疯的模糊哲学，都取决于一种精神状态。在精神最冷静的时刻，我才能治愈这种精神状态。在此地，在边境，面对我的故乡的高山，我的斗争虽然激烈了，但是我的精神从根本上说是冷静的。一刻儿我也没想

过我疯了。因为如果我可能冒生命危险进攻巨人似的风车的话，那是我明白它们就是风车。但是，如果其他人，那些自认为有理智的人认为风车是巨人，那就应该让他们清醒过来。)

有时候，在我认为自己是虚构的人而写小说，在小说中向我自己描述我自己时，我会时而梦见几乎所有的人，特别是在我的西班牙的一切人都疯了，时而梦见我自己疯了：既然其他一切人不会疯，那就是我疯了。当我听到人们谈论我，谈到对我的作品和我的行为的看法时，我想：“这难道是因为我讲的话不同于我听见的话，或者人们听见的话不同于我讲的话吗？于是我又想起了堂吉诃德的形象。

(后来，在昂达亚这里，我遇见一个老实人，他走过来向我致敬，并对我说在西班牙都认为我是个疯子。事后才知道他是个警察，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他说他当时醉了，恰恰不是疯了。)

在此我应该强调一件关于我们的堂吉诃德先生的事。我想我以前曾经讲过此事。这件事就是：试问他应受的惩罚是什么，如果不是在恢复了理智，所有人的理智，从而丧失他的真理后死去，如果不是他必须死去而还可以多活几年的话。这想必是因为当时西班牙的一切疯子——为数应该不少，因为刚刚从秘鲁传来可怕的疾病——都去找他帮助，而看到他拒绝给以帮助时，便大肆侮辱他，骂他是小丑、叛徒和变节者。因为有一群正遭受着“受害妄想狂”之苦的疯子，而这种受害妄想狂又变成了迫害狂。所以当堂吉诃德不愿意迫害他的假定的迫害者时，这些疯子就要迫害他。然而我、我的堂吉诃德干了什么，竟成了吸引自称是受害者的疯子们的一块吸铁石呢？既

然最终他们要让我蒙受侮辱，现在他们何必还要救助我，还要赞扬我呢？

（这就是我这位堂吉诃德的遭遇：在把苦役犯从神圣兄弟团成员的手中解救出来后，苦役犯们反倒痛打了他一顿。尽管我知道有朝一日苦役犯们可能也会打我，但是在坚持同现在我的西班牙的神圣兄弟团的成员进行斗争中，我决不会因此而退却。我不能容忍——哪怕我会受到疯狂的对待——刽子手们自封为法官；当局即司法机关最后将和所谓的当局的原则即政权的原则或所谓的秩序一道窒息而死。我也不能容忍一个懦弱、胆怯的资产阶级由于对共产主义火灾——胆怯的疯子们的噩梦——的极大的（轻率的）恐惧而把房子和庄园交给那些把它们破坏得比火灾本身更厉害的消防队员。更何况还没有发生现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情，而且火灾是由靠灭火为生的消防队员们引起的。）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胡戈·德·拉·拉萨的小说，他做为小说阅读的小说、读者（作为演员的读者，认为阅读就是体验读的东西的读者）的小说上来。第二天早晨，当他在他那精神极度痛苦的床上醒来时，他觉得心情平静了，便起身注视了一会儿那本不祥的书留下的灰烬。他觉得那些灰烬像塞纳河水一样是一面新镜子。他的毛病又复发了。故事是怎样结束的呢？于是他又去塞纳河的码头再找一本书来，尽管他知道是找不到的，因为很难找得到。找不到书，他很痛苦，痛苦得难以忍受。他决定到上帝的世界上去旅行。也许上帝把他忘了，只把他的故事留给了他。他当即前往卢浮宫，去观赏米洛维纳斯，

试图摆脱缠绕着他的那个念头。但是他觉得米洛维纳斯像塞纳河，像他烧掉的那本书的灰烬，像另一面镜子。他决定离开那里，去看高山、大海和静态的建筑物。这时他又自言自语道：“那个故事是怎样结束的呢？”

当我构思我的小说的这一段时，我也这样对自己说：“领导委员会^①的这段历史将会怎么结束呢？西班牙和西班牙君主制度的命运是什么呢？”我贪婪地读着——像现在这样我依然贪婪地读着——报纸，期待着西班牙的来信。我写了我的《从富恩特本图拉到巴黎》中的第七十八首十四行诗中的这些诗句：

革命是一出喜剧，
是老爷为对付厌烦而写的。

难道历史的痛苦不是用厌烦构成的吗？与此同时，我心中也充满着我的同胞们的苦恼。

我十分理解马志尼 1835 年 3 月 2 日从贝尔纳写给他的朱迪特的一封信里所表达的情绪：“倘若我任凭个人的好恶支配，我将怀着轻蔑的态度和揭穿谎言的勇气碾死讲我的语言的人，但是我更怀着愤怒和复仇的心情碾死敢在我面前猜测此事的外国佬。”我完全理解他对别人，尤其是对他的同胞们，对理解他却又那么不公正地评价他的人的“满腔怒火”。他那一颗和另一位伟大的流放者、另一位伟大的傲慢人但丁的“傲

^① 领导委员会，普里莫·德·里维拉 1923—1925 年执政的西班牙政府形式。

慢心灵”的真诚是多么伟大啊！

没有办法猜测，也没有办法更好地预料那一切在西班牙将如何结束；谁也不相信自己说的属于自己的东西；社会主义者不相信社会主义，不相信阶级斗争，也不相信铁的工资制度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象征主义；共产党人不相信公有制（更不相信共同性）；保守党不相信保守，无政府主义者也不相信无政府。

还是来谈我的胡戈·德·拉·拉萨的、我的读者的小说，他的读物、我的小说的小说吧。

我想让他离开巴黎，去仔细寻找被遗忘的故事；在被他烧的书的灰烬烦扰下，他到处游荡，停下来观望河水，甚至海水。我想让他怀着对故事的焦虑沿着甘特和布鲁哈斯运河散步，或在日内瓦沿着莱马湖散步，忧伤地跨过那座卢塞纳桥。三十六年前，我二十五岁时曾经走过那座桥。我将把我旅行的往事写入我的小说，我将提到甘特、日内瓦、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我的不幸的胡戈·德·拉·拉萨来到其中的一座城市后，将走到一个书摊前，看到另一本那种不祥的书。他全身颤抖着买了那本书，带回巴黎，准备接着读，直到他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直到无须读完就预知书的结尾，直到他能够说：“现在我终于猜测到故事是怎么结束的了。”

（在大约二年前我在巴黎写这一段时，我不可能想到让他去别的地方旅游，只能让他在甘特、日内瓦、卢塞纳、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游荡。今天我可以让他在这个田园诗般的法国巴斯克地区漫游了。它把我的巴斯克区极美的乡村同美丽的法国的景色连在一起。他将沿着朴实的尼维尔河岸，在挨着

阿斯卡因的位于拉鲁恩山脚下赏心悦目的翠绿草原牧场之间漫步，放眼环视故乡那绿色的田野——它充满了悠久的沉默的传统，让人们将那骗人的历史遗忘；他将从那一群群旧住宅旁边走过，那些住宅倒映在一条平静的河水中；他将不断听到人类的深渊的无声无息。

我将让他走到圣胡安·皮埃·德·普埃尔托。那位非凡的博士华尔特·德·圣胡安^①，《智慧的检查》的作者，就是这个小城的人；尼维尔河也是从圣胡安·皮埃·德·普埃尔托流向下游的圣胡安·德·克鲁斯的。

他将在这个曾经属西班牙、今天属法国的古老的纳瓦拉省小城里，坐在埃亚拉维里的一条石凳上，在安静的气氛中倾听着尼维尔河的永恒的流动声。当从通往教堂的桥下走的时候，他还将去看看那条河。周围的田野将用巴斯克语，孩童的巴斯克语对他说话，像孩子那样平静而自信地、含糊不清地对他说话。由于他的手表坏了，他将去找修表匠；修表匠说不懂巴斯克话，他将对他说是语言和宗教把人们分开了。好像基督和菩萨没有对上帝报告此事似的。只不过他们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我的胡戈·德·拉·拉萨心思重重地游荡在城堡街上。那条街从教堂往上通向沃班^②修建的城堡。大街两旁的房子多半是革命以前盖的，主人们在那些房子里睡了三个世纪了。由于上帝的安排，收集家收集的汽车不能沿那条街上行。在那条安静而偏僻的街上，他将去参观主教们的监狱，圣胡安的主

① 华尔特·德·圣胡安(1530? —1591?), 西班牙哲学家和医生。

② 沃班(1633—1707), 法国军事工程师。

教们的牢房，宗教法庭的地牢。监狱后面，古老的高墙庇护着用笼子罩着的小果菜园。监狱的后部爬满了常春藤。

后来，我这位悲哀的不幸读者去观赏尼维尔河上的瀑布，体会一下那些每一瞬间都不同的水是如何形成一堵墙的。那堵墙是一面镜子，是历史的镜子。他沿河继续下行，到乌纳利兹去，停在那幢宅子前，看见门楣上写道：

皮埃尔·埃斯佩莱特

和珍妮·艾里瓦尔

和平地生活

宪法街9号，1800年8月

他向往佩德罗·埃斯佩莱塔和胡安娜·伊里瓦内^①的和平生活——让我们生活在和平中！——，而这时拿破仑正使世界充满他的历史的轰鸣声。

之后，我的胡戈·德·拉·拉萨渴望将祖国的绿色河山看个够，便走到法国和西班牙边界上的阿奈吉桥上。1875年狂欢节的第二天，王位继承人堂卡洛斯·德·波旁—埃斯特，即上次内战结束时卡洛斯派拥戴的卡洛斯七世，就是从这座小小的、卑微的桥上过去的。1924年2月21日，我被从我的家抓走，流放到富恩特本图拉。而在五十年前的这一天，卡洛斯派第一次轰炸我的城镇时，我听见一颗炸弹落在了毕尔巴鄂我出生的住宅旁。在这座桥上，胡戈·德·拉·拉萨可能感

① 皮埃尔·埃斯佩莱特和珍妮·艾里瓦尔的西班牙语译名。

觉到，住在那一带的村民已经对卡洛斯七世一无所知。当时他把脸转向西班牙说道：“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

传说中的卡洛马格诺^①准是从这座桥上或桥的旁边过去的；他从那里逃往龙塞斯巴列斯，奥兰多^②的号角在那里吹响，今天它在那些寂静和安宁的峡谷里保持着沉默。胡戈·德·拉·拉萨在他的想象中，在我们那种将多少世纪和广袤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将时间变为永恒、将田野化为无限的神圣想象中，同卡洛斯七世和卡洛马格诺会合了。和他们一道，他又和不幸的卡洛斯十三世、西班牙第一个哈布斯堡、卡洛斯一世、德国卡洛斯五世国王会合了。同时他回想起，他胡戈曾参观尤斯特^③，由于没有另一面水镜子，他观看了池塘，据说国王曾在阳台上垂钓池中的丁鲈。在即将登基之前因患肺病死于萨拉曼卡的堂胡安王子、未来的堂胡安三世、西班牙君主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的儿子的神秘而苍白的幽灵将出现在王位继承人卡洛斯七世和卡洛马格诺、阿尔丰索十三世和卡洛斯一世中间。胡戈·德·拉·拉萨从阿奈吉桥向圣胡安·皮埃·德·普埃尔托走时想到了这一切，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将如何结束呢？”

不过，我还是放下这部小说讲另一部小说吧。我在这里如饥似渴地读着来自西班牙的消息，尤其是关于摩洛哥之战的消息。我心想，此战的结果是否能让让我回我的祖国，在那里写我的故事和她的故事，回到那里死去，死在那里，被埋在荒漠

① 卡洛马格诺(742—814)，即卡洛斯一世，法国国王。

② 奥兰多，一个勇士的名字。

③ 尤斯特，西班牙著名的赫罗尼莫修道院，卡洛斯五世曾在那里休养。

中……

这一切没有一点道理吗？难道我没有差一点牺牲我亲密的我，神圣的我，上帝身上的我，应该成为另一个的我，历史的我的我，在其故事里并和故事一起活动的我吗？为什么我要坚持不重返西班牙呢？我没有兴致写我的传说，将我埋葬的传说，并且是别人、朋友和敌人写我的传说吗？因为，如果我不能写我的传说，我就会完全死亡；我要是写我的传说，也会死去。

朱迪特在给何塞·马志尼写信时对他谈到了“变成需要的心情”，“由于物质需要和虚荣心而想做的工作”，伟大的流放者不赞成这种想法。不久，在另一封信里——1835年5月14日写于格伦兴——她又写道：“时间，隆重的时间是有的，它让我可以十年不眠，让我看到我们；我看到了生命，看到了我的心和别人的心，但是我立刻又回到诗歌的幻想中去了。”马志尼的诗是历史，是他的历史，是意大利的历史，意大利是他的母亲和女儿。

虚伪！因为从职业上说，我是一个卖苦力的希腊文化学者——一个希腊语教授，领导委员会演了一出剥夺我的职务却又为我保留它的喜剧——，我知道，虚伪的人就是一个演员。虚伪的人？不！我的角色是我的真实，我应该体验我的真实，它是我的生命。

现在我扮演的角色是流放者。甚至我这个人的粗心大意，不肯换衣服和更新衣服的脾气，也部分地源自——在我远离

家庭独自生活找不到平衡时总是伴随我的某种吝啬倾向的促使下——源自我所扮演的角色。1925年2月，我女人带着我的三个女儿来看我时，替我洗了我的白衣服，更换了我的旧衣服，为我购买了新袜子。现在它们都已经千疮百孔了，破了，这也许为了让我的堂吉诃德对我说他看到他的网状袜子破了的时候对自己说的那句话：“唉，可怜啊，可怜！”后来仍然如此。我在我的《堂吉诃德和桑乔传》中曾颇动感情地评论过此事。

难道我表演一出喜剧也是为了让我的亲人们看吗？决不！因为我的生命和我的真实就是我的角色。当我被流放且没有人对我说明原因，甚至连流放的借口也不讲的情况下——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对我的亲人、我的家庭说，谁也不要陪着我，让我一个人去吧。

我请求他们让我一个人去。他们非常理解我，爱我——他们毕竟是我的亲人，我也是他们的亲人——，便让我一个人去了。后来，在我流放海岛的期限将满，我的大儿子和他的妻子来看过我之后，一位夫人来见我——她女儿陪着她，也许是为了保护她。她曾写信纠缠我，差一点使我失去了理智。也许她是想让我明白，她来的目的是为我做我的亲人、我的女人和我的儿女没有做的事情。这位夫人是个有学问的女人。我妻子虽然写得不错，但算不上有学问。不过，莫非这个关心自己的名誉，也许想把她的名誉同我的名誉连接起来的可怜女人，比我的孔恰即我的八个儿女的母亲和我真正的母亲还喜欢我吗？我真正的母亲，是的。在一个极度痛苦的时刻，她看到我在孤独天使的爪子里以超乎常人的哭声哭泣，她不禁扑到我的怀里，从她那母亲的、非凡的、神圣的胸怀深处对我叫道：

“我的孩子啊！”这时，我发现了上帝在这个女人，我的儿女的母亲，我圣洁的母亲身上为我做的一切。她除了我的小说，我的神圣的无意识的、永恒的镜子，没有别的小说。这是因为她让我一个人呆在我的岛上，而另一个女人，有学问的女人，她的小说而不是我的小说的女人，却要我身边来寻求激情，甚至电影。

但是那个有学问的可怜女人要寻找的，正是我所寻找的，一切作家、历史学家、小说家、政治家和诗人所寻找的：生活在长久不变的历史中，而不死亡。这几天我读了普鲁斯特^①的作品。他是作家和孤独人的典型。他的孤独是何等样的悲剧啊！使他忧伤的、驱使他探测人类悲剧深渊的，是他对死亡，对每一瞬间的死亡的感觉，因为他每时每刻都感觉到了死亡，他剖析了他的心灵的尸首，而且是多么仔细！为的是仔细探寻逝去的时光！时间总是在流逝，所谓的赢得时间，其实是在丧失它。时间：就是悲剧。

“我了解那些被称为艺术家的艺术家们的痛苦：他们是痛苦的影子，不是他们的肉体的影子。”马志尼 1835 年 3 月 2 日在给他的朱迪特的信中写道。马志尼是一位艺术家，一位道地的艺术家，一位诗人，一位政治家似的诗人，仅仅是一位诗人。是痛苦的影子，不是肉体的影子。但是小说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小说的实质就在于此：痛苦是影子，而不是肉体；最痛苦的痛苦，使我们发出呼唤上帝的喊声、流出伤心的眼泪的痛苦，是厌烦的影子：时间不是肉体的。康德说，痛苦是一种先天的

^①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著有《追忆逝水年华》。

感觉形式。这是什么样的生命之梦啊……！不会醒来吗？

（我在此，在我的山区，读着贡哥拉称为“比利牛斯的绿色灰烬”〔《孤独》^①，（二）〕的那一卷。我看到了那些“海洋虽大水却不多”的年轻人。没有水的海洋，也许是纯洁的或夸饰的诗。但是，总而言之，“血的声音和血属于心灵”。

这就是我的记忆，这就是我关于如何创作一部小说的故事。

请看憎恶贡哥拉主义、找不到诗即创作或故事情节——其中没有激情，没有人的痛苦肉体 and 肌肉，没有血的眼泪——的我，是如何被贡哥拉主义（即博学）的最可怕、最违反诗律的东西征服的。“大海并非聋；博学把人骗，”贡哥拉写道。他不是思考，而是在那里描绘。他是个知识渊博的人，一位诗歌教授，就是那位科尔多瓦教士……可恶的职业！

马志尼关于艺术家的痛苦的描述和夸饰派的年轻诗人对贡哥拉的纪念，使我想到了这一切。不过，马志尼，上帝和人民的马志尼！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公民，一位市民。那些夸饰派年轻人也是如此吗？现在我意识到了我们的巨大错误：我们把文化放在了文明之上，或者公民职责之上。不，不，公民职责是第一位的，高于一切的。）

下面，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我们的胡戈·德·拉·拉萨的故事上来。

我刚刚让他在那本不祥的书的吸引下回到巴黎，他就提出了这个可怕的问题：要么把变成他生命的小说读完，读完就

^① 《孤独》，西班牙诗人贡哥拉（1561—1627）的诗选，出版于1613年。

死去；要么放弃阅读，活着，活着，结果同样也会死去。这样死或那样死；在历史之中或在历史之外。我要让他用独白说这些话，这种方式会显得生动：

“但是，这完全是一种精神失常……小说的作者在嘲弄我……还是我在嘲弄我自己呢？为什么在读完这本书时自传小说的人物死去，我也得死呢？为什么我不能让我自己幸存呢？让自己幸存和检查我的尸体。我要继续读下去，直到那个可怜的家伙只剩下一口气。一旦我知道故事即将结束，我就仍然活着，让他也活着。当已年迈的堂胡安·巴莱拉^①失明时，他拒绝医生为他动手术，他说：‘要是给我动手术，我会永远彻底失明，没有希望恢复视力了。我要是拒绝动手术，我会永远怀着通过手术治愈的希望生活的。’不，我不能继续读了。我要把书放在手边，放在我的床头上，当我睡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如果我想读，就可以拿起来读。但是我没去读。我可以这样生活吗？不管怎样，我也会死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死……”（西班牙人的通俗说法是，一切上帝都会死……）

这时，胡戈·德·拉·拉萨可能又开始读那本未读完的书，读得很慢，很慢，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每次都停在比前一次读的多一行的地方，好等下一次从头读起。这就像乌龟前进一百步，后退九十九步，然后再前进，再后退同样的步数，总是害怕那最后一步。

我放在我的胡戈·德·拉·拉萨嘴上的这句话，即：所有的人都会死（或用通俗的西班牙话说：一切上帝都会死）是最

^① 堂胡安·巴莱拉(1824—1905)，西班牙小说家。

通俗的言语之一，可以说也是所有的陈词滥调中最常见的一句，从而也是怪诞言论中最怪诞的。当我们研究逻辑学时，这就是三段论法的典型：“所有的人都会死；佩德罗是人，所以佩德罗会死。”也有这种不符合逻辑的反三段论法：“基督不会死；基督是人，所以所有的人都不会死。”

（这种反三段论法，其最大的前提是有一个个别的、不普遍的、也非特定的范畴，但是这个范畴达到了最广大的普遍性，因为如果基督复活，任何人都会复活，或像通俗的西班牙话讲的，一切基督都会复活。这种反三段论法成立的基础，就是我所说的人生的悲剧感，它形成了基督教徒的极度痛苦的本质。这一切构成了神的悲剧。

神的悲剧！但不同于中世纪的信徒、流放的德皇党人但丁为他们作品取的名字：《神曲》。但丁的作品是喜剧，不是悲剧，因为其中包含着希望。在《天堂》的第二十唱中有一段三重唱，向我们展示了那出喜剧的光芒。三重唱里说——据福音书断言——：

上天的王国忍受着
战胜神的意志的
炽热的爱和强烈的希望的力量。

这要比纯粹的诗或夸饰的博学高明一些。

强烈的希望能战胜神的意志！相信这一点才是信念，诗的信念！满怀着对其希望的信心的人不会死，永远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但丁写的被判下地狱的人总是生活在历史中，所

以他们的判罪不是悲惨的，不属于神的悲剧，而是喜剧。尽管他们受到判决，上帝仍然对他们微笑……）

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马志尼悲哀的信中最悲哀的段落是1835年6月30日写的那一段。其中说：“所有的人都要死：罗马格诺西^①死了，佩奇奥^②死了，我以为很久以前就死了的维托雷利刚刚死去。”可能有一天马志尼曾对自己说：“我相信自己是死人，所以我要死去。”像普鲁斯特一样。

我应该拿胡戈·德·拉·拉萨怎么办呢？读者啊，由于我写的是一本真正的小说，是一篇真正的诗歌，是一种创作，目的是告诉你如何创作而不是如何叙述一部小说，一桩生活故事，所以我没有理由满足你对惊险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小说的兴趣。读小说时凡是只想知道小说人物的结局如何而不想知道他自己的结局如何的读者，其兴趣都不应该得到满足。

关于我的痛苦，也许是不可言传的痛苦，我想引证马志尼于1835年7月15日从格伦兴写给朱迪特的信中的话：“今天我应该对你说，但你不要对人说，因为我的痛苦属于你所说的诗。实际上，一个时期以来，我的痛苦就是如此……”在同年6月2日的那封信中他还写道：“有人把他们感到奇怪的一切东西称为诗；他们说诗人是疯子，直至把诗人变成真正的疯子；他们把塔索^③变成了疯子，使查特顿^④和其他诗人自杀；他们

① 罗马格诺西(1761—1835)，意大利哲学家，法官。

② 佩奇奥(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文学家、经济学家。

③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曾被囚疯人院七年。

④ 查特顿(1752—1770)，英国诗人。

甚至残忍地对待死人拜伦^①、福斯克洛^② 等人,因为他们不愿意走他们的路。让轻蔑降落在他们头上吧!我可以忍受痛苦,但是我不能背叛我的灵魂;不能为了满足他们的心愿而毁掉我自己,如果他们把他们所说的诗给我夺走,我就毁掉了自己,因为一旦用虚伪的手段糟蹋了诗的名誉,人们就会怀疑一切。但是我是以我的方式看待和称呼事物,我认为诗是美德,是爱心,是怜悯,是感情,是对祖国的爱,是不应遭受的不幸,是你,是你的母爱,是大地上所有的神圣的东西……”我不能继续听马志尼讲述了。读着他的话,读者的心会听到从黑色的天空,从孕育着暴风雨的乌云传来的、在沐浴着阳光的飞翔中受伤的老鹰的哀鸣。

诗!神圣的诗!我感到欣慰的是它是整个生命!是的,诗是这一切。但它也是政治。另一个伟大的流放者,无疑是所有流放的公民中最伟大的一个,即德皇党人但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位既崇高又深沉的流放者,一位至高无上的诗人,一位政治家和信徒。在他身上和对他说来,政治、宗教和诗是一回事,是亲密的三位一体。他的公民身份、他的信仰和他的想象,使他永恒。

(现在,在我刚刚收到和读到的西班牙夸饰派年轻诗人为纪念贡哥拉而出版的那一期《文学报》上,年轻诗人中一位叫本哈明·哈内斯^③ 的人在一篇夸饰地取题为《被粉碎的金子和被压榨的美酒》的短文中说:“贡哥拉不凭借蓝色幻想的愚

① 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

② 福斯克洛(1778—182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

③ 本哈明·哈内斯(1888—1940),西班牙作家。

蠢之火，也不凭借激情的摇曳火焰，而只凭借平静的智力的持久光芒。”这就是这些知识分子所说的诗吗？什么叫没有幻想之火，也没有激情的火焰的诗呢？那就让它们吃那种用被粉碎的金子做的面包吧！然后他又说，贡哥拉既没有打算重复一篇美丽的故事，也没有创造一种美丽的语言。但是，难道有那种既没有故事也没有缺乏故事美的、语言美的语言吗？

从纪念贡哥拉时的形势，从我的不幸的祖国的现实处境来看，我认为整个那次纪念活动是对专制政权的无声的、奴颜婢膝的纪念，是一种低三下四的活动。从一些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的表现来看，是一种乞讨行为。那些纪念的诗，全都不过是谎言。是谎言，谎言，谎言……！贡哥拉本人就是一个爱说谎的人。请诸位听听这位说过“博学把人骗”的人是如何开始他的《孤独》的吧：

开花的季节是在那一年，

虚假的欧洲强盗……

虚假的！是虚假的吗？为什么他认为必须对我们说变成斗牛的朱庇特^①对欧洲的强盗行为是虚假的？为什么博学的夸饰者认为必须让我们明白他们的杜撰是虚假的？是谎言，就不是杜撰。难道他这位夸饰的艺术家、罗马教皇的天主教會的教士和神父相信公众信仰的基督吗？难道在神圣的弥撒仪式上祝圣时他也不扮演夸饰派角色吗？我佩服但丁的想象和热

^①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诸神之父，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战胜了巨人，打败了他父亲农神。

情。)

有些可怜虫劝我放弃政治,放弃他们带着假装的轻蔑态度——那不过是恐惧,对太监、对阳痿的人和死人的恐惧——看待的政治。他们对我肯定说,我应该致力于我的教学、我的研究、我的小说、我的诗篇和我的生活。他们不愿意知道,我的教学、我的研究、我的小说、我的诗篇是政治。他们不愿意知道,今天在我的祖国,需要为真理的自由而斗争,这是至高无上的正义,需要把真理从最残酷的独裁统治,毫无作为的独裁统治,从最专制的专制制度,愚蠢而无能的专制制度,从纯粹的没有方向的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丁的宠儿马志尼把他的生平写成了一首诗,一部比曼佐尼^①、邓哲格利奥^②、格罗西或者格拉志^③的小说更富于诗意的小说。拉马丁^④和雨果的大部分诗和最优秀的诗都是由于他们既是诗人也是政治家。有一向没从事过政治的诗人吗?应该具体地对待,并在任何情况下

不管别人议论,你只管观察和前进

还有一些人,最卑鄙的人,徒有虚名的知识分子、技师、学者、哲学家。1835年6月28日,马志尼给他的朱迪特写信说:“至于我,我丢下了一切,重新恢复了我的个性,心中充满了为

我所爱的一切而产生的痛苦,充满了对别人的不满和对那些

① 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作家。

② 邓哲格利奥(1798—1866),意大利作家。

③ 格罗西或格拉志(1804—1873),意大利文学家。

④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

在哲学的垃圾中捡拾胆怯的人的轻蔑，充满了目中无人的傲慢情绪，但对我自己，对现在和未来却充满了痛苦和气愤。我不再把双手举到学说的泥沼之外。让我的祖国，将来必定出现的祖国的诅咒降落在他们头上吧！”

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我才无愧于在西班牙和靠西班牙生活的学者、哲学家，不喜欢叫喊的人，希望人们微笑着对待卑鄙的人吐来的唾沫的人，除卑鄙的人以外的多数人，思考如何争取自由的人。那么他们呢？他们……出卖自由，是些出卖节操的家伙！

在这最后一次讲述我的胡戈·德·拉·拉萨的故事后，在我说过不再讲这个故事后，现在我还得讲讲他的故事。我自问，由于他总是把那本倒霉的书放在面前和手边却不敢打开它继续读，以便延长他的极度痛苦即他的生命；他是不是被不祥的焦急心情耗尽了昵？我考虑，是不是不让他忍受偏瘫的痛苦或其他任何类似病症呢？是不是不让他丧失意志和记忆，或者无论如何也不让他丧失生活的欲望呢？这样他就可以忘记那本书，那本小说，他自己的生命；忘记他自己，忘记那另一种、提前死亡的方式。因为死亡有死亡的时间，并且死亡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外。

这个决定是我看到不幸的佛朗西科斯·罗德里格斯^①最后的照片后产生的。此人是记者和老资格的共和党人，后来担任过堂阿尔丰索的大臣。他患了偏瘫。有一张照片是他从王宫出来时拍的。他由奥拉西奥·埃切瓦里埃塔陪同，刚刚拜

① 佛朗西科斯·罗德里格斯(1862—1931)，西班牙记者和政治家。

见过国王，请他为《新闻之家》奠基。因为佛朗西科斯是该协会的主席。另一张是国王出席奠基仪式时拍的，他坐在国王身边。他的面孔表现出肌肉干瘦的可怕样子。由此我想起了另一个不幸的堂吉梅辛多·阿斯卡拉特^①，他也是共和党人，已经残废，说话含糊不清，他是像活尸一样被抬进王宫的。在《新闻之家》的奠基仪式上，普里莫·德·里维拉^②赞扬了皮·依·马加尔^③，此人终生是共和党人，死时正充分运用其公民权利，其实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在考虑这个可能有益于我的胡戈·德·拉·拉萨的小说的决定时，如果不是创作而是尝试讲述小说的话，我想起了我的女人和儿子。我觉得我不应该作为孤儿死去。因为他们是我的儿子、我的父亲，她们是我的女儿、我的母亲。如果有一天对未来的恐惧使我的面孔的肌肉干瘦，如果我丧失了意识和记忆，他们，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将不感到痛苦，就让其他人稍微纪念我一下吧。不过，他们不要报复性地原谅我。他们不会容忍那个轻率的人，那个轻浮的怪物——有一天他写道，希望我不受热情的烦扰，就是说这比死去还坏——赞扬我。如果这是喜剧，那它就跟但丁的喜剧一样，也是神的喜剧。

（在重写、重读本文的时候，我像我自己的读者一样，意识到了我不愿意受到宽恕而必定产生的可悲后果。这有点像魔

① 堂吉梅辛多·阿斯卡拉特(1840—1917)，西班牙政治家、社会学家。

② 普里莫·德·里维拉(1831—1921)，西班牙军人，政治家。

③ 皮·依·马加尔(1824—1901)，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总统。

王甚至撒旦的专横，有点不符合“债主豁免我们的债务，我们也要豁免我们的债户”。因为既然我们豁免了我们的债户，那我们的债主为什么不豁免我们呢？在搏斗的声响中我伤害了他们，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看到他们仅仅为了赦免而施加不公正的、不恰当的惩罚，我心灵的面包和酒受到了毒害。在所谓的“国王特别豁免权”最可恶之处，就是国王不止一次——我有过一次直接的经验——闯入法庭，对法庭行贿，以图让法庭不公正地判决，唯一的目的是事后能够实行一次心怀怨恨的赦免。为了加重所谓的侮辱国王、伤害陛下的罪行而施行的荒唐重判，也是这样造成的。）

我推想，读着这篇厚颜无耻的、也许被认为不知羞耻的自白，这篇胡安·哈科夫式的自白，某位读者可能反对我关于神的喜剧或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神的悲剧的理论，气愤地说我只是扮演了一个角色，我不懂爱国主义，我的生活的喜剧并不严肃。但是对这位气愤的读者来讲，他应该感到气愤的是我向他证明了他本人就是一个喜剧性小说中的人物，他恰恰就是一个我想写入他的生活之梦中的人物。他只有把梦幻、他的梦幻变成生活，他才能得救。由于仅有喜剧和小说，那就让他这样想：他觉得舞台之外的现实才是喜剧的喜剧，小说的小说，康德杜撰的实体是能够碰到的最富有现象特点的东西，物质是最富有形式特点的东西。一种事物的实质是它的表面。

而现在，为什么要结束胡戈的小说呢？这本小说和其他一切创作的而不是一个人高兴讲述的小说，严格地说，都没有结束。结束的东西，完美的东西，是死亡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是不会死亡的。寻找结束了的小说的读者，不配成为我的读

者；还没有读我的书，他就已经结束了。

喜欢奇怪的死亡的读者，寻求发泄感情的性虐待狂的人，读《鲨鱼皮》的人，当读到拉法埃尔呼唤保利娜：“保利娜，来呀，保利娜”——后来他又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渴望你……”——并看见她在长沙发椅上半裸身体滚动，在极度的痛苦即在他的欲望中通过他那挣扎的鼻息的窒息声音渴望她，他咬着保利娜的胸部，她抓着他死去时，会感到由于快感的痉挛而瘫软。这样的读者希望我也以类似的方式结束我的主人公的痛苦。但是他并没有亲身感觉到那种痛苦，为什么我要多此一举呢？再说，也还存在着我不愿意迁就的必要性。还是让主人公自己独自一个人去解决吧！

尽管如此，某位读者仍然会问我：“那么，这个人物怎么结束呢？历史如何把他吞没呢？”读者，那你将怎样结束呢？如果你只是个读者，如果你是个男子汉，跟我一样的男子汉，就是说一个喜剧演员和你自己的作者，那么你就不应该由于害怕忘记自己而不读它。

据说，有一个演员每次在台上表演自杀，都受到热烈喝彩。但是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在舞台上认真表演自杀时，不能再继续进行任何表演了，他便真的自杀了。由于他真的自杀身死，结果使观众发出一阵嘘声。倘若观众报以笑声或微笑，人物的悲剧性就更加强烈了。笑声！笑声！这是我们的堂吉诃德先生的深不可测的悲剧热情！也是基督的热情。是用某种痛苦激起笑声：“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国王，你就拯救你自己吧。”（《路加福音》，XXIII，37）

“上帝不善于嘲讽，爱是相当神圣的东西，是我们人类最

纯洁的东西，它无须来自上帝。所以，要么否认上帝，这自然是荒唐的，要么相信永生。”垂死挣扎的马志尼——神奇的垂死人！——1839年6月26日即在他最后离开人间的三十三年前从伦敦这样给他母亲——他的母亲！——写信说。难道历史仅仅是上帝的笑声吗？每一次革命都是他的一次大笑吗？这种大笑似雷鸣，神圣的眼睛流的是笑声。

无论如何，除此而外我决不想仅仅为了使某些游移不定的读者高兴而死去。读者啊，读到这儿，难道你还活着吗？

续 篇

这样，这篇用法文在《法国水星》杂志1926年5月15日一期上发表的、大约两年前写的关于如何创作一部小说的故事就结束了。后来，我的小说、历史、喜剧、悲剧或者别的什么又继续下去，小说、历史、喜剧或西班牙的悲剧、全欧的悲剧、全人类的悲剧又继续下去。在我的小说可能结束的痛苦之上，在它之上和之下，人类的小说可能结束的痛苦依然折磨着我。其中像插曲一样包括所谓的西方的没落和我们的文明的告终。

我必须再回忆一次卡尔杜齐^①的颂歌《在马里奥山上》的结尾吗？他向我们描写道：“甚至在赤道上，在热量易逝的火焰旁，衰弱的后代只有一男一女，他们面色青紫，站在废墟似的山上和死亡的树林之中，用玻璃般的眼睛望着你站在巨大的冰块上，啊，太阳，你要落了！”这可怖的景象使我回想起我在库特林^②的书中读过的最滑稽、最可怕景象。他给我们描写了最后几个人的结局：在一场世界性的新的洪水中，他们聚集在一条船上，一条新的诺亚方舟里。和最后那些人、最后的人类家庭在船上的还有一只鸚鵡。船开始下沉，人被淹死了，但是鸚鵡爬到了主桅杆顶上。当这最后一个至高点即将没入水中的时候，鸚鵡向天空发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叫声。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对此，人们通常称为悲观主义。但这并非仍然是西班牙国王——今天是1927年6月4日——的堂阿尔丰索在说“必须把悲观主义者孤立起来”时所通常指的那种悲观主义。所以我被送到富恩特本图拉岛上孤立了几个月，免得我把我的古怪的悲观主义传染给我的同胞们。后来，我被赦免，离开了那个被流放或孤立的地方——我被送到那里时，连理由甚至借口都没告诉我——，我没有理会赦免便去了法国，定居在巴黎。前面那个故事就是在巴黎写的。1925年8月底，我从巴黎转到昂达亚，继续写传记小说。读者先生，下面我要对你讲的故事就是我当时写的小说的一部分，从中你可以继续了解一部小说是如何写出来的。

① 卡尔杜齐(1835—1907)，意大利诗人、批评家。

② 库特林(1858—1929)，法国滑稽喜剧作家。

上面这段话我是在十二天前写的。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面对这些稿纸没写一个字，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结束这部小说。因为现在我想结束它，想把我的胡戈·德·拉·拉萨从阅读那本不祥的书的可怕噩梦中解脱出来，想结束关于他的小说，就像巴尔扎克结束关于拉斐尔·瓦伦丁的小说一样。我相信能够把小说结束，我相信在昂达亚的二十二个月里能够把小说结束。

在警察制造的意外事端中——暴君们正把神圣的政治降低和贬低为警察——，我一直在这儿，在我的流放地昂达亚，在我的巴斯克故乡的这个边界一隅，过着一种与变成宗教的政治和变成政治的宗教密切相关的生活。这是一部具有历史的永恒性的小说。有时我去翁达莱茨海滩，在大海的永恒童年的幻景中沐浴我精神的永恒童年，倾听大海对我们讲述史前或确切地说是史下的故事，讲述它的神圣物质；有时我沿着毕达索瓦河上行，经过雉鸡岛，去平静安宁的比里亚图村。就是在雉鸡岛上，法国路易十四同我们的菲利浦四世哈布斯堡的女儿、西班牙公主玛丽亚·特雷莎签订了婚约，并签署了家族和约。“比利牛斯山已不存在了！”人们这样说。好像有了这样的和约后，由古老的岩石构成的群山便被推倒了似的。在比里亚图村，我在小教堂前坐了一会儿，对面是穆尼奥特宅邸。据当地人传说，那里住着阿基塔尼亚公爵里卡多·普兰塔吉尼特的私生子的后裔。普兰塔吉尼特曾是英国国王，即著名的黑

色王子^①，他曾去支援堂佩德罗·克鲁埃尔·德·卡斯蒂利亚^②。我还在那个村里注视着乔尔多科加尼亚山脚下的毕达索瓦河谷。那里处处保留着关于我们的内战的记忆，从那里流逝的历史比河水还多。我让我作为流放者的思绪沐浴在我们的母亲般的高山上的稀薄而潮湿的空气中。我偶尔也走到乌鲁尼亚，那里的钟表告诉我们，每一下钟声都能伤害人，而最后那一下竟杀死了圣胡安·德·拉·克鲁斯^③，甚至还不止于此。路易十四和西班牙公主就是在乌鲁尼亚的主教堂里结婚的。随后，举行婚礼时出入的门被封死了。有时我也去巴约那，它使我重返童年，恢复了我幸福的孩童时代，恢复了我的历史的永恒，因为巴约那为我带来了五十多年前的我的毕尔巴鄂的一切。正是毕尔巴鄂造就了我的童年，我的童年也造就了毕尔巴鄂。巴约那大教堂的轮廓使我回到了毕尔巴鄂圣地亚哥大教堂，我的大教堂。甚至还有教堂旁边的泉水，那座纪念性的建筑物！这一切让我看到了我的胡戈的小说的结尾。

在读完那本书之前，我的胡戈将停止阅读，丢下那本不祥的书，拒绝把它读完。在他为了躲避对那本不祥之书的阅读而在上帝的世界里做的旅行中，他将回归他的故乡，他童年时代的故乡。那里有他永恒的童年。在那个年龄，他还不知道阅读，他还不是爱读书的人。而在那样的童年，他将遇到他内部的那个人，即“人的灵魂”。因为圣保罗^④在致以弗所人的书信体诗

① 黑色王子(1330—1376)，埃多华多三世的儿子，其盔甲为黑色。

② 堂佩德罗·克鲁埃尔(1334—1369)，卡斯蒂利亚国王，阿尔丰索十一世之子 and 继位人。

③ 圣胡安·德·拉·克鲁斯(1542—1591)，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

④ 圣保罗，《圣经》故事中的人物，使徒，其书信通称《保罗书信》。

里写道：“所以我跪在圣父面前，圣父的一切，”——可以不很勉强地译作：整个天国——“天上和人间的一切，都是由圣父命名的，为的是根据他的光荣的财富使你们能够按照他的精神，在那个内部的人身上靠力量变得强壮起来……”当这个内部的人遇到他的童年，遇到他的感觉——除了感觉，还有其父子关系的本质——，感觉自己是儿子并发现了父亲时，他就来到了他的祖国，他永恒的祖国，他的永恒的祖国。

恰好就是在这几天，胡安·赫森的一本题为《上帝的父子关系》的小册子神奇地或者说意外地落到我手里。我在书里读到：“所以他应该一清二楚，他总是、每次都是在我们中间成长的孩子。由于看见是眼睛的功能，所以相信也是孩童的感官的功能。我们身上有多少相信的能力，我们就会有多少稚气。”当然(!)赫森没有忘记提醒我们《马太福音》讲的这件事：基督即人子、圣子说：“我老实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变成和成为孩子的话，你们将不能进天国。”他是说“如果你们不变成”，所以我要让我的胡戈改变自己。

孩子，儿子，发现了父亲。在致罗马人的书信体诗里——赫森也没有忘记提醒我们——，圣保罗说：“多少人受到上帝的神的支配，多少人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你们再不会为了爱心而接受奴仆的精神，而是将接受收养的精神。为此我们会叫喊：父亲啊，父亲！”或者喊：“爸爸！”我不记得在开始读书、写字前何时喊“爸爸！”。那是我的永恒中的一个时刻，它消失在我昔日的海雾里了。我刚刚满六岁，我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形象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被艺术形象或人造的形象，照片上的形象代替了——也许是模糊的。其中有一张银版照片，

是年轻时照的，那时他只是个儿子。虽然不是他的全部形象抹去了，而只是变模糊了，像宠罩在海雾中，轮廓不清楚了，但是我在小的时候看见父亲时，我却还能猜测出他讲的语言的神秘性。那时在毕尔巴鄂我父亲的家里有一间客厅，也是家庭的礼拜堂。那个地方，我们这些孩子不许进，免得打蜡的地板被我们弄脏，扶手椅的套子被我们弄皱。屋顶上垂着一面球形的镜子，谁照谁就会变小、变样。墙上挂着几幅《圣经》故事石版画，其中的一幅画的是——我觉得好像我又看到了它——摩西，他正在用一根小棍儿从岩石里取水，就像现在我从我童年的永恒岩石里提取这些记忆一样。紧挨客厅有一间黑屋子，那里躲藏着一只旱獭。那是一种既神秘又费解的生灵。有一天，我终于闯进了不许进的礼拜堂，碰见了我父亲——爸爸！他把我抱起来，面对一位法国人，一位叫莱戈金克斯的先生——后来我认识了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用法语谈起了话。听到我父亲，我自己的父亲——爸爸！——用一种我觉得古怪的、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讲话，给我童年的心灵留下什么印象啊！——我不是说仅仅是幻想，虽说幻想和意识可能是一种东西，是一回事。那种印象，父亲用神秘而费解的语言讲话的印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那时对我来说，法语是一种神秘的语言。

——我发现了父亲——爸爸！——在用一种神秘的语言讲话，也许一边抚爱我一边用我们的语言讲话。但是，是儿子发现了父亲吗？还是准确地说是父亲发现了儿子呢？是我们心中的父子关系发现了我们的父道呢，还是准确地说是我们心

中的父道发现了我们的父子关系？“孩子是人之父，”渥兹渥斯^①一直这样唱。然而，难道不是父亲感——多么贫乏的“感”字啊！——朝着未来的永久感为我们揭示了子女感，朝着过去的永久感吗？在存在着朝着过去的永久感、不持久存在或超存在感的同时，难道没有模糊的朝着过去的永久感、先存在感吗？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幼稚的、儿女般的印度居民中间，除了信仰，还有出生前的生活——或更确切地说是连续的生活——经历、亲身经验，就像在我们西方人中间存在着死后仍然活着的信仰——许多人还有经历、亲身经验、欲望、强烈的希望、信念——一样。印度人所走向的涅槃——仅仅有一条道路——是和子宫生出的模糊生命，和没有梦境但有对生命、对受孕后和诞生前的下意识感觉的梦幻不同的东西吗？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开始梦见一种不幸的或更准确地说背时的神秘经验时，把死亡称为未出生、死亡是另一种分娩了。

“父啊，我把我的灵魂放在你手上了！”圣子在死时、未出生时、在死亡的分娩时叫道。（《路加福音》）或据另一部福音（《约翰福音》）记述，他喊道：“完成了！”

“完成了！”他叹了口气，

接着低下头——像棉紫苏枝叶——，

把灵魂放在上帝手上；

上帝给了他光；

这样基督便诞生在十字架上；

^① 渥兹渥斯(1770—1850)，英国诗人。

降生时他背时地梦见
在贝伦，他死在石槽上，
在一切善与恶的彼岸。

“完成了！”“把我的灵魂放在你手上！”“什么完成了？”他放在父的手上、上帝的手上的灵魂是什么？是他的作品完成了，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灵魂。我们的作品就是我们的灵魂，我的作品就是我一天天、一个个世纪创造着的我自己。读者，你也在一分钟一分钟地创造你自己，现在你听着我在此说话，就像我对你说话一样。因为我愿意相信，你听到我说的话比你读的我的作品多，我对你讲的也比我给你写的多。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每个人都是他的作品儿子。常言这样说。《堂吉珂德》的儿子塞万提斯也这样讲过。然而，一个人不也是他的作品父亲吗？塞万提斯就是《堂吉珂德》的父亲。所以，并非讲格言，一个人是他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他的作品是他的神圣灵魂。为了成为父亲，上帝本人教育我们他必须做儿子。为了感觉到作为父亲的降生，他作为儿子降临世间死去。“从儿子可以知道父亲，”第四福音说，“看到儿子的人就看到了父亲”。在俄罗斯，人们称圣子为“我们的父耶稣”。

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直到我当了父亲，直到我发现了我的父亲本质，我才真正发现了我的儿子本质，我作为儿子的永恒性。那是在我成为内部的人，知道人类的本质，父亲和儿子的时候。于是我觉得自己是儿子，我的儿子们的儿子，我的儿子们的母亲的儿子。这是生命的永恒的神秘性。巴尔扎克的《鲨鱼皮》中的可怕的拉斐尔·瓦伦丁耗尽了他的欲望之后

死在了保利娜的怀里，在极度痛苦的急促呼吸中用鼻声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渴望你……”但是他并非未出生，也不能再生，因为那不是母亲、他的儿子们的母亲、他母亲的怀抱。他的小说到此结束。除此而外，在我的关于胡戈的小说中，我得让他在死前体验到儿子的父亲感、父亲的儿子感吗？

但是还有另一个小说世界，还有另一部小说。不是用肉体写成的小说，而是用语言、用变成文字的语言写成的。这是道地的小说，就像历史一样，它用语言开始或者就用文字开始；因为没有骨架，肉体便立不住。情节、欣赏、政治和小说在此展开。情节是可以观赏的，观赏是积极的；政治是小说性的，小说是政治性的。当我不幸的胡戈沿着塞纳河边——不能管它叫河岸——游荡时，他看到那本不祥的书，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并进行深沉的思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欣赏者，一位纯粹的读者，这是有点荒唐和无情的；他忍受得了小说，但是不能创作它。我想对你讲一讲，读者，一部小说是怎么创作的，你怎样和必须怎样创作你自己的小说。内部的人，内里的人变成读者、欣赏者时，如果他是活着的，他必须变成他要同时阅读、创作、创造人物的读者、欣赏者，变成他自己的作品的欣赏者。内部的人，内里的人——这样的人比尼采的超人或非凡的人更神奇——变成读者时，同样他也变成了作者或者说演员；他读一本小说时，他就变成了小说家；读历史时，他就变成了历史学家。凡是成了内部的人、人类的人的读者，都是他读的和正在读的东西的读者、作者。你现在正在读的这篇东西，读者，正在告诉你这一点。它既是你的，也是我的。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根本不会读它。所以我求你原谅，我的读者，因为我对你讲过

那种不仅无礼而且蛮横的话：我不愿意告诉你如何结束关于我的胡戈的小说，我的小说和你的小说。为此，我也请求我自己原谅我。

你明白了吗，读者？我这样对你提这个问题，是为了能够立刻谈一谈我刚刚在一本意大利哲学著作——我偶然的读物之一——，即尼古拉·阿巴格纳诺^①的《思想的无理性根源》中的一段话，这便是：“理解并不意味着深入别人思想的最深处，而仅仅解释了思想本身、真实本身，即把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内心深处的体验。”然而，这难道不是深入到别人的思想的深处去了吗？如果我用我自己的思想解释将我的生活和读者你的生活融为一体的内心深处的经验，或者说，如果你也用你自己的思想解释它，如果我们达到了相互理解，彼此相连似一人，我不是深入到你的思想深处，同时你也深入到你的、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两个人共同的思想深处了吗？难道不是我的内部的人，我的内里的人接触甚至和你的内部的人，你的内里的人结合在了一起，结果我活在你中、你活在我中吗？

我这样把我的意外读物加于你，把你加于我的读物，你不要感到惊讶。我喜欢意外的读物和读物的意外。这就像我喜欢每天下午在昂达亚大咖啡馆，和另外三个朋友吃完饭、喝完咖啡后四人玩抓四K一样。玩抓四K是思考生活的伟大导师！因为生活问题就在于善于利用偶然性，在于机动灵巧。蒙特西诺斯在《堂吉珂德》中讲得多好：“耐心加洗牌！”这是吉珂

^① 尼古拉·阿巴格纳诺，意大利哲学家。

德的聪明才智的极为深刻的见解！耐心加洗牌！这正是我在这儿，在昂达亚，在边界地区写关于我生平的政治小说——宗教小说——时应该做的：耐心加洗牌！这便是问题所在。

我的读者——还有我自己，作为我自己的作品的读者！——，你别跳起来对我说，我不仅没有根据我对你的许诺向你讲述如何创作一部小说，反而来给你提出了问题。而更严重的是，提出的问题是非政治性的、宗教方面的。你愿意我们少许谈一谈何谓问题吗？请允许一位古希腊语言学家为你解释一下小说；或问题一词的来源。这个词是名词，表示动词 *Proballein* 的行为的结果。这个动词的含义是把什么事情提到面前或摆在面前，加以介绍。相当于拉丁文的 *Projicere*，即提出计划。所以问题就相当于计划。问题是关于什么的计划呢？关于行为的！一幢大楼的计划是建筑设计。一个问题不只是在分析或解析意义上的一种解决，而且也是一种建造，一种创造。在做的过程中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就是，一项计划在一个过程中解决，一个问题在一种变更、一种变化中解决。问题只有靠行动才能解决。行动是可以观赏的，就如观赏是积极的一样，因为如果相信从事政治可以不要小说，或创作小说可以不要政治，那就是不知道自己愿意相信什么。

实干的伟大政治家，跟佩里克勒斯^①一样伟大的政治家，是马基雅维里^②的老师图西迪德斯^③，他为我们永远——“永远！”这是他的词句和标记——留下了关于佩洛波奈索战争^④

① 佩里克勒斯(公元前 495? —公元前 429)，雅典政治家、演说家。

②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

③ 图西迪德斯(公元前 465—公元前 395)，古希腊历史学家。

④ 佩洛波奈索战争(公元前 431—公元前 404)，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

的历史。

读者，这就是如何永远创作一部小说的故事。

1927年6月17日写于法西边界的

下比利牛斯地区的昂达亚

日 记

6月21日，星期二

结束了吗？这句话我写得多匆忙！难道可以把某种东西结束吗？哪怕只是一部小说，关于如何创作一部小说。若干年前，我刚刚进入青年时期，我就听我那些崇拜瓦格纳的朋友们谈过无穷的旋律。我不很清楚那是什么。不过，它一定跟生活和它的小说一样，永远不会结束，和历史一样。

因为今天我收到一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报》，即今年

5月22日的一期。报上载有一篇阿索林^①谈雅克·拉克雷特尔^②的文章。后者寄给前者一本题为《别集》的小书，阿索林做了评论。“本书包括，”阿索林在谈论拉克雷特尔的（不是关于克克雷特尔的，阿根廷的朋友们）这本书时说，“一篇题为《暴怒》的中篇小说，一篇作者解释他如何写这篇小说的《日记》，还有若干页用来追忆让-雅克·卢梭在埃尔梅农维尔的生活的哲学评论文字。”我只是通过阿索林的这篇文章才了解雅·德·拉克雷特尔的（或拉克雷特尔的）这本书的；但是我深感一位写日记说明如何创作一部小说的作者对卢梭的追忆是有意义的，具有象征性的。卢梭度过的生活向我们说明了如何创作关于他那种生活或关于他那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的小说，他的生活就是一部小说。

阿索林然后又补充说：

“在这些作品中，最有趣的无疑是《关于〈暴怒〉的日记》，也就是作者即使不是每天至少也是经常写的那些关于他手中的小说如何发展的笔记。不久前，有人写了一篇类似的日记；我是指极其精巧而高尚的安德烈·纪德^③为解释《创世记》和他的某部小说的过程而写的那本书。这一体裁应该推广开来。一切小说家都可根据他们的一部小说写出另一本书——真实的、真正的小说——，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小说的构造。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想现在依然如此——就非常喜欢手表；我父亲或我的某个叔叔常常让我看他们的表；我仔细地、惊讶

① 阿索林(1873—1967)，西班牙作家。

② 雅克·拉克雷特尔(1888—?)，法国小说家。

③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

地瞧着它；我把它放在我耳边，谛听它那种匆忙的、连续不断的嘀嗒声；我看到分针走得非常慢；最后，在瞧完了外部的一切后，我父亲或我叔叔用指甲或铅笔刀打开表的后盖儿，让我看表的复杂而精密的构造……现在写书解释其小说结构，让人看到他们怎样开始写作的小说家们，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打开表的后盖儿。拉克雷特尔先生的手表是精美的；我不清楚表上镶着多少红宝石；但是整个表都是光滑、闪光的。让我们欣赏它吧，谈谈我们的观感吧。”

这是值得评论的：

首先，用手表作比喻，很不得当，这是和他那种“小说的构造”概念相一致。一种有构造的、机械的小说，不是、也不能成为小说。一部小说，为了生动，为了有活力，必须像生活本身一样有结构，不是构造。打开表后盖儿没有用。首先是因为一部真正的小说，一部生动的小说，是没有盖子的；其次是因为应该让人看到的不是机械，而是跳动着生命的、血热的内脏。这是从外部可以看到的。有如暴怒，可以从面部和眼睛上看出来，无需打开什么盖子。

修表匠是一名机械师，可以打开表盖儿让顾客看到机械，但是小说家却不必打开任何东西就能让读者感觉到小说的生动结构的内脏在跳动。那内脏就是小说家、作者的内脏，也是通过小说和作者融为一体的读者的内脏。

但是另一方面，修表匠是经过反复思考和判断而了解表的构造的；但是小说家能这样了解他的小说的结构吗？如果说小说有盖子的活，那也是为小说家本人准备的。最好的小说家都知道他们在自己的小说里写了些什么。如果他们写一篇日

记说明他们如何写小说的，那是为了他们发现自己。写日记、自传和忏悔录的人——圣奥古斯丁、卢梭、埃米尔^①，都在寻找自己——在自己身上寻找上帝——的过程中度过了一生，他们的日记、自传或忏悔录都不过是这种寻找的经验。这种经验只能和他们的生命一道结束。

和他们的生命一道结束？决不会的！因为他们内心的、深处的、小说的生命将在读者的生命中继续。就像当初开始时一样。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深处的、小说的生命和我们每个人一起开始的吗？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讲过一些，不值得再去重复。尽管（为什么不呢？）重复是写日记的人、忏悔的人才会有做的事情。他们的每一天都和往日一样。

注意，千万别跌进日记里去！执意喜欢日记的人——如埃米尔——会变成日记的作者，会为日记而活着。他在日记里不再记录他每天思考的事情，而是为了记录它才进行思考。事实上，这不是一回事吗？一个人玩着那种人写书、书中写人的游戏。但是有谁不是书中写的人呢？甚至那些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人，也不例外。一切人，真正的人，都是一部写的或口头讲的传说的儿子。只有传说或小说。

所以，我们认为，讲述如何写一部小说的小说家，就是讲述如何成为一个小说家，或者如何成为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人类的、永恒的和普遍的内脏展示出来，而不必打开什么表盖儿。这种打开表盖儿的事情，还是留给恰好不是小说家的文学家们吧！

^① 埃米尔(1821—1881)，瑞士作家。

表盖儿！孩子们扒开布娃娃的肚子——要是机器娃娃，拆得还厉害——，要看里头的肠子，看看里头有什么。事实上，为了明白一个布娃娃如何活动，一个木偶、一个机器人如何运转，必须把它们肚子扒开，必须打开表盖儿。但是，一个历史的人呢？一个真正的人呢？一个生活戏剧的演员呢？一个小说人物呢？这样的人的内脏就在脸上。或者换个方式说，他们的内脏——内部，内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外表——外部，外部的东西；他们的形式，就是他们的本质。这便是一个真正的历史的人的全部表现就是自传的原因。这便是一个真正的历史的人没有盖子的原因。尽管盖子是虚假的。因为恰恰是虚伪的人更喜欢把内部的东西表现在脸上。他们有盖子，但那是玻璃的。

6月30日，星期四

我刚刚读到，同社会活动家交谈以便将谈话刊登在《新文学》上——我曾接受过一次谈话——的费德里克·勒菲弗询问八十五岁的年轻人乔治·克雷孟梭^①，他是否决定写他的回忆录。他回答说：“永远不！生活是为了人过的，不是为了讲述的。”但是，克莱门瑟奥这位持笔的战士在他那吉诃德式的漫长一生中，除了讲述他的生活外没有做别的事情。

^① 乔治·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像小伙子，雅号“老虎总理”。

讲述生活，难道不是一种、也许最深刻的生活方式吗？埃米尔不是在讲述生活中度过他最亲切的生活吗？他的《日记》不是他的生活吗？行动和观赏之间的那种对立何时结束呢？何时才能最终理解行为是可以观赏的，观赏是积极的呢？

有的事情做过了，有的正在做。根据做过的事情——据圣保罗《罗马人》的一段符合教律的、与原始希腊语不很切合的拉丁语译文——，可以理解上帝的无形，但是那条路是大自然之路，而大自然是死的。存在着历史之路，历史是活的。历史之路通过正在做的事情，可以理解上帝的无形，理解他的神秘。不是通过诗篇——这是圣保罗精确的表达——，而是通过诗；不是通过理解力，而是通过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意图。

现在我正在这儿通过讲述我的生活度过我的生活。“现在”和“在这儿”都属目前，目前支撑和融化着时间的连续性，正如永恒包裹和汇集着它一样。

7月3日，星期日

今天我在读一部中世纪的神秘哲学史时，又遇到了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讲的那句格言。他说：“我成了我自己的问题。”我也成了我自己的问题、难题、计划。这该怎么解决呢？把计划变成解决问题的过程，变成一种变化，进行斗争。就这样，进行文明的斗争；作为我的问题、难题，在我自己身上

深入；我穿入自身，向深处发展；使自己集中力量，然后发射出去，到达现实的上帝、历史的上帝面前。

十二世纪的神秘主义者雨果·德·圣维克多识，升向上帝就是进入自身，不仅是进入自身，而且穿越自身，以不可言喻的方式进入更深的地方，而最深切的东西就是最亲近的东西，至高无上的、永恒的东西。我通过我自己，穿越自己，在这次流放的经历中到达我的西班牙的上帝那里。

7月4日，星期一

现在，我的家庭来了，我们住在饭店外一幢“别墅”里，度过夏天的几个月。我恢复了某些家庭生活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独自玩牌取乐。这种牌戏在法国叫七巧图。

我最喜欢的这种单人牌戏，可以给玩牌者的思考留下一定的余地，尽管不怎么大。在玩牌的时候，我以一丝不苟的规规矩矩态度、强烈的责任感和严格遵守我自己创造的规则的精神，恪守打牌的规定和规矩——认真玩好牌是道德观念的源泉；玩牌的时候，仿佛有一曲无声的音乐摇动着我对我正在经历和创造的历史的思考。

从另一个方面讲，洗牌大约就像看到海浪在岸边的沙滩上撞碎。这两件事，向我们说明了历史上的自然现象和自由中的偶然性。

如果牌戏迟迟没有结果，我不着急，也不弄虚作假。我从

中学会了等待，等待着我的西班牙的历史牌戏得到解决，不要为它的解决而焦急，在这另一种需要耐心的单人牌戏中要学会洗牌，要有耐心。岁月的到来和流逝，有如海浪的涌来和退去；人来人往——有时先往后来——有如摸牌出牌；这种变化就是历史。无须我认真地倾听，边疆的海的音乐就在沙滩上鸣响。冲刷着西班牙海岸的浪头在那里粉碎。

四个 K 和它们的四个十点、剑花、棒花、金之花和金杯花、站成四排的胜利队形的将领，使我联想到多少事情啊！队形！

因此，要有耐心，要会洗牌！

7 月 5 日，星期二

我仍在思考单人牌戏，思考历史。单人牌戏是具有偶然性的游戏。一位优秀的数学家能够算出一盘牌戏输赢的可能性。如果让两个人对抗的话，在同一局牌戏里自然都能得到同样百分比的成功率。但是获胜者应是在同样的时间里成功次数最多的人。优秀的单人牌戏牌手的优势不是玩得快，而是更多地放弃刚开始的牌局，而且一预料到不成功就放弃。在利用偶然性的高度技巧方面，牌手的优势在于及时下决心放弃这一局，重新开始另一局。在政治和生活方面，同样如此。

7月6日,星期三

难道我要跌落到没有一天能有划一条线的时间那种没有一天不为别人——首先是他自己——,不为永远写点东西的境地吗?为永远,即是他自己的永远。我的意思是说跌落为每天都要写日记的人。跌落?什么叫跌落?也许那些谈论衰落、谈论日落的人知道。因为日落来自拉丁语死亡,是跌落的派生词。跌落即死亡。

这使我想起了小说家的典范福楼拜——他的《书信》是多好的小说啊!衰落时期的那两位不朽的英雄——的确了不起!在他永远衰落之时,他创造了他们。他们就是布瓦尔和佩居榭。布瓦尔和佩居榭在光顾了人类精神的各个角落后,还是当他们的抄写员。如果让我的胡戈·德·拉·拉萨放弃读那本不祥的书去专心玩单人牌戏,并在玩牌戏时等待他的生活之书、道路之书、历史即道路之书的结束,这样来结束我的小说不是最好吗?

神秘主义的经院学派谈论道路和祖国,或者历史和恬静的视野。不过,它们彼此不同吗?祖国不是道路吗?祖国即上天的、永恒的祖国,不属于人间的祖国,我们每天祈求降临的上帝的王国——我们天天祈求——,那个祖国不仍然是道路吗?

不过,总而言之,请你在人间像在天上一样实现你的意志吧!或者像伟大的流放者但丁唱的那样:

他的意志给我们安宁

(《天堂》, III, 91)

不管怎样, 它依然运动! 哎, 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

7月7日, 星期四

道路, 是的, 路, 就是生活, 在玩单人牌戏——就像写小说——中度过它。但是, 单人牌戏是单人牌戏, 是一个人单独玩的, 其他人不能参加。祖国就在这条单人牌戏之路后面, 孤独的——既孤独又空虚的——祖国。如何创作一部小说, 谈一谈很好! 不过, 干吗要写小说呢? 干吗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或干吗要当小说家呢? 为了造就读者, 为了得到读者。一个人只有成为小说家和读者时, 两者才能彻底摆脱孤独。一旦两者合而为一, 他们就会现实化, 并在现实化的过程中达到永恒。

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们——方济各会会员圣布埃纳温图拉^①比谁都更强调这一点——主张区分光和火。光留在自身, 火却可以传播。而人, 则可以发光——和炫耀自己——, 照明——和照亮自己。

一个生灵能够发光。不过, 如果它不照耀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它发光呢? 像我们常常说的那样, 有的人爱炫耀自己。炫

^① 圣布埃纳温图拉(1221—1234)。意大利作家, 神父。

耀自己的人，是怀着自己的满意心情那样做的；他们那样表现，是为了炫耀自己。炫耀自己的人了解自己吗？了解自己者很少。由于他不注意照耀别人，所以他也没有把自己照亮。但是，有的人不仅发光，而且在发光时照亮了别人，所以他也照亮了自己。其实，最了解自己人，是那些注意了解别人的人。因为了解就是爱。也许应该改变一下神圣的戒律，这样说：要像爱别人那样爱你自己！

倘若你失去了你的灵魂，那赢得世界对你有什么用呢？是啊。不过，倘若你失去了世界，那你赢得你的灵魂对你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也不妨用人类社团、人类社会或共同的社会取代世界来提这个问题。

这就是宗教和政治在当前的小说中融为一体的原因。上帝的王国——或像圣奥古斯丁喜欢说的那样叫上帝的城市——是“城市”时它就是政治；是“上帝的”时它就是宗教。

我在此，在流放地，在西班牙门口，像它的看门人一样，不是为了发光和炫耀我自己，而是为了照明和照亮我自己，为了创作我们的小说、历史，西班牙的历史。当我说为了照耀我自己时，这里的“我”，不单是指我的“我”，亲爱的读者，也是指你的“我”，我们的“我”。“我们”和两个人的“我”不是一回事。

1927年7月于昂达亚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图拉姨妈

作者=（西班牙）米·德·乌纳穆诺著

页数= 1 9 2

S S 号= 1 2 2 4 2 2 2 1

出版日期= 1 9 9 3 . 0 9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